

庫文作

集藝一如

文從沈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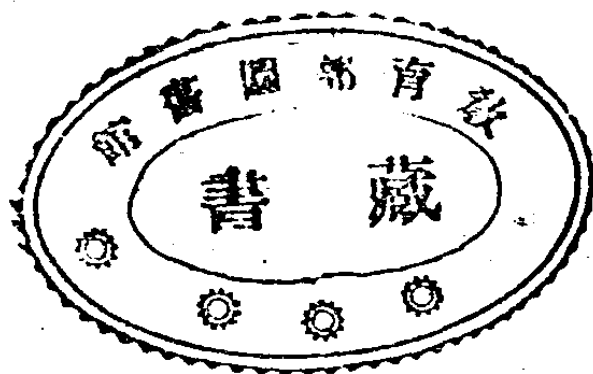
25

庫文作創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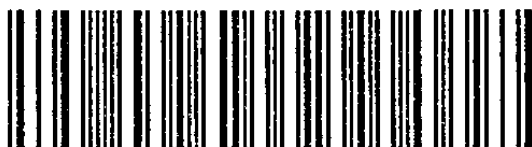
集藝一如

沈從文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五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3 0605 2951 2

目次

| | |
|------------|----|
| 如蕤 | 一 |
| 三個女性 | 九 |
| 上城裏來的人 | 三三 |
| 生 | 三二 |
| 早上——一堆土一個兵 | 三七 |
| 泥塗 | 四五 |
| 節日 | 二九 |
| 白日 | 二四 |

黄昏……………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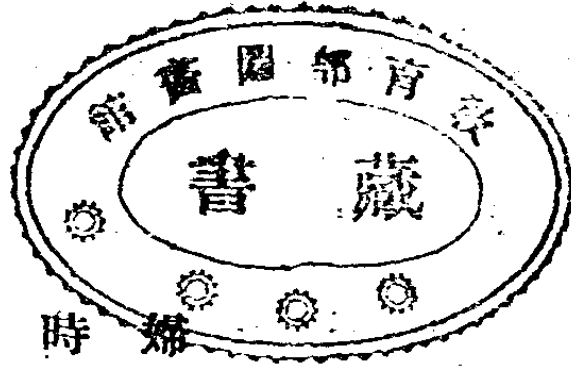
黑夜……………二九

秋……………三三

857.63

749-94

R



如 蕤

(秋天，彷彿春天的秋天。)

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手托小白磁盆子，忽忽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到樓梯邊時，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脚步。

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在寬闊之字形樓梯上盤旋，身穿綠色長袍，手中拿着一個最時新的朱紅皮夾，使人一看有『綠肥紅瘦』感覺。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



(南)

十七八，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顰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

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却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身體長得修短合度，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且正因爲那點「綠肥紅瘦」的暮春風度，故使人在第一面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

這個月以來她因爲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同那看護已十分熟習，如今在樓梯邊見到了看護，故招呼着，隨即快步跑上樓了。

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

「夏小姐，好呀！」

那看護含笑望望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

「如蕙小姐，您好！」

「夏小姐，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

「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些，可是梅先生自己，上半天却說今天想走。」

「今天就走嗎？」

「他那麼說的。」

穿綠衣的不作聲，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

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便接着說：

『會先生說「不行」。他不簽字，梅先生就不能出院。』

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露出半個身子，向甬道中的看護喊：

『密司夏，快一點來！』

那看護輕輕的說：『我偏不快來！』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就忽忽的走去了。

如蕤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還不即走，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慢慢的走下樓去。男子顯得久病新瘥的樣子，臉色蒼白，而作笑容，女孩的

則臉上光輝紅潤，極其愉快。

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隨着那兩個下樓人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着，到後那儼影不見了，爲樓口屏風掩着消滅了。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

「把我拾起來，我名字叫作「毋忘我草」。」

她彎下腰把牠拾起來。

一張豬肝色的扁臉，從肩膀邊擦過去。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愜意的望着這女人一會，她彷彿感到了侮辱，忽忽的就走了。

不到一會，三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就有隻帶着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輕輕的扣着門。裏面並無聲音，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

門。門開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對窗外望，把背向着門邊。似乎正在想到某樣事情，或爲某種景物墮入玄思，故來了客人，他却全不注意。

她輕輕的把門掩上，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且輕輕的說：

『我來了。』

病人把頭掉回，便笑了。

『我正想到爲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你看窗外那株楊柳。』

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似乎忽然中了一擊，心中刺了一下。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神氣，溫柔的笑着。

『少想些，秋來了，你認識牠就得了，並不需要你思想牠。』

「不想牠，能認識牠嗎？」

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

「譬如人，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去想她！」

「坐下來，不要這樣說罷。這是如蕊小姐說話的風格，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樣嗎？」

病人把如蕊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坐下，便站在她面前，捏着那兩隻手不放：

「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

女人嘴唇略張，綻出兩排白色小貝，披着優美捲髮的頭略歪，做出的神氣，正像一個小姑娘常作的神氣。

病人說：

『你真像小孩子。』

『我像小孩子嗎？』

『你是小孩子！』

『那麼，你是個大人了。』

『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

『但你有些方面，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

『你是不是說我世故？』

『我說我不如你那麼……』

『得了。』病人走過窗邊去，背過了女人，眉頭輕微蹙了一下。

回過頭來時就說：『我想出院了，那醫生不讓我走。』

女人說：『忙什麼？』隨即又說，『我見到那看護，她也說會醫生以爲你還不能出去。』

『我心真惶，很。我還有許多事……』

『你好些沒有？睡得好不好？』

病人聽到這種詢問，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反問女人：

『你什麼時候動身？』

9
女人不即回答，抬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病人，望了一會，柔弱無力的垂下去，輕輕的透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什麼

時候動身？」

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就說：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無處景物不美。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出了院，就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那邊山上樹葉極美，我歡喜那些樹木。你若走了，我一個人可想不到那邊去。你爲什麼要走？」

女的把頭低着，帶着傷感氣分說：「我爲什麼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說：

「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那首名爲季蕤之謎的詩，我記得你那

麼……」若說下去，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寂寞」還是「多情善感」，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外邊一定很冷了，你怎麼不穿紫衣？」

女人裝作不會聽到這句話，無力地扭着自己那兩隻手套，到後又問，「你出了院，預備上山不預備上山？」

病人似乎想起了這一個月來病中的一切，心中柔和了，悄然說道：「你不走，你同我上山，不很好麼？你又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是的，我要走。」

「我要你陪我！」

「你並不要我陪你！」

「但你知道，……」

『但你……』

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兩人皆爲一件事暗啞了。

她愛他，他明白的，他不愛她，她也明白的。問題就在這裏，三年來各人的地位還依然如故，並不改變多少。

他們年齡相差約七歲。一片時間隔着了這兩個人的友誼，使他們不能不停頓到某一層薄幕前面。兩人皆互相望着另外一個心上的脈絡，却常常黯然無聲的呆着，無從把那個人的臂膊張開，讓另一個無力地任性地臥到那一個臂膊裏去。

(夏天，熱人悶人倦人的夏天。)

三年前，南國××暑期海濱學術演講會上，聚集五十個年青女人，七十個年青男子，用帳幕在海邊經營暑期生活。這些年青男女皆從各大學而來，上午齊集在林蔭裏與臨時搭蓋的蓆棚裏，聽北平來的名教授講學，下午則過海邊浴場作海水浴，到了晚上，則自由演劇，放映電影，以及小組談話會，跳舞會，同時分頭舉行。海邊沙上與小山頭，且常燃有火炬，焚燒柴堆，作為海上蕩舟人與入山迷失歸途的人指示營幕所在地。

女子中有個傑出的人物。××總長庶出的女兒，嶺南大學二年級學生。這女子既品學粹美，相貌尤其豔麗。游泳，騎馬，划船，擊

球，無不精通超人一等。且爲人既活潑異常，又無輕狂佻野習氣。待人接物，溫柔親切，故爲全個團體所傾心。其中尤以一個青年教授，一個中年教授，兩人異常崇拜這個女子。但在當時，這女孩子對於一切慇懃，似乎皆不甚措意。儼然這人自覺應永遠爲衆人所傾心，永遠屬於衆人，不能儘一人所獨佔，故個人仍獨來獨往，不會被任何愛情所軟化。

當她發覺了男子中卽或年紀到了四十五歲，還想在自己身邊裝作天真爛漫的神氣，認爲妨礙到她自己自由時，就拋開了男子們，常常帶領了幾個年幼的女孩，駕了白色小船，向海中駛去。在一羣女孩中間她處處像個母親，照料得衆人極其周到，但當幾人在沙灘上胡鬧

時，則最頑皮最天真的也仍然推她。

她能獨唱獨舞。

她穿着任何顏色任何質料的衣服，皆十分相稱，壞的並不顯出俗氣，好的也不顯出奢華。

她說話時聲音引人注意，使人快樂。

她不獨使男子傾倒，所有女子也無一不十分愛她。

但這就是一個謎，這爲上帝特別關切的女孩子，將來應當屬誰？

就因爲這個謎，集會中便有萬千男子皆發着痴，心中思索着，苦

惱着。林蔭裏，沙灘上，帳幕旁，大清早有人默默的單獨的踱着躡

着，黃昏裏也同樣如此。大家皆明白『一切路皆可以走近羅馬』那句

格言，却不明白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顆心傍近這女人的心。『一切美麗皆使人痴呆』，故這美麗的女孩，本身所到處，自然便有這些事情發生，同時也將發生些旁的使男子們皆顯得可憐可笑的事情。

她明白這些，她却不表示意見。

她仍然超越於人類痴妄以上，又快樂又健康的打發每個日子。

她歡喜散步，海濱潮落後，露出一塊赭色砂灘，齊平如茵褥，比茵褥復更柔和。脚所踐履處，皆起微凹，分明地印出脚掌或脚跟美麗痕跡。這砂灘常常便印上了一行她的腳跡。許多年青學生，在無數腳迹中皆辨識得出這種特別腳跡，一顆心追數着留在那砂上那點東西，直至潮水來到，洗去了那東西時，方能離開。

每天潮水的來去，又正似乎是特別爲洗去那砂上其他縱橫凌亂的踐履記號，讓這女孩子腳迹最先印到這長砂上。

海邊的潮水漲落因月而異。有時恰在中午夜半，有時又恰在天明黃昏。

有一天，日頭尙未從海中升起，潮水已縮，淡白微青的天空，還嵌了稀疏的幾顆白星，海邊小山皆還包裹在銀紅色曉霧裏，大有睡猶未醒的樣子。沿海小小散步石道上，矗立在輕霧中的電燈白柱，尙有燈光如星子，蒼白着臉兒。

她照常穿了那身輕便的衣服，披了一件薄絨背心，持了一條白竹鞭子，鑽出了帳幕，走向海邊去。晨光熹微中海那麽溫柔，一切萬

物皆那麼溫柔，她飽飽的吸了幾口海上的空氣，便起始沿了尚有濕氣與隨處還留着綠色海藻的長灘，向日頭出處的東方走去。

她輕輕的嘯着，因為海也正在輕輕的嘯着。她又輕輕的唱着，因為海邊山脚豆田裏，有初醒的雀鳥也正在輕輕的唱着。

有些銀色的霧，流動在沿海山上，與大海水面上。

這些美麗的東西會不會到人的心頭上？

望到這些霧她便笑着。她記起蒙在她心頭上一張薄薄的人事網子。她昨天黃昏時，曾同一個女伴，坐到海邊一個岩石上，聽海濤嗚咽，波浪一個接着一個撞碎在岩石下。那女孩子年紀不過十七歲，愛了一個牧師的兒子，那牧師兒子却以為她是小孩子，一切打算皆由於

小孩子的糊塗天真，全不近於事實所許可。那牧師兒子傷了她的心。她便一一訴說着，且說他若再只把她當小孩，她就預備自殺給他看。

問那女孩子：『自殺了，他會明白麼？除了自殺難道就並無別的办法讓他明白嗎？而且，是不是當真愛他？愛他卽或是真的，這人究竟有什麼好處？』那女孩沉默了許久，昂起頭帶着羞澀的眼光，却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所有好處在別個男孩子品性中似乎皆可以發現，我愛他似乎就只是他不理我那分驕傲處。我愛那點驕傲。』當時她以爲這女孩子真正是小孩子。

但現在給她有了一個反省的機會。她不瞭解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今却極力來求索這感情的起點與終點。

愛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却不愛他們。她覺得一切愛皆平凡得很，許多人皆在她面前見得又可憐又好笑。許多人皆因為愛了她把他自己靈魂，感情，言語，行爲，某種定型弄走了樣子。譬如大風，百凡草木皆爲這風而搖動，在暴風下無一草木能夠堅凝靜止，毫不動搖。她的美麗也如大風。可是她希望的正是永遠皆不動搖的大樹，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於爲她那點美麗所征服。她找尋這種樹，却始終沒有發現。

她想：『海邊不會有這種樹。若需要這種樹，應當向深山中去找尋。』

的確確，都市中人是全爲一個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

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裏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模子中印出，個性與特性是不易存在，領袖標準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樣中產生的。一切皆顯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轉成爲商品形式。便是人類的戀愛，沒有戀愛時那分觀念，有了戀愛時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轉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海邊沒有一株稍稍倔強的樹，也無一個稍稍倔強的人。爲她傾倒的人雖多，却皆在同樣情形下露出蠢像，做出同樣的事情。世故一些的先借些別的原因同在一處，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樣子，變成一隻狗了。年紀輕些的，則就只知寫出那種又粗鹵又笨拙的信，愛了就謙卑諂媚，裝模作樣，眼看到自己所作的糊塗樣子，還不能夠引動女人，

既不知道如何改善方法，便作出更可笑的表示，或要自殺，或說請你好好防備，如何如何。一切愛不是極其愚蠢，就是極其下流，故她把這些愛看得一錢不值了。

真沒有一個稍稍可愛的男子。

她厭倦了那些成爲公式的男子，與成爲公式的愛情。她忽然想起那個女孩口中的牧師兒子。她爲自己倏然而來飄然而逝的某種好奇意識所吸引，吃了點驚。她望望天空，一顆流星正劃空而逝，於是輕輕的輕輕的自言自語說道：『逝去的，也就完事了。』

但記憶中那顆流星，還閃着悅目的光輝。『強一些，方有光輝！』她微笑了，因爲她自覺是極強的。然而在意識之外，就潛伏了一種

欲望，這欲望是隱祕的，方向曖昧的。

左拉在他的某篇小說上，曾提及一個貞靜的女人，拒絕了所有向她獻媚輸誠的一羣青年紳士，逃到一個小鄉村後，却坦然儘一個粗鹵的農夫，在冒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驕傲的婦人厭倦輕視了一切柔情，却能在強暴中得到快感。

她記起了左拉那篇小說。那作品中從前所不能理解的。現在完全理解了。倘若有那麼湊巧的遭遇，她也將如故事所說，『毫不拒絕的躺到那金黃色稻草積上去。』固執的熱情，瘋狂的愛，火焰燃燒了自己後還把另外一個也燒死，這愛情方是愛情！

但什麼地方有這種農夫？所有農夫皆大半餓死了。這里則面前只

是一片砂，一片海。

民族衰老了，爲本能推動而作成的野蠻事，也不會再發生了。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爲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謠中傷，與爲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殺誘捕。戀愛則只是一羣閹鷄似的男子，各處扮演着丑角喜劇。

她想起十個以上的丑角，溫習這些自作多情的男子各種不得體的愛情，不愉快的印象。

她走着，重復又想着那個不識面的牧師兒子。這男子，十七歲的女子還只想爲他自殺哩，驕傲的人！

流星，就是騎了這流星，也應當把這種男子找到，看他的驕傲，如何消失到溫柔雅致體貼親切的友誼應對裏。她記着先前一時那顆流

星。

日光出來了，燒紅了半天。海面一片銀色，爲薄霧所包裹。

早日正在融解這種薄霧。清風吹人衣袂如新秋樣子。

薄霧漸漸融解了，海面光波耀目，如平敷水銀一片。不可逼視。

眩目的海需要日光，眩目的生活也需要類乎日光的一種東西。這

東西在青年紳士中既不易發現，就應當注意另外一處！

當天那集會裏應當有她主演的一個戲劇，時間將屆時，各處找尋這個人，皆不能見到。有人疑心她或在海邊出了事，海邊却毫無徵兆可得。於是有人又以可笑的測度，說她或者走了，離開這裏了，因此赴她獨自佔據的小帳幕中去尋覓，一點簡單行李雖依然在帳幕裏，却

有個小小字條貼在撐柱上，只說：『我不高興再到這裏，我走了，大家還是快樂的打發這個假期罷。』大家方明白這人常真走了。

也像一顆流星，流星雖然長逝了，在人人心中，却留下一個光輝奪目的記號。那件事在那個消夏會中成爲一羣人談論的中心，但無一個人明白這標緻出衆的女人，爲什麼忽然獨自走去。

日頭出自東方，她便向東方注意，坐了法國郵船向中國東部海岸走去。她想找尋使她生活放光同時他本身也放光的一種東西。她到了屬於北國的東方另一海濱。

那裏有各地方來的各樣人，有久住南洋帶了椰子氣味的美國水兵，有身著寬博衣裳的三島倭人，有流離異國的北俄，有龐然大腹由

國內各處跑來的商人政客，有……

她並不需要明白這些。她住到一個濱海著名旅館中後，每日皆默默的躺到海灘白沙大傘下眺望着大海太空的明藍。她正在用北海風光，洗去留在心上的南海厭人印象。她在休息。她在等待。

有時賃了一匹白馬，到山上各處跑去，或過無人海浴處，沿了潮汐退盡的砂灘上跑去。有時又一人獨自坐在一隻小艇內，慢慢的搖着小槳，把船划到離岸遠到三里五里的海中，儘那隻小艇在一汪鹽水中漂流蕩漾。

21

陌生地方陌生的人羣，却並不使她感到孤寂。在清靜無擾孤獨生活中，她有了一個同伴，就是她自己的心。

當她躺在砂上時，她對於自然與對於本性，皆似乎多認識了一些。她看一切，聽一切，分析一切，皆似乎比先前明澈一些。

尤其使她愉快的，便是到了這地方來，若干遊客中，似乎並無一個人明白她是誰，雖彷彿有若干雙陌生的眼睛，每日皆可在砂灘中無意相碰，她且料想到，這些眼睛或者還常常在很遠處與隱避處注視到她，但却並無什麼麻煩。一個女子即或如何厭煩男子，在意識中，也仍然常常有把這種由於自己美麗使男子現出種種蠢像的印象，作為一種祕密悅樂的時節。我們固然不能歡喜一個嗜酒的人，但一個文學者筆下的酒徒，却並不使我們看來皺眉。這世界上，也正有若干種為美所傾倒的人類可憐憫的姿態，玩味起來令人微笑！

划船是她所擅長的運動，青島的海面早晚尤宜於輕舟浮泛。有一天她獨自又駕了那白色小艇，打着兩槳，沿海向東駛去。

東方爲日頭所出的地方，也應當有光明熱烈如日頭的東西，等待在那邊。可是所等待的是什麼？

在東方除了兩個遠在十哩以外金字塔形的島嶼以外，就只一片爲日光鍍上銀色的大海。這大海上午是銀色，下午則成爲藍色，放出藍寶石的光輝。一片空闊的海，使人幻想無邊的海。

東邊一點，還有兩個海灣，也有砂灘，可以作海水浴，游人却異常稀少。

她把船慢慢的划去，想到了第三個海灣時爲止。她歡喜從船上看

海邊景物。她歡喜如此寂寞地玩着，就因她早爲熱鬧弄疲倦了。

當船搖到離開浴場約兩哩左右，將近第三海灣，接近名爲太平角的山岨時，海上雲物奇幻無方，爲了看雲，忘了其他事情。

盛夏的東海，海上有兩種稀奇的境界，一是自海面昇起的陣雲，白霧似的成團成餅從海上湧起，包裹了大山與一切建築；一是空中的雲彩，五色相煊，尤以早晨的粉紅細雲與黃昏前綠色片雲爲美麗。至於中午則白雲嵌鑲於明藍天空，特多變化，無可彷彿，又另外有一番驚人好處。

她看得是白雲。

到後夏季的驟雨到了，挾以雷聲電閃，向海面逼來，海面因之咆

哮起來，各處是白色波帽，一切皆如正爲一隻人目難於瞧見的巨手所翻騰，所攪動。她匆忙中把船向近岸處儘力划去。她向一個臨海岩壁下划去。她以爲在那方面當容易尋覓一個安全地方。

那一帶岩石的海岸，却正連續着有屋大的波浪，向岩石撞去，成爲白沫。船若傍近，卽不能不與一切同歸於盡。

船離岩壁尙遠，就傾覆了，她被波浪捲入水中後，便奮力泅着。

頭上是驟雨與嚇人的雷聲，身邊是黑色憤怒的海，她心想：『這不是一個壞經驗！』她毫不畏怯，以爲自己的能力足支持下去，不會有什麼不幸。她仍然快樂的向前泅去。

她忽然記起岩壁下海面的情形，若有船隻，尙可停泊，若屬空

手，恐怕無上岸處，故重復向海中泅去，再看看方向，觀察從某一方泅去，可以省事一些，方便一些。

她發現了她應當向東泅去，則可在第二海灣背風的一面上岸。

她大約還應泅半哩左右。她估計她自己能力到岸有剩餘，故她毫不忙亂。

但到後離岸只有二百米左右時，她的氣力已不濟事了，身體爲大浪所搖撼，她感覺疲倦，以爲不能攏岸，行將沉入海底了。

她被波浪推動着。

她把方向弄迷糊了，本應當再向東泅去，忽又轉向南邊一點泅去。再向南泅去，她便將爲浪帶走，摔碎到岩石上。

當她在海面掙扎中，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攬住頭髮，帶她向海岸邊泅去時，她知道她已得了救助，她手脚仍然能夠拍水分水，口中却啞啞無言，到了岸時便昏迷了。那人把她抱上了岸，儘她俯伏着，倒出了些鹹水，後來便讓她臥下，蹲在她身邊撫摩着手心。

她慢慢的清楚了。張開兩隻眼睛，便看到一個黑臉長身青年匍匐在她身邊。她記起了前一時在水中種種情形，便向那身邊陌生男子孱弱的笑着，作的是感謝的微笑。她明白這就是救她出險的男子，她想起來一下，男子却把手搖着，制止了她。男子也微笑着，也感謝似的微笑着，因為他顯然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了最大的快樂。

她閉上眼睛時，就看到一顆流星，兩顆流星。這是流星還是一個

男孩子純潔清明的眼睛呢？

她迷糊着。

重新把眼睛睜開時，那陌生青年男子因避嫌已站遠了一些了。她伸出手去招呼她。且讓他握着那隻無力的手。於是兩人皆微笑着。一句『感謝』的話語融解成爲這種微笑，兩人皆覺得感謝。

年青人似乎還剛滿二十歲，健全寬闊的胸脯，發育完美的四肢，尖尖的臉，長長的眉毛，懸膽垂直的鼻頭，帶着羞怯似的美麗嘴唇，無一不見得青春的力與美麗。

行雨早過了，她望着那男子身後天空，正掛着一條長虹。女人說：

「先生，這一切真美麗！」

那男子笑了，也點頭說：

「是的，太美麗了。」

「謝謝您，沒有您來帶我一手，我這時一定沉到這美麗海底，再不能看到這種好景緻了。爲什麼我在海中你會見到？」

「我也划了一隻小船來的，我看看雲彩，知道快要落雨了，故把船泊近岸邊去。但我見到你的白船，我從草帽上知道您是個小姐，我想告訴你一下，又不知道如何呼喊您。到後雨來了，我眼看着你把船儘力向岸邊划來，大聲告你不能向那邊岩壁下划去，你却不能聽到。我見你把船向岩邊靠攏，知道小船非翻不可，果然一會兒就翻了，我方

從那邊跳下來找你。」

「你冒了險作這件事，是不是？」

男子笑着，承認了自己的行爲。

「你因爲看清楚我是個女人，故那麼勇敢從懸岩上躍下把我救起，是不是？」

那男子羞怯似的搖着頭，表示承認也同時表示否認。

「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朋友了，請告我些你自己的事情罷，我希望多知道些，譬如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學校念書？家裏有些什麼人，家中人誰對你最好，誰最有趣？你歡喜讀的書是那幾本？」

「我姓梅，……」

「得了，好朋友是用不着明白這些的。這對我們友誼毫無用處。你且告我，你能夠在這一汪鹹水裏盡你那手足之力，泅得多遠？」

「我就從不疲倦過。」

「你歡喜划船嗎？」

「我有時也討厭這些船。」

「你常常是那麼一個人把船划到海中玩着嗎？」

「我只是一個人。」

「我到過南方。你見不見到過南方的大棕櫚樹同鳳尾草？」

「我在黑龍江黑壤中長大的。」

「那麼你到過北京城了。」

「我在北京城受的中學教育。」

「你不討厭北京嗎？」

「我歡喜北京。」

「我也歡喜北京。」

「北京很好。」

「但我看得出你同別的人歡喜北京不同。別人以為北京一切是舊的，一切皆可愛。你必定以為北京罩在頭上那塊天，踏在脚下那片地，四面八方捲起黃塵的那陣風，一些無邊無際那種雪，莫不帶點兒野氣。你是個有野性的人，故歡喜牠，是不是？」

這精巧的阿諛使年青男子十分愉快。他說：

「是的，我當真那麼歡喜北京，我歡喜那種明朗粗豪風光。」
 女子注意到面前男子的眉目口鼻，心中想說：「這是個小雛兒，不濟事，一點點溫柔就會把這男子靈魂高舉起來！你並不歡喜粗野，對於你最合適的，恐怕還是柔情！」

但這小雛兒雖天真却不俗氣。她不討厭他。她向他說：

「你傍我這邊坐下來，我們再來談談一點別的問題，會不會妨礙你？你怕我嗎？」

青年人無話可說，只好微帶靦覷站近了一點，又把手遮着額部，眺望海中遠處，吃驚似的喊着：

「我們的船並不在海中，一定還在岩壁附近。」

他們所在的地方，已接近砂灘，爲一個小阜上，却被樹林隔着了視線，左邊既不能見着岩壁，右邊也看不到砂灘，只是前面一片海在脚下展開。年青男子走過左邊去，不見什麼，又走過右邊去，女人那隻白色小艇正斜斜的翻臥在砂灘上，趕忙跑回來告給女人。

如 女 的 口 上 說 ， 『 船 壞 了 並 不 礙 事 ， 』 心 中 却 想 着 ； 『 應 當 有 比 這 小 船 兒 更 堅 固 結 實 的 「 小 船 」 ， 容 載 這 個 心 ， 向 寬 泛 無 邊 的 人 海 中 搖 去 ！ 』 她 看 看 面 前 ， 却 正 泊 着 一 隻 理 想 的 小 船 。 強 健 的 胳膊 ， 強 健 的 靈 魂 ， 一 切 皆 還 不 會 爲 人 事 所 髒 污 。 如 若 有 所 得 的 微 笑 着 ， 她 幾 乎 是 本 能 地 感 到 了 他 們 的 未 來 一 切 。

她覺得自己是美麗的，且明白在面前一個人眼光中，她幾乎是太

美麗了。她明白他曾又怯又貪注意過她的身體每一部分。她有些羞慚，但她却不怕他也不厭煩他。

他毫無可疑，只是一個大學一年生，一切興味同觀念，就是對女人的一分知識，也不會離開那一年級生的限制。他讀書並不多，對於人生的認識有限，他慢慢的在學習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也會成爲庸碌而無個性的城市中人。她初初看他，好像全不俗氣，多談了幾句話，就明白凡是高級中學所輸入於學生的那分壞處，這個人也完全得到他應得的一分。但不知怎麼樣的稀奇原因，這帶着鄉下人氣分的男子，單是那點野處單純處，使她總覺得比紳士有意思些。他並不十分聰明，但初生小犢似的，天下事什麼都不怕的勇氣，彷彿雖不使他聰

明，却將令他偉大。真是的，這孩子可以偉大起來！

她問他：

『你每天洗海水浴嗎？』

他點着頭，故她又問：

『你到什麼時候方離開這海濱？』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難道不想麼？』

『我想也沒有用處。』

『你這是小孩子說法，還是老頭子說法？小孩子，相信爸爸，因為家中人管束着他，可以那麼說。老頭子相信上帝，因為一切事皆以

爲上帝早有安排，故常常也不去過分折磨自己情感。你……」

女的說到這裏時，她眼看着身邊那一個有一分害羞的神氣，她就不再說下去了。她估計得出他不是個「老頭子」。她笑了。

那男子爲了有人提說到小孩與老人，意思正像請他自行挑選，他便不得不說出下面的話語。

「我跟我爸爸來的。我爸爸在××部裏作參事，有人請我們上勞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兩天厭倦了，獨自跑回來了，爸爸還在山上做詩！」

「你爸爸會做詩嗎？」

「他是詩人，他同梁任公夏××會……」

「啊，你是××先生的少爺嗎？」

「你認識我爸爸嗎？」

「在××講演時我見過一次，我認得他，他不認識我。」

「你願不願意告給我……」

女的想起了自己來此本不願意另外還有人知道她的打算了，她實極不願意人家知道她是××總長的小姐，她尤其不願意想傍近她的男子，知道她是個百萬遺產的承繼人。現在被問到時，她一時不易回答，就把手搖着，且笑着，不許男的詢問。且說：

「勞山好地方，你不歡喜嗎？」

「我怕寂寞。」

「寂寞也有寂寞的好處，牠使人明白許多平常所不明白的事情。但不是年青人需要的，人年紀輕輕的時節，只要得是熱鬧生活，不會在寂寞中發現什麼的。」

「你樣子像南方人，言語像北方人。」

「我的感情呢，什麼都不像。」

「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過你。」

「這是句紳士說的話，紳士看到什麼女人，想同她要好一點時，就那麼說，其實他們在過去任何一時皆並不見到，他那句話意思也不過是說「我同你熟了」或「看你使人舒服」罷了。你是不是這意思？」

男的有點羞怯了，把手去抓取身邊小石子，奮力向海中擲去，要

說什麼又不好說，不敢說。其實他記憶若好一點，就能夠說得出他在某種畫報上看到過她的相片。但他如今一時却想不起。女的希望他活潑點，自由點，於是又說：

「我們應當成爲很好的朋友，你說，我是怎麼樣一種人？」

男的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身分的人，但你實在是個美人！」

聽到這種不文雅的讚美，女的却並不感覺怎樣難堪。其實他不必說出來，她就知道她的美麗早已把這孩子眼目迷亂了。這時她正躺着，四肢勻稱柔和，她穿的原是一件浴衣，浴衣外面再罩了一件白色薄綢短褂。這短褂落水時已弄濕，緊緊的貼着身體，各處縷縷着。她

這時便坐了起來，開始脫去那件短褂，擰去了水，掠到身邊有太陽處去。短褂脫掉後，這女人發育合度的肩背與手臂，以及那個緊束在浴衣中典型的胸脯，皆收入了男子的眼底。

男子重新拾起了一粒石子，奮力向海中拋去，彷彿那麼一來，把一點引起妄想的東西同時也就拋入了海中。他說：『得把牠摔得極遠極遠，我會作這件事！』但石子多着，他能摔盡嗎？

女的脫掉短褂後，站起來活動了一下四肢，也拾起了一粒石子向海中摔去，成績似乎並不出色，女的便解嘲一般說道：

『這種事我不成，這是小孩子作的事！』

兩人想起了那隻擱在淺灘上的小船，便一同跑下去看船，從水拉

起攔到砂上，且坐在那船邊玩。玩得正好，男的忽向先前兩人所在的小阜上跑去，過一會，纔又見他跑回來，原來他爲得是去拏女人那件短褂！把短褂拏來時掠到船邊，直到這時兩人似乎才注意到這個男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入水的衣服。這男孩子把船從浴場方面繞過砲台搖來時，本不預備到水中去，故穿得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一件黃色短袴。當時因爲匆忙援救女子，故從岩壁上直向海中跳下，後來雖離了險境，女子蘇醒了，只顧同她談話，把自己全身也忘記了。

若干時以來，濕衣在身上還裹着，這時女子才說：

『你衣全濕了，不好受罷。』

『不礙事。』

『你不脫下衣擰擰嗎？』

『不礙事，晒晒就乾了。』

男子一面用木枝畫着砂土，一面同女子談了很多的話。他告給她，關於他自己過去未來的事情，或者說得太多了些，把不必說到的也說到了，故後來女人就問他是不是還想下海中去游泳一陣。他說他可以將小船送她回到惠泉浴場去，她却告他不必那麼費事，因為她的船是旅館的，走到前面去告給巡警一聲，就不再需要照料了。她自己正想坐車回去。

其實她只是因為同這男子太接近了，無從認清這男子。她想讓他走後，再來細細玩味一下這件湊巧的奇遇。

她爬上小阜去，眼看到那男孩子上了船，把船搖着離開了海岸後，這方面搖着手，那方面也搖着手，到後船轉過峭壁不見了，她方重新躺下，甜甜的睡了一陣。

他們第二天又在浴場中見了面。

他們第三天又把船沿海搖去，停泊在浴人稀少的長砂旁小灣裏，在原來樹林裏玩了半天。分別時，那女孩子心想：『這倒是很好的，他似乎還不知道說愛誰，但處處見得他愛我！』她用得是快樂與遊戲心情，引導這個男孩子的感情到了一個最可信任的地位。她忘了這事情的危險。弄火的照例也就只因爲火的美麗，忘了一切灼手的機會。

那男孩子呢？他歡喜她。他在她面前時，又活潑，又年青，離開

她時，便諸事毫無意緒。他心亂了。他還不會向她說『他愛了她』，他並不清楚什麼是愛。

她明白他是不會如何來說明那點心中煩亂的愛情的，她覺得這些方面美麗處，永遠在心上構成一條五色的虹。

但兩人在湊巧中成了朋友，却仍然在另一湊巧中發生了點誤會，終於又離開了。

(一個極長的冬天。)

那年秋天他轉入了北京的工業大學理科。她也到了北京入了燕京教會大學的文科二年級。

他們仍然見了面。她成了往日在南海之濱所見到的一個十七歲女孩子，非得到那個男孩子不成了。

她愛了他。他却因為明白了她就是一個官僚的女子，且從一些不可為據的傳聞上，得到這個女人一些故事，他便儘避着她。

年齡同時形成兩人間一重隔閡，女人却在意外情形中成爲一個失戀者。在各樣冷淡中她仍然保持到她那分真誠。至於他呢？還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氣概太強了點，太單純了點，只想在化學中將來

能有一分成就，對於國家有所貢獻。這點單純處使他對於戀愛看得與平常男子不同了。事實上他還是個小孩子，有了信仰，就不要戀愛了。

如此在一堆無多精彩的連續而來的日子中，打發了將近一千個日子。兩人只在一分親切友誼裏自重的過着下去。

到後却終於決裂了，女人既已畢了業，且在那個學校研究院過了一年，他也畢業了。她明白這件事應得有一個結束，她便結束了這件事，告給他，她已預備過法國去。那男的只是用三年來已成習慣的態度，對於她所說的話表示同意，他到後却告她，他只想到上海一家酸類工廠做助理技師，積了錢再出國讀書。

她告他只要他想讀書，她願意把她當個好朋友，讓她借給他一筆錢。他就說他並不想這樣讀書，這種讀書毫無意思。

他們另外還說了別的，這驕傲美麗的男子，差不多全照上面語氣答復女子。

她到後便什麼話也不說，只預備走了。

他恰好於這時節在實驗室中了毒。

後來入了醫院，成爲協和醫院病房中一位常住者，病房中病人床邊那張小椅子上，便常常坐了那個女子。

人在病中性情總溫柔了些。

他們每天溫習三年前那海上一切，這一片在每人印象中的海，顏

色鮮明，但兩人相顧，却都不像從前那麼天真了。這病對於女人給了許多機會，使女人的柔情，在各種小事上，讓那個躺在白色被單裏的病人，明白牠，領會牠。

(春天，有雪微融的春天。不，黃葉作證，這不是春天！)

一輛汽車停頓在西山飯店前門土地上，出來了一個男子，一個碩長俊美的男子，一個女人，一個穿了綠色絲質長袍的女人，兩人看了三樓一間明亮的房間。一會兒，汽車上的行李，一個黃衣箱，一個黑色打字機小箱，從樓下搬來時，女人告給穿制服的僕役，囑告汽車夫，等一點鐘就要下山。

過了一點鐘後，那輛汽車在八里莊坦平官道上向城中跑去時，却只是一輛空車。

將近黃昏時，男子擁了薄呢大衣，伴同女人立定在旅館屋頂石欄杆邊，望一抹輕霧流動於山下平田遠村間，天上有頽霞如女人臉輔，天空東北方角隅裏，現出一粒星星，一切皆如夢境。旅館前面是上八大處的大道，山道上正有兩個身穿中學生制服的女孩子，同一個穿翻領襯衣黃色短褲的男子，向旅館看門人詢問上山過某處的道路。一望而知這些年青人皆是從城中結伴上山來旅行的。

女人看看身旁久病新癒的男子，輕輕的透了口氣。

去旅館大約半里遠近，有一個小小山阜，阜上種得全是洋槐，那樹林浴在夕陽中，黃色的葉子更覺得耀人眼目。男子似乎對於這小阜發生了興味，向女人說：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好不好？」

女人望了一望他的臉兒，便輕輕的說：

「你不是應當休息嗎？」

「我歡喜那個小山。」男的說，「這山似乎是我們的……」

「你不能太累！」女的雖那麼說，却側過了身，讓男的先走。

「我精神好極了，我們去玩玩，回來好吃飯。」

兩人不久就到了那山阜樹林。這裏一切恰恰同數年前的海濱地方一樣，兩人走進樹林時，皆有所驚訝，不約而同急促的舉步穿過樹林，彷彿樹林盡處，卽是那片變化無方的大海。但到了樹林盡頭處，方明白前面不是大海，却只是一個私人的墳地。女的一見墳地，爲之

一怔，站着發了癡。男的却不注意到這墳地，只愉快的笑着。因為更遠處，夕陽把大地上一切皆鍍了金色，奇景當前，有不可形容的瑰麗。

男子似乎走得太急促了一些，已微微作喘，把手遞給女子後，便問女子這地方像不像一個兩人十分熟習的地方。她聽着這個詢問時，輕微的透了一口氣，勉強笑着，用這個微笑掩飾了自己的感情。

『回憶使人年青了許多。』男的自語的說着。

但那女的却自心中回答着：『一個人用回憶來生活。顯見得這人生活也只剩下些殘餘渣滓了。』

晚風輕輕的刷着槐樹，黃色葉子一片一片落在兩人身上與腳邊，

男子心中既極快樂，故意作成感慨似的說：

『夏天過了，春天在夏天的前面，繼着夏天而來的是秋天。多美麗的秋天！』

他說着，同時又把眼睛望着有了秋意的女人的眼、眉、口、鼻。

她的確是美麗的，但一望而知這種美麗不是繁花壓枝的三月，却是黃葉藉地的八月。但他現在覺得她特別可愛，覺得那點嫵媚處，却使她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變成永遠天真可愛，永遠動人吸人的好處了。他想起了幾年來兩人間的關係，如何交織了眼淚與微笑。他想起她因愛他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想起自己，幾年來如何被愛，却只是初初看來好像故意逃避，其實說來則只漫無理性的拒絕，便帶了三分羞慚，

把一隻手向女人伸去，兩人握着了手，眼睛對着眼睛時，他便抱歉似的輕輕的說：

『我快樂得很。我感謝你。』

女人笑了。腫子濕濕的，放出晶瑩的光。一面愉快的笑，一面似乎也正孤寂的有所思索，就在那兩句話上，玩味了許久，也就正是把自己嵌入過去一切日子裏去。

過了一會，女人說：

『我也快樂得很。』

『我覺得你年青了許多，比我在山東那個海邊見你時還年青。』

『當真嗎？』

「你看我的眼睛，你看看，你就明白你的美麗處，如何反映在一個男子驚訝上！」

「但你過去并不從不爲什麼美麗所驚訝，也不爲什麼溫柔所屈服。」

「我這樣說過嗎？」

「雖不這樣說過，却有這樣事實。」

他傍近了她，把另一隻手輕輕的搭上她的肩部，且把頭靠近她鬢邊去。

「我想起我自己糊塗處，十分羞慚。」

她把臉掉過去，遮飾了自己的悲哀，却輕輕的說道：

『看，下面的村子多美！……』

男子同一個小孩子一樣，走過她面前去，搜索她的臉，她便把頭低下去，不再說話。他想擁她，她却向前跑了。前面便是那個不知姓氏的墳園短牆，她站在那里不動，他趕上前去把她兩隻手皆捏得緊緊的，臉對着臉，兩人皆無話可說。兩人皆似乎觸着一樣東西，暗啞了，不能開口再說什麼了。

女的把一隻白白的手摩着男的臉頰同胳膊，『冷不冷？夜了，我們回去。』男的不說什麼，只把那隻手拖過嘴邊吻着。

兩人默默的走回去。

到旅館後，男的似乎還興奮，躺在一張靠背椅上，女的則站在他

的身邊，帶着親切的神氣，把手去撫男子的額部，且輕輕的問他：

『累不累？頭昏不昏？』

男的便仰起頭顱，看到女人的白臉，作將近第五十次帶着又固執又孩氣的模樣說：

『我愛你。』

女的笑說：

『不愛既不必用口說我就明白，愛也可以無需乎用口說。』

男的說：

『還生我的氣嗎？』

女的說：

『生你什麼氣？生氣有什麼用處？』

兩人後來在煤油燈下吃了晚飯。飯吃過後，女的便照醫生所囑咐的把兩種藥水混合到一個小瓶子裏，輕輕的搖了一會，再倒出到白磁杯子裏去。

服過了藥，男的躺在在床上，女的便坐在床邊，同他來談說一切過去事情。

兩人談到過去在海邊分手那點誤會時，男的向女的說：

『……你不是說過讓我另外給你一個機會，證明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嗎？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的機會？』

女的不說什麼，站起了一下，又重複坐下去，把臉貼到男的臉邊

去。男的只覺得香氣醉人，似乎平時從不聞過這種香味。

第二天早上約莫八點鐘，男的醒來時，房中不見女人，枕頭邊有個小小信封，一個外面並不署名，一拈到手中却知道有信件在裏面的白色封套。撕去了那個信封的紙皮，裏面果然有一張寫了字的白紙，信上寫着：

我不知爲什麼，總覺得走了較好，爲了我的快樂，爲了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莫想起一切過去有所痛苦，過去既成爲過去，也值不得把感情放在那上面去受折磨。你本來就不明白我的。我所希望的，幾年來爲這點願心經驗一切痛苦，也只是要我明白我。現在你既然已明白我，而且愛了我，爲了把我們生命解

釋得更美一些，我走了，當然比我同你住下去較好的。

你的藥已配好，到時照醫生說的方法好好吃完，吃後仍然安靜的睡覺。學做個男子，學做個你自己平時以爲是男子的模樣，不必大驚小怪，不必讓旅館中知道什麼。

希望你能照往常一樣，不必擔心我的事情。我並不是爲了增加你的想念而走的。我只覺得我們事情業已有了一個着落，我應當走，我就走了。

願天保佑你

如蕤留

信，躺在床上，本想詢問那聽差的，同房女人什麼時候下的山，但一

看到聽差，却不作聲，只把頭示意，要他仍然出去。聽差拉上了門出去後，他伸手去攫取那個藥瓶，藥瓶中的白汁，被振蕩時便發着小小泡沫。

他望着這些泡沫在振蕩靜止以後就消滅了，便繼續搖着。他愛她，且覺得真愛了她。

廿二年六月在青島寫成（登在申報自由談原名女人）

三個女性

海濱避暑地，每個黃昏皆是迷人的黃昏。

綠的楊樹，綠的松樹，綠的槐樹，綠的銀杏樹。綠的山，山脚有齊平如掌的綠色草坪，繡了黃色小花同白色小花，如展開一張綠色的毯子。綠的衣裙，在清風中微舉的衣裙。到黃昏時，一切皆爲夕陽鍍上了一層薄薄的金光，增加了一點兒溫柔，一點兒嫵媚。

一個三角形的小白帆，鑲在那塊藍玉的海面上，使人想起那是一粒杏仁，嵌在一片蜜製糕餅上。

有什麼地方正在吹角，或在海邊小船上，或在山脚下牧畜場養羊處。聲音那麼輕，那麼長，那麼遠，那麼絲邈。在耳邊，在心上，或在大氣中，牠便融解了。牠像喊着誰，又像在答應誰。

『牠在喊誰？』

『誰注意牠，牠就在喊誰。』

有三個人正注意到牠，這是三個年紀很輕的女孩子，她們正從公園中西端白楊林穿過，在一個低低的松樹林裏覓取上山的路徑。最前面的是個年約二十三四，高壯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長袍的女子，名叫蒲靜，其次是個年約十六，身材秀雅，穿了淺綠色教會中學制服的女子，名叫儀青，最後是個年約二十，黑臉長眉活潑快樂麥紫色衣裙的

女子，名叫黑鳳。

三個人停頓在樹林裏，聽了一角聲，年紀頂小的儀青說：

『牠在喊我。她告我天氣太好，使牠憂愁！』

黑鳳說：

『牠給了我些東西也帶走了我一些東西。這東西却不屬於物質，

只是一縷不可捉摸的情緒。』

那年紀大的蒲靜說：

『我只聽到牠說：以後再不許小孩子讀詩了，許多聰明小孩讀了些詩，處處就找詩境，走路也忘掉了。』

蒲靜說過以後，當先走了。因為貪圖快捷，她走的路便不是一條

大路。那中學生是光着兩隻腿，不着襪子，平常又怕蟲怕刺的，故埋怨引路的一個，以爲所引的路不是人走的路。

『怎麼樣，引路的，你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面前全是亂草，我已經不能再動一步了。我們只要上山，不是探險。』

前面的蒲靜說：

『不礙事，我的英雄，我的詩人，這裏不會有長蟲，不會有刺！』

『不成不成，我不來！』

最後的黑鳳，看到儀青趕不上去，有點發急了，就喊蒲靜：

『前面的慢走一點，我們不是充軍，不用忙！』

蒲靜說：

『快來，快來，一上來就可看到海了！』

儀青聽到這話，就忘了困難跑過去，不一會，三個人皆到了山脊，從小松間望過去，已可以看到海景的一角。

那年紀頂小美麗如畫的儀青，帶點兒驚訝喊着：

『看，那一片海！』她彷彿第一次看到過海，把兩隻光裸爲日光炙成棕色的手臂向空中伸去，好像要捕捉那遠遠的海上的一霎蔚藍，又想抓取天畔的明霞，又想撈一把大空中的清風。

但他們還應當走過去一點，才能遠望各處，蒲靜先走了幾步，到了一個小坑邊，回過身來，一隻手攀援着一株松樹，一隻手伸出來接

引後面的兩個人。

『來，我拖你，把手送給我！』

『我的手是我自己的，不送人。』

那年紀頂小的儀青，一面笑一面說，却很敏捷的躍過了小坑，在前面趕先走去了。

蒲靜依然把手伸出，向後面的黑鳳說：

『把手送我。』

『我的手也不送人。』

一面笑一面想躡過小坑，面前有個低低的樹枝却把她的頭髮抓住了，蒲靜趕忙爲她去解除困難。

『不要你，不要你，我自己來！』黑鳳雖然那麼說，蒲靜却仍然捧了她的頭，爲她把樹枝去掉，做完了這件事情時，好像需要些報酬，想把黑鳳那雙長眉毛吻一下，黑鳳不許可，便在蒲靜手背上打了一下，也向前跑去了。

那時節女孩子儀青已爬到了半山一個棕色岩石上面了，崖石高了一些，因此小松樹便在四圍顯得低了許多，眼目所及也寬綽了許多。

『快來，這裏多好！』

她把她的手向空中舉起，做出一個天真而且優美的姿勢，招呼後面兩個人。

不多久，三個人就並排站在樹林中那個棕色岩石上了。

天氣過不久就會要夜了。遠處的海，已從深藍敷上了一層銀灰，有說不分明的溫柔。山上各處的小小白房子，在濃綠中皆如帶着害羞的神氣。海水浴場一隅飯店的高樓，已開始了管弦樂隊的合奏。一鈎新月已白白的畫在天空中。日頭落下的一方，半邊天皆爲所燒紅。一片銀紅的光，深淺不一，彷彿正在努力向高處爬去，在那紅光上面，游移着幾片紫色雲彩。背了落日的山，已漸漸的在一陣紫色的薄霧裏消失了牠固有的色彩，只剩下一種山峯的輪廓。微風從樹枝間掠過時，把枝葉搖得刷刷作響。

年紀較大的蒲靜說：

「小孩子，坐下來！」

當兩個女孩子還在那裏爲海上落日紅光所驚訝，只知道向空中輕輕的搖着手時，蒲靜已用手作枕，躺到平平的乾淨石頭上了。

躺下以後她又說：

『多好的牀鋪！睡下來，睡下來，不要辜負這一片石頭，一陣風！』

因爲兩個女孩子不理會她，便又故意自言自語的說：

『一個人不承認在大空中躺下的妙處，她也就永遠不知道天上星子同月亮的好處。』

儀青說：

『臥看牽牛織女星，坐看白雲起，我們是負手眺海雲，目送落日』

向海沉！』

『這是你的詩嗎？』黑鳳微笑的問着，便坐下來了，又說，『石頭還熱熱的。』又說：『詩人，坐下來，你就可以聽到樹枝的唱歌了。』

女孩子儀青理理她的裙子，就把手遞給了先前坐下來的黑鳳，且傍着她坐下。

蒲靜說：

『躺下來，躺下來，你們要做詩人，想同自然更親切一些，就去躺在這自然懷抱裏，不應當菩薩樣子坐定不動！』

『若躺到這微溫石頭上是詩人的權利，那你得讓我們來躺，你無分，因為你自己不承認你作詩！』

於是蒲靜自己坐起來，把兩個女孩子拉過身邊，只一下子就把兩個人皆壓倒了。

可是不到一會，三個人就皆並排躺在那棕色崖石上。

黑鳳躺下去時，好像發現了什麼嶄新的天地，萬分驚訝，把頭左右轉動不已。『喂，天就在我頭上！天就在我頭上！』她舉起了手，

『我抓那顆大星子，我一定要抓牠下來！』

儀青也好像第一次經驗到這件事，大驚小怪的嚷着，以爲海是倒的，樹是倒的，天同地近了不少。

蒲靜說：

『你們要做詩人，自己還不能發現這些玩意兒，怎麼能寫得出好

詩？」

儀青說：

『以後誰說「詩」誰就是傻子。』

黑鳳說：

『怎麼辦？這裏那麼好！我們怎麼辦？』

蒲靜因為黑鳳會唱歌，且愛聽她唱歌，就請她隨便唱點什麼，以爲讓這點微風，這一派空氣，把歌聲帶到頂遠頂遠一處，融解到一切人的心裏去，融解到爲黃昏所佔領的這個世界每一個角隅上去，不算在作一件蠢事情。並且又說祇有歌能夠說出大家的歡欣。

黑鳳輕輕的快樂的唱了一陣子，又不接下去了。就說：

『這不是唱歌的時候。我們認識美，接近美，只有沉默才是最恰當的辦法。人類的歌聲，同人類的文學一樣，都那麼異常簡單和貧乏，能唱出的，能寫出的，皆不過是人生浮面的得失哀樂。至於我們現在到這種情形下面，我們能夠用一種聲音一組文字說得分明我們所覺到的東西嗎？絕對不能，絕對不能。』

蒲靜說：

『要把目前一切用歌聲保留下來，這當然不能夠。因為這時不是我們得到了什麼，也不是失掉了什麼，只是使吾們忘掉了自己。忘掉，這不行的！不過當我們靈魂或這類東西，正在融解到一霎微妙光色裏時，我們得需要一隻歌，因為只有牠可以融解我們的靈魂！』

這不像平時蒲靜的口氣，顯然的，空氣把這個女人也弄得天真嘍舌起來了，她坐了起來，見儀青只是微笑，就問儀青：『小詩……你說你的意見，怎麼樣？』

她仍然微笑，好像微笑就是這年青女孩全部的意見。這女孩子最愛說話也最會說話，但這時只是微笑。

黑鳳向蒲靜說：

『你自己的意見是怎麼樣？』

那蒲靜輕輕的說：『我的意見是——』她並不把話繼續下去，却拉過了儀青的手，放在嘴邊挨了一下，且把黑鳳的手捏着，緊緊的捏着，不消說，這就是她的意見了。

三個人皆會心沉默是必需的事，風景的美麗，友誼的微妙，是皆只宜從沉默中去領會的。

但過了一會，儀青想談話了，却故意問蒲靜：『怎麼樣來認識目前的一切，究竟你是什麼意見。』

蒲靜說：

『我不必說，左邊那株松樹就正在替我說！』

『說些什麼？』

『牠說：誰說話，誰就是傻子，誰唱歌，誰就是瘋子，誰問，誰就是……』

儀青說：

『你又罵人！黑鳳，她罵你！捏她，不能饒她！』

黑鳳說：

『她不罵我！』

『你們是一幫的人。可是不怕你們成幫，我問你，詩人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因為黑鳳並不為儀青對付蒲靜，儀青便撅了一下小嘴，輕輕的說。

蒲靜說：

『儀青你要明白麼？詩人是先就自己承認自己是個傻子，所以來複述樹枝同一切自然所說無聲音的話語，到後成爲詩人的。』

「他怎麼樣複述呢？」

「他因為自己以為明白天地間許多秘密，即或在事實上他明白的並不比平常人多，但他却不厭煩的複述那些秘密，譬如，樹杪木末在黃昏裏所作的低訴，露水藏在草間的羞怯，流星的旅行，花的微笑，他自信懂得那麼多別人所不懂的事情，他有那分權利，也正有那分義務，就來作詩了。」

「可是，詩人雖處處像傻子，尤其是在他解釋一切，說明一切，形容一切時，所用的空字，所說的空話，不是傻子誰能夠那麼做。不過若無這些詩人來寫詩，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

「眼前我們就並不需要一個詩人，也並不需要詩。」

『以後呢？假如以後我們要告給別一個人，告給一百年一千年的
人，怎麼樣？』

蒲靜回答說：

『照我說來若告給了他們，他們祇知道去讀我們的詩，反而不知道領會認識當前的東西了。美原來就是不固定的，無處不存在的，詩人少些，人類一定也更能認識美接近美些。詩人並不增加聰明人的知慧，祇不過使平常人彷彿聰明些罷了。讓平常人皆去附庸風雅，商人賞花也得吟詩填詞，軍人也只想磨盾題詩，全是過去一般詩人的罪過。』

儀青說：

『我們不說罪過，我們祇問一個好詩人是不是也有時能夠有這種本領，把一切現象用一組文字保留下來，雖然保留下來的不一定同當時情景完全相同，却的確確能保留一些東西。我還相信，一個真的詩人，他當真會看到聽許多古怪東西！』

蒲靜微笑把頭點着，『是的，看到了許多，聽到了許多。用不着詩人，就是我，這時也聽到些古怪聲音！』

黑鳳許久不說話，把先前一時在路上採來的紫色野花，按碎後撒滿了儀青一身，輕輕的說：『借花獻佛。真是個舌底翻蓮的如來佛！』儀青照例一同蒲靜談論什麼時，總顯得又熱情又興奮，黑鳳的行爲却妨礙不了她那問題的討論。她問蒲靜：

『你聽到什麼？』

蒲靜把散在石上的花朵捧了一手撒到小女孩子儀青頭上去。

『我現在正聽到那株松樹同那幾顆高高的槐樹在討論一件事情，她說：「你們看，這三個人一定是些城裏人，一定是幾個讀書人，日光下的事情知道得那麼少，因此見了月亮，見了星子，見了落日所烘的晚霞同一汪鹽水的大海，一根小草，一顆露珠，一朵初放的花，一片離枝的木葉，皆莫不大驚小怪，小氣處同俗氣處真使人難受！」』

『假如樹木皆有知覺，這感想也並不出奇！』

『她們並沒有人的所謂知覺，但對於自然的見識，所閱歷的可太多了。她們一切見得多，所以牠們就從不會再有什麼驚訝，比人的確

穩重世故多了。」

儀青說：「我們也並不驚訝！」

蒲靜說：「但我們得老老實實承認，我們皆有點兒傻，我們一到了好的光景下面，就不能不傻，這應當是一種事實。不只樹木類從不討論這些，就是其餘若干在社會中為社會活着的人，也不會來作這種討論！」

蒲靜，「這是不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地方，因為你說你懂松樹的話，難道你就不擔心松樹也懂你的話嗎？你不怕「告密」嗎？」

因為儀青在石上快樂的打着滾，把石罅小草也揉壞了，黑鳳就學

蒲靜的神氣。調弄儀青說：

『我聽到身邊小草在埋怨：那裏來那麼多不講道理的人，我們不惹她，也來折磨我們！只有詩人是這樣子，難道蹂躪我的是個候補詩人嗎？』

『再說我揍你，』儀青把手向黑鳳揚起。『我盼望璇若先生再慢來些，三天信也不來。』

璇若是黑鳳的未婚夫，說到這裏，兩人便笑着各用手撈抓了一陣。因為帶球形的野花宜於穿成頸圈，儀青掙脫身，走下石壁採取野草去了。

到後蒲靜却正正經經的同黑鳳說：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想起一本書，璇若先生往年還只能在海

濱遠遠的聽那個鳳子姑娘說話，我們現在却居然同你那麼玩着鬧着了。我問你，那時節在沙上的你同現在的你，感想有甚麼不同處沒有？」

黑鳳把蒲靜的手拉到自己頭上去輕輕的說，「這就不同！」她不把蒲靜的手掌攤開覆着自己眼睛。「兩年前也是那麼夏天，我在這黃昏天氣下，只希望有那麼一隻溫柔的手把我的臉搗着，且希望有一個人正想着我，如今臉上已有了那麼一隻手，且還有許多人想着我！」

蒲靜輕輕的說：「恐怕不是的，你應當說：從前我希望一個男人想我，現在我却正在想着一個男人！」

「蒲靜，你不忠厚。你以為我……他今天還來了兩個信！」

「來信了嗎？我們以為還不來信！夢珂××的事情怎麼樣了？」

「毫無結果。他很困難，各處皆不接頭，各處皆不知道夢珂被捕究竟在什麼地方。他還要我向學校請假四天，一時不能回來！」

「恐怕完事了，他們全是那麼樣子辦去。某一方面既養了一羣小鬼，自然就得有一個地獄來安插這些小鬼的。」

黑鳳大約想起她兩年前在沙上的舊事，且想起行將結婚的未婚夫，因事在×××冒暑各處走動的情形，便沉然了。

蒲靜把手輕柔的摸着黑鳳的臉頰，會心的笑着。

儀青把穿花串的細草採回來了，快樂的笑着，爬上了岩石，一面揀選石上的花朵，一面只是笑。

黑鳳說：

『儀青，再來辯論一會，你意思要詩，蒲靜意思不要詩，你要詩的意思不過是以爲詩可以說一切，記錄一切。但我看你那麼美麗，你笑時尤其美，什麼文字寫成的詩，可以『你這笑容記下？』』

儀青說：『用文字寫成的詩若不濟事時，用一串聲音組成的一隻歌，用一片顏色描就的一幅畫，皆作得到。』』

蒲靜說：『可是我們能畫麼？我們當前的既不能畫，另一時離遠的還會畫什麼？』』

黑鳳向蒲靜說：

『你以爲怎麼樣合宜？你若說沉默，那你不必說，因爲沉默只能

認識，並不能保存我們的記錄。」

蒲靜說：

「我以為只有記憶能保存一切。一件任何東西的印象，刻在心上，比保存在曲譜上與畫布上總完美些高明些。……」

儀青搶着說道：

「這是自然的事。不過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的心能夠保存美的印象？多數人的記憶，皆得耗在生活瑣事上與職務上去，多數人皆只能記憶一本日用賬目，或一堆上司下屬的臉子，多數人皆在例行公事同例行習慣上注意，打發了每個日子，多數人皆不宜於記憶！天空縱成天掛着美麗的虹，能抬起頭來看看的固不乏其人，但永遠皆得低着頭

在工作上注意的也一定更多。設若想把自然與人生的種種完美姿式，普遍刻印於一切人心中去，不依靠這些用文字同聲音，顏色，體積，所作的東西，還有別的办法？沒有的，沒有的！」

「那麼說來，藝術不又是爲這些俗人愚蠢人而作的了麼？」

「決不是爲庸俗的人與愚蠢的人而產生藝術，事實上都是安慰那些忙碌到只知競爭生活却無法明白生活意味的人而需要藝術。我們既然承認藝術是自然與人生完美形式的模仿品，上面就包含了道德的美在內，把這東西給愚蠢庸俗的人雖有一時將使這世界上多了些偽藝術作品與偽藝術家，但牠的好處仍然可以勝過壞處。」

蒲靜說：

『儀青小孩子，我爭不贏你，我只希望你成個詩人，讓上帝折磨你。』說後又輕輕的說：『明年，後年，你會同鳳子一樣的把自己變成一句詩，儘選字兒押韻，總押不妥貼，你方知道……』

晚風大了些，把左邊同岩石相靠的槐樹枝葉掃着石面，黑鳳因爲蒲靜話中說到了她，她便說：『這是樹的嘲笑，』且說：『儀青你讓蒲靜一點。你看，天那邊一片綠雲多美！且想想，我們若邀個朋友來，邀個從來不會到過這里的人，忽然一下把她從天空摔到這地面，讓她身邊一切發呆，你想怎麼樣？！』

她學了蒲靜的語氣說：『那槐樹將說……』
『不要槐樹的意見，要你的意見。』

儀青業已坐起來了些時節，昂起頭，便發現了星子，她說：

『我們在這裏，若照樹木意見說來已經夠俗氣了，應當來個不俗氣的人，——就是說，見了這黃昏光景，能夠全不在乎談笑自若的人，只有夢珂女士好。璇若先生能夠把她保出來，接過來，我們四個人玩個夏天可太好了。』

『她不俗氣，當真的。她有些地方像個男子，有些地方男子還不如她！』

儀青又說：

『我希望她能來，只有她不俗氣，因為我們三個人，就如蒲靜，她自己以為有哲學見解反對詩，就不至於為樹木所笑，其實她在那裏

說，她就墮入「言詮」了。」

蒲靜說：

「但她一來我想她會說『這是資本主義下不道德的禽獸享樂的地方，』好像地方好一點，氣候好一點，也有罪過似的。樹木雖不嫌她如我們那麼俗氣，但另外一種氣也不很雅。」

儀青說：「這因為你不認識她，你見過她就不會那麼說她了。她的好處就也正在這些方面可以看出。她革命，吃苦，到吳淞絲廠裏去做一毛八分錢的工，回來時她看得十分自然，只不過以為既然有多少女人在那裏去做，自己要明白那個情形，去做就得了。她作別的苦事危險事也一樣的，總不像有些人稍稍到過什麼新生活蕩過一陣，就永

遠把那點經驗眩人。她雖那麼切實工作，但她如果到了這兒來，同我們在一塊，她也會同我們一樣，爲目前事情而笑，決不會如某種俗氣的革命家，一見人就只說：『不好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了中國，××是賣國賊』。她不亂喊口號，不矜張，這才真是能夠革命的人！』

黑鳳因爲蒲靜還不見到過夢珂，故同意儀青的說明，且說：

『是的，她真會這樣子。她到這兒來，我們理解她，同情她那分稀有的精神，她也能理解我們，同意我們。這纔真是她的偉大處。她出名，事情又做得多，但你同她面對面時，她不壓迫你。她處處像一個人，却又使你們愛她而且敬她。』

蒲靜說：

「黑鳳，你只看過她一面，而且那時是她過吳淞替璇若先生看你的！」

「是的，我見她一面，我就喜歡她了。」黑鳳好像有一個過去的影子在心頭掠過，有些害羞了，便輕輕的說：「我愛她，真是的。革命的女子性格那麼樸素，我還不見過第二個！」

儀青就笑着說：

「她說你很聰明很美！」

「我希望她說我「很有用」。」黑鳳說時把儀青的手捏着。

「這應當是你自己所希望的，」蒲靜說：「你給人的第一面印象實在就是美，其他德性常在第二面方能顯出。我敢說璇若先生對於你

第一面印象，也就同夢珂一樣！」

黑鳳帶着害羞的微笑，望着天末殘餘的紫色，「我歡喜人對於我的印象在美麗以外。」

儀青說：「我本來長得美，我就不歡喜別人說我不美。」

蒲靜說：「美麗並不是罪過。真實的美麗原同最高的道德毫無畛域。你不過擔心人家對於你的稱讚像一般所謂標緻漂亮而已。你並不標緻豔麗，但你却實在很美。」

「蒲靜，為什麼人家對於你又常說「有用」？為甚麼她不說我「有用」？」

蒲靜回答她說：

「這應當是你自己的希望！譬如說，你以為她行爲是對的，工作是可尊敬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應當從她取法，不必須要她提到。至於美，有目共賞，璇若……」

「得了，得了，我們這些話不會更怕樹木笑人嗎？」

晚風更緊張了些，全個樹林皆刷刷作響，三人略沉默了一會，看着海，面前的海原來已在黃昏中爲一片銀霧所籠罩，鬢髯更近了些。海中的小山已漸漸的模模糊糊，看不出輪廓了。天空先是淺白帶點微青，到現在已轉成藍色了。日落處則已由銀紅成爲深紫，幾朵原作紫色的雲則又反而變成淡灰色，另外一處，一點殘餘的光，却把幾片小雲彩，烘得成墨黑顏色。

樹林重新響着時，儀青向蒲靜說：

『古人有人識鳥語，如今有人能翻譯樹木語言，可謂無獨有偶。只是現在牠們說些什麼？』

蒲靜說：

『好些樹林皆同一說：「今天很有幸福，得聆一個聰明美麗候補詩人的妙論。」』

儀青明知是打趣她，還故意問：

『此後還有呢？』

『還有左邊那株偃蹇瀟灑的松樹說：「夜了，又是一整天的日光，把我全身都晒倦了！日頭回到海裏休息去了，我們也得休息。這

些日子月亮多好！我愛那粒星子，不知道她名字，我仍然愛她。我不歡喜燈光。我擔心落雨，也討厭降霧。我想想岩石上面那三個年青人也應當回家了，難道不知道天黑，快找不着路嗎？」可是那左邊瘦長幽默的松樹却又說：「詩人是用螢火蟲照路的，不必爲他們擔心。」另一株樹又說：「這幾天還不見打了小小火炬各處飛去的夜遊者！」那幽默松樹又說：「不礙事，三個人都很勇敢，尤其是那個年輕的女孩，別擔心她那麼美，那麼嬌，她還可以從懸崖上跳下去的！」別的又問：「怎麼，你相信他們會那麼做？」那個就答：「我本不應當相信，但從他們那份談論神氣上看來，他們一定不怕危險。」

儀青說：

『蒲靜，你謬譯得很好，我相信這是忠實的謬譯。你既然會謬譯，也請你替我把話謬譯回去，你爲我告那株松樹，（她手指着有幽默神氣的一株）你說：「我們不怕夜，這裏月亮不夠照路，螢火蟲還不多，我們還可以折些富於油脂的松枝，從石頭上取火種，燃一堆野火照路！」』

黑鳳因爲兩個朋友皆是客人，自己是主人，想家中方面這時應當把晚飯安排妥當了，就說：

『不要這樣，還是向樹林說「再見」罷。松樹忘了告給我們吃飯的時間，我們自己可得記着！』

幾個人站了起來，儀青把穿好的花圈套到黑鳳頸上去，黑鳳說：

『詩人，你自己戴！』儀青一面從低平處跳下岩石，一面便說：『詩人當他還不能把所寫的詩代替花圈獻給人類中最完美的典型時，他應當先把花圈來代替詩，套到那人類典型頭上去！』因為她恐怕黑鳳還會把花圈套回自己頸額上來，平時雖然膽子極小，這時却忘了黑越越的松林中的一切可怕東西，先就跑了。

他們的住處在山下，去他們談笑處約有半里路遠近，幾個人走回所住的小小白房子，轉到山上大路邊時，寂寞的山路上電燈業已放光。幾個人到了家中，洗了手，吃過飯，談了一陣，各人說好應當各自回到所住那間小房中去作自己的事情。儀青已定好把一篇法文的詩人故事譯出交卷，蒲靜已定好把所念的一章教育史讀完，黑鳳則打算

寫信給她的未婚夫璇若，詢問南京的情形，且告給這邊三個人的希望，以爲如果夢珂想法保出來了，則必無問題可言，務必邀她過海濱來休息一陣，一面可以同幾個好朋友玩玩，一面也正可以避避嫌，使偵探不至於又跟她過上每不放鬆她。又預備寫信給她的父親，詢問父親對於她結婚的日子，看什麼時節頂好，他們談到各人應作的事情時，并且互相約定，不管有什麼大事，總不許把工作耽誤。

蒲靜同義青皆回到樓上自己臥室裏去了，黑鳳因爲還有些事告給新來的娘姨，便獨自在客廳中等待着，且裝作一個名爲『費家二小』的鄉下女孩子說話，這鄉下女孩，正是她自己所作的一篇未完事的小說上人物。

把一些事教給了娘姨以後，她就在客廳旁書房中寫信。信寫好後，看看桌上的小錶，正十點四十分，剛想上樓去看看兩個人睡了沒有，門前鈴子響了一陣，不見娘姨出去開門，就走去看看是誰。出去時方知道是送電報的，着忙簽了個字，一個人跑回書房去，把電碼本子找到了，就從後面起始謄出來。電報是璇若從南京來的，上面說『夢珂已死，余過申一行即回。璇。』把電謄完，又看看適間所寫的信，黑鳳心想：『這世界，有用的就是那麼樣子的結果！』

她記起了夢珂初次過吳淞學校去看她的情形，心裏極其難過，就自言自語說：『勇敢的同有用的好人照例就是這樣，於是剩下些庸鄙怕事自足糊塗的……』又說：『我不是小孩子，我哭有什麼用？』原來

這孩子眼睛已紅了。

她把電報拏上樓去，站在蒲靜的臥室外邊，輕輕的敲着門。蒲靜問：『黑鳳，是你嗎？』她便把門推開走到蒲靜身後站了一會兒，因為蒲靜書讀得正好，覺得既然這人又不曾見過夢珂，把這種電報擾亂這個朋友也不合理，就不將電報給蒲靜看。蒲靜見黑鳳站在身後不說話，還以為祇是妨礙她讀書，就問黑鳳：『信寫好了沒有？』

黑鳳輕輕的說：『十一點了，大家睡了罷。』

心中酸酸的離開了蒲靜的房間，走到儀青房門前，輕輕的推開了房門，祇見儀青穿了那件大紅寢衣，把頭伏在桌子上打盹，攀着這女孩子肩膀搖了她一下，儀青醒來時就說：

『不要鬧我，我在划船！我剛睜着，就到了海上，坐在三角形白帆邊了。』等一等又說：『我文章已譯好了。』

『睡了罷，好好的睡了罷。我替你來攤開舖蓋。』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你信寫好了嗎？』

黑鳳輕輕的說：『好了的。你睡了，我們明天見吧！』

『明天上山看日頭，不要忘記！』

黑鳳說：『不會忘記。』

因為儀青說即刻還要去夢中駕駛那小白帆船，故黑鳳依然把那電報捏在手心裏，吻了一下儀青美麗的額角，就同她離開了。

她從儀青房中出來時，坐在樓梯邊好一會。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

強硬結實一點，不許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當然的。有些人爲每個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爲一種理想日子而生活。爲一個遠遠的理想，去在各種折磨裏打發他的日子，爲理想而死，這不是很自然麼？倒下的，死了，殭了，腐爛了，便在那條路上，填補一些新來的更年青更結實的傢伙，便這樣下去，世界上的地圖不是便變換了顏色麼？她現在好像完了，但全部的事並不完結。她自己不能活時，便當活在一切人的記憶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確並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儀青會先告她夢裏駕駛小船的經驗，以及那點任意所爲的快樂，但她却將告給儀青這個電報的內容，給儀青早上一分重重的悲戚——她記起儀青那個花園

了，趕忙到食堂裏把他找得，掛到書房中夢珂送她的一張半身相上去。

廿二年六月青島

(登在新社會半月刊第五卷三號至六號)

上城裏來的人

一

『三月十六日的事。一個壞運氣落到了衆人頭上，來了一些——誰知道這應當用什麼稱呼爲恰當呢——總之他們是來了。不報信』就來了。把一些人從夢中驚醒，但是醒來他們已到寨子中了。狗叫是空的。狗這時似乎也知道叫是空叫，各個逃到空園中去了。人可逃不及。

『於是不用什麼名義就動手。知道「動手」這兩字的用意罷。他們

動手了，他們有刀，有槍，只有「請便」可以說了。

「他們是體面的。只要不這麼慌張，不這麼混亂，成羣排隊到村中大街上走，吹號打鼓的在前引路，騎馬匹的放在後面，我可以賭咒說我不敢疑心他們是——」

「我決定說他們能夠這麼辦的，做得體體面面，在另一時節。」

二

「我不是說動手麼？」

「輸到了牛，輸到了羊，輸到了財物。……當真，應當輸到我們了。」

「我們是婦人，婦人是有「用處」的。」

「他們是斯斯文文的，這大致是明白附近無其餘的他們。說，「來！」我們就過去一個，我忘了告你是在喊來以前我們婦人是如牛羊一樣，另外編成一隊的了。如今是指定叫誰誰就去。我咒氣，說我不害怕。這是平常事，是有過的事。」

「但我看到我們的大表妹子——該死的老子這樣大年紀還不打發她出門，——她臉色變得真難看。還沒有喊她，一雙腳只是搖，像紡紗車軸。我的天，你這樣膽小，一個女人總有一次的，怕什麼？我不怕的。用過了的他們就會走路，不是麼？」

「我輕輕的說，妹子，別這樣，你大表嫂也在此，嬸嬸也在此，

不要怕。讓他吃，讓他用，衙門做官的既不負責，廟裏菩薩又不保佑，聽他們去，不過一頓飯久就完事。

「他們決不是土匪，不會把我們帶去——帶去只有累贅他們——所以我心穩穩的。」

三

如

蕤

集

「像害了一場病，比瘧疾還輕鬆一點的病，我成了今天的我了。」

「所以我說，我家中原是有兩頭母牛，四頭羊，二十疋白蘇布，

二十疋棉家機布，全副銀首飾，仍然得上城來幫人做工。這理由你當

然明白了。他們拿去了一切，留下我同我的男子，我又是害病。你們

從城下鄉或者當是另外一個理由，因為你們還可以回轉城裏。

『我就是因此到城裏來了，我的牛羊同家產，可不知道隨了他們到什麼地方去。我頂不放心那匹黑牛，牠左脚有病，是真的。我的男人他因此當兵去了，他臨動身時說他將來總會作他們作過的事，說這話時好像生了點氣。』

『我記到他的話，我告他：若是別人的牛脚上有病，可爲別人留下不要拉走。有病的牛走遠路是不相宜的，要這東西隨隊伍開差，也怪可憐。』

『也許他得過一頭牛了，就因為記到我的話不把牛牽走。他是好人，我可以同你打賭，儘你去問我村子裏的每個人，看有一個人說壞』

話沒有。」

四

「你們城裏人真舒服。」

「成天開會，說婦女解放，說經濟獨立，說……我明白，我懂。我記得到，那有就忘記的道理。你不信我念那段話給你聽。你告我的我全記得到。」我們婦女也是人，有理由做男子一切做着的事。」……這我可明白了，我不知道使我們村子裏婦人所害的病，有法子在解放以後就不害牠不？

「她們不能全搬進城來住。鄉下的他們比城裏似乎多多了。」

「她們有牛，羊，蔴布，棉布，而他們就有刀，槍，小手槍，小手溜彈。他們是這樣多，衣服一色，上城來告狀又不是辦法；我們告誰？」

.....

五

「不說起，我不記到這些事的。好像是忘了。過去的事忘了倒好點。」

「可惜我那牛，我知道牠是不願同我們離開的。臨走時被他們牽着打着，（我睡到這樣想，）牠必定還流眼淚。我們原來多久就已成爲

一家人，太熟了。

『若到什麼地方碰到牠，我斷定牠還認得我。牠是又聰明又懂事的東西，我說得是那隻黑色的。唉，可是恐怕我的那男人我再不會認識他了，這是整五年，從那出門一天算起——不，應當從我害病那天算起。』

十七年八月於上海（登在上海中央日報紅與黑第十號）

生

北京城十刹海雜戲場南頭，煤灰土新墊就一片場坪，白日照着，有一圈沒事可作的閒人，皆爲一件小小熱鬧粘合在那里。

噉……

一個裂帛的聲音，這聲音又如一枚衝天小小爆仗，由地面騰起，五色紙件成翅膀的小玩具，便在一個螺旋形的鐵絲上，被賣玩具者打發上了天。於是這裡有各色各樣的臉子，皆向明藍作底的高空仰着。小玩具作飛機形製，上昇與降落，同時還牽引了遠方的眼睛，因爲牠

顏色那麼鮮明，有北京城玩具特性的鮮明。

小小飛機達到一定高度後，便儼然如降落傘，盤旋而下，依然落在場中一角，可以重新拾起，且重新派牠向上高昇。或當發放時稍偏斜一點，牠的歸宿處便改了地方，有時隨風颺起掛在柳梢上，有時落在各種小攤白色幕頂上，有時又湊巧停頓在或一路人草帽上。牠是那麼輕，什麼人草帽上有了這小東西時，先是一點兒不明白，仍然揚長向在人叢中走去，於是一羣頑皮小孩子，小狗般跟在身後嚷着笑着，直到這遊人把事弄明白，抓了頭上小東西摔去，小孩子方始爭着搶奪，忘了這或一遊人，不再理會。

小飛機每次放送值大子兒三枚，任何好事的出了錢，皆可自己當

場來玩玩，親手打發這飛機『上天』，直到這飛機在『地面』失去爲止。

從腰邊口袋中掏銅子人一多，時間不久，賣玩具人便笑迷迷的一面數錢一面走過望海樓喝茶聽戲去了，閒人粘合性一失，即刻也散了。場坪中便只剩下些空蓮蓬，翠綠起皺的表皮，翻着白中微綠的軟瓢，還有棕色蓮子壳，綠色蓮子壳。

一個年紀已經過了六十的老人，抗了一對大傀儡從後海走來，到了場坪，四下望人，似乎很明白這不是玩傀儡的地方，但莫可奈何的却停頓下來。

這老頭子把傀儡坐在場中烈日下，一面收着地面的蓮蓬，用手捏

着，探試其中的虛實，一而輕輕的咳着，調理他那副嗓子。他既無小鑼，又無小鼓，除了那對臉兒一黑一白簡陋呆板的傀儡以外，其餘什麼東西皆沒有！看的人也沒有。

他把那雙發紅小眼睛四方瞟着，場坪地位既那麼不適宜，天氣又那麼熱，心理明白，若無什麼花樣做出來，決不能把遊海子的閒人牽引過來。老頭子便瞻望坐在坪裏傀儡中白臉的一個，親暱的低聲的打着招呼，也似乎正在用這種話安慰到他自己。

「王九，不要着急，慢慢的會有人來的，你瞧，這蓮蓬，不是大爺們的路數？咱們耽一會兒，就來玩個什麼給爺們看看，玩得好，還愁爺們不賞三枚五枚？玩得好，大爺們回家去還會同家中學生說：

「嗨，王九趙四摔跤多扎實，六月天大日頭下扭着蹙着摟着，還不出汗！（他又輕輕的說）可不是，你就從不出汗，天那麼熱，你不出汗也不累，好漢子！」

來了一個人，正在打量投水似的神氣，把花條子襯衣下角長長的拖着，作成北京城大學生特有的醜樣子，在臉上，也正同樣有一派老去民族特有的憔悴顏色。

老頭子瞥了這學生一眼，便微笑着，以為幫場的「福星」來了，全身作成年輕人伶便姿式，把膀子向上向下搖着。大學生正研究似的。站在那裏欣賞傀儡的面目，老頭子就重復自言自語的說話，親暱得如同家人父子應對。

『王九，我說，你瞧，大爺大姑娘不來，先生可來了。好，咱們動手，先生不會走的。你小心別讓趙四小子扔倒。先生幫咱們綑個場面，看你摔趙四這小子，先生不準走。』

於是他把傀儡扶起，整理傀儡身上那件破舊長衫，又從衣下取出兩隻假腿來，把牠縛在自己褲帶上，一切弄妥當後，就把傀儡舉起，彎着腰，鑽進傀儡所穿衣服裏面去，用衣服罩好了自己，且把兩隻手套進假腿裏，改正了兩隻假腿的位置，開始獨自來在灰土坯裏扮演兩人毆打的樣子。他用各樣方法，移動着傀儡的姿式，跳着，躡着，有時又用真脚去撈那雙用手套着的脚，裝作躡躡盤脚的動作。他自己既不能看清楚頭上的傀儡，又不能看清楚場面上的觀眾，表演得却極有

生氣。

大學生憂鬱的笑了，而且，遠遠的另一方，有人注意到了這邊空地上的情形，被這情形引起了好奇興味，第二個人跑來了。

再不久，第三個以至於第十三個皆跑來了。

閒人爲了傀儡的戰鬥，聚集在四周的越來越多。

衆人嘻嘻的笑着，從衣角裏，老頭子依稀看得出場面上一圈觀衆的腿腳，他便替王九用真腳絆倒了趙四的假腳，傀儡與藏在衣下玩傀儡的，一齊頽然倒在灰土裏，場面上起了哄然的笑聲，玩意兒也就作了小小結束了。

老頭子慢慢的從一堆破舊衣服裏爬出來，露出一個白髮蒼蒼滿是

熱汗的頭顱，發紅的小臉上寫着疲倦的微笑，離開了傀儡後，就把傀儡重新扶起，自言自語的說着：

『王九，好小子，你真幹。你瞧，我說大爺會來，大爺不全來了嗎？你玩得好，把趙四這小子扔倒了，大爺會大把子銅子兒灑來，回頭咱們就有窩窩頭啃了。瞧，你那臉，大姑娘樣兒。你累了嗎？怕熱嗎？（他一面說一面用衣角揩抹他自己的額角。）來，再來一趟，好勁頭，咱們趕明兒還上南京國術會打擂臺，給北方掙個大面子！』

衆人又哄然大笑。

正當他第二次鑽進傀儡衣服底裏時，一個麻着臉龐收小攤捐的巡警，從人背後擠進來。

巡警因爲那種扮演古怪有趣，便不作聲，只站在最前線看這種單人攢跤角力。然剛一轉折，彎着腰身的老頭子，却從巡警足部一雙黑色厚皮靴上認識了觀衆之一的身分與地位，故玩了一會，只裝作趙四力不能支，卽刻又成一堆坍在地下了。

他趕忙把頭伸出，對巡警作一種諂媚的微笑，意思像在說『大爺您好，大爺您好』，一面解除兩手所套的假腿一面輕輕的帶着幽默自諷的神氣，向傀儡說：

『瞧，大爺真來了，黃褂兒，掣個小本子抽收四大枚浮攤捐，明知道咱們嚼大餅還沒辦法，他們是來看咱們摔跤的！天氣多熱！大爺們儘在這兒豎着，來，咱們等等再來。』

他記起土地捐來了，他手邊還無一個大。

過一陣，他看看圍在四方的幫場人已不少，便四向作揖打拱說：

『大爺們，大熱天委屈了各位。爺們身邊帶了銅子兒的，幫忙隨手撒幾個，荷包空了的，幫忙耽一會兒，不必走開。』

觀衆中有人丟一枚兩枚的，與其他袖手的，皆各站定原來位置不曾挪動，一個青年軍官，却擲了一把銅子皺着眉毛走開了，老頭子爲拾取這一把散亂滿地的銅子，照例沿了場子走去，繫在腰帶上那兩隻假腳，便很可笑的向左向右擺着。

收捐巡警已把那黃紙條畫上了個記號，預備交給老頭子，他見着時，趕忙數了手中銅子四大枚，送給巡警，這巡警就口上輕輕說着

『王九王九』，含着笑走了。巡警走後老頭子把那捐條搓成一根捻子，紮在耳朵邊，向傀儡說：

『四個大子不多，王九你說是不是？你不熱，不出汗！巡警各處跑，汗流得多啦！』說到這裏他似乎方想起自己頭上的大汗，便蹲下去拉王九衣角揩着，同時意思引起衆人發笑，觀衆却無人發笑。

這老頭子也同社會上某種人差不多，扮戲給別人看，連唱帶做，並不因爲他做得特別好，就只因爲他在做，故多數人皆用希奇憐憫眼光瞧着。應出錢時，有錢的也照例不吝惜錢，但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了一件新鮮事情，這點粘合性就失去了，大家便會忘了這裏一切，各自跑開了。

柳樹蔭下賣蓮子小攤，有人中了暑，倒在攤邊暈去了，大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見有人跑向那方面去，也跟着跑去，只一會兒玩傀儡的場坪觀衆就走去了大半，少數人也似乎方查覺了頭上的烈日，繼續漸漸散去了。

帶着等待投水神氣的大學生，似乎也記起了自己應做的事情，不能儘在這烈日下捧場作呆二，沿着前海大路擠進遊人中不見了。

場中剩了七個人。

老頭子看看，微笑着，一句話不說，兩隻手互相捏了一會，又蹲下去把傀儡舉起，罩在自己的頭上，兩手套進假腿裏去，開始劇烈的搖着肩背，玩着業已玩過的那一套。古怪動作招來了四個人，但不久

之間却走去了五個人。等到另外一個地方真的毆打發生後，其餘的人便全皆跑去了。

老頭子還依然玩着，依然常常故意把假腳舉起，作為其中一個全身均被舉起的姿式，又把肩背極力傾斜向左向右，便髻髯傀儡扭撲極烈。到後便依然在一種規矩中倒下，毫不苟且的倒下。自然的，王九又把趙四戰勝了。

等待他從那堆敵舊衣裏爬出時，場坪裏只有一個查驗地土捐的矮巡警，笑謎謎的站在那裏，因為觀眾只他一人故顯得他身體特別大，樣子特別樂。

他走向巡警身邊去，彎了下腰，從耳朵邊抓取那根黃紙撚條，那

東西却不見了，就忙忽忽的去傀儡衣裏亂翻。到後從地下方發現了那捐條，趕忙拿着遞給巡警；巡警不驗看捐條，却望着繫在那老頭子腰邊的兩隻假腿痴笑，搖搖頭走了。

他於是同傀儡一個樣子坐在地下，計數身邊的銅子，一面向白臉傀儡王九笑着，說着前後相同既在博取觀者大笑，又在自作嘲笑的笑話。他把話說得那麼親暱，那麼柔和。他不讓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兒子就是王九，兒子的死乃由於同趙四相拼也不說明。他決不提這些事。他只讓人眼見傀儡王九與傀儡趙四相毆相撲時，雖場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順手，上風皆由趙四佔去，但每次最後的勝利，總仍然歸那王九。

王九死了十年，老頭子在北京城圈子裏外表演王九打倒趙四也有

了十年，那個真的趙四，則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黃疸病死掉了。

廿二年九月三日在北平新翠而馨齋

（登在《人民評論旬刊》一卷十七號）

早上——一堆土一個兵

天欲發白。一切皆靜靜的。這分沉靜便孕育了稍後一時金鐵齊鳴的種子。

老同志伏在山地土溝邊如一隻狗，身穿破棉襖兒，見得多，聽得多，膽量穩穩的，心沈沈的，不怕冷，不怕餓。

爲得是會那麼一手，有了經驗，到時候天空中燕子似的鋼鐵飛竄，『來，×你的娘，炸你個七塊八塊！』一下子把那個黑沉沉的玩意兒，向遠處拋去，匄~~~~一堆烟子，一堆石頭，一堆泥土，向上直

捲。一口猛勁的犁，一隻瞧不見的大手，這麼一下翻起多少東西！那大腿，那手指，那點撕碎拉長的內臟；起花的腸子，水蛇似的腸子。

『來，×你祖宗，再來一下！』又再來了一下。

在那時節老同志是半瘋的。空中的一切聲音皆使他發瘋。『來，×你……』便又再來了一下。每一個動作相伴而來的是個粗俗的字眼，這包含了一種力量，一分氣。

老同志可沒有死，天知道這是誰出的主意，勇敢人照例就不會輕易死。槍子兒常常趕人背後穿，你想跑，祇一下子你便完事了。你不跑，你不會在衝過來的毛子以前完事。

噓——一顆流彈；一隻紫色的鳥兒打頭上飛過去，一個信號，暴

雨中第一滴雨點。來了，昨天的事又快來了。同天明一樣，黑夜一走，終究要來的。

一切過去了，黑夜和沉默皆已過去了。遠處有了機關槍聲音一陣，過後又異常沉靜了。

天已亮，好像再不會有什麼事。

老同志把手在空虛裏抓了一把，看看風向什麼方面吹。老同志身伴一個小同志，一個學生，那頂圓圓的鋼盔擱在頭上，代為說明他來到這兒還不久。那學生啞啞的說：

『老伴，老伴，別開玩笑，小心一點兒。』

『小心一點兒？小心你做皇帝的命！你是來幹嗎的？我問你。』

那一邊便無回嘴聲音了。

過一會兒，那戴了鋼盔的學生却說：

『老同志，老同志，到了一萬頂鋼盔，今早衝鋒時可不怕機關槍了。』

人年輕了一點，話說得那麼傻，真像機關槍子兒單棟腦瓜子鑽，別一處皮肉不作與穿過似的。故老同志聽到這個時笑也不笑。後面的人要買帽子愛國，前面的可不要。他們要大礮小礮，要機關礮同向空中飛機瞄準的高射礮，向誰去要？從學生看來這老同志正有點傻，像那麼勇敢，那麼猛，不是傻子誰作出這件事。看看地面各處已現出了淡淡的輪廓，只壕溝如一條黑色帶子，向高處爬去。學生問：

「老伴，老伴，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我爲甚麼到這兒來？鬼明白。你爲什麼到這兒來？我問你。人明白的都不來，來的就不大明白。大家都想搬了寶貝向南邊跑，不要臉，不害羞，留下性命做皇帝，這塊土地誰來守？」

「你有家，……有土。」

「我有田土捨不得離開嗎？我有墳土。毛子來了，占去咱們的土地，祖宗出了多少力，流過多少血，家門前一塊肥土讓他們拏去，不丟醜？讀書人不怕丟醜我可怕丟醜。站不住了，腦瓜子炸了，胸脯癢了，躺到那礮彈犁起的坑裏去，讓牠爛，讓牠腐。趕明兒有人會說：

「老同志不癢，爭一口氣，不讓自己離開窄窄的溝兒向寬處跑。他死

了，他硬朗，他值價。」

那學生一句話不說，也把手在空氣中撈了那麼一下，想爬過來一點，似乎要親老同志一下，老同志說：

「夥計，小心點，不是玩的。」

「得啦，我讓你去做皇帝。我把你這個。」他想脫下那頂帽子，這帽子使他害了羞。

噠~~~~

一下子小雛兒完了，放翻了，一個滾便轉到壕溝裏泥水中去了。一頂鋼盔留在老同志身邊。

「發明這玩意兒帽子？」老同志道：「天空中落雪子時，戴牠到

頭上去，擋一陣雪子。送來一萬頂，好像全望着別炸碎腦子，槍子兒趕別處進，把受傷的填滿一個北京城，讓人知道抵抗了那麼久，傷了那麼多，就來講和似的。媽媽的，你們講和我不和。我怕丟醜。我們祖宗並不丟醜。」

稍遠處有了槍聲，左邊有了槍聲，右邊有了槍聲，老同志摸摸身邊，身邊有一十七個炸藥作餌的鐵棒槌。寒氣中一切皆結了冰似的；空氣結了冰，鐵也結了冰。

三月二十二日青島陷而霧齊（登在三十卷九號東方雜誌）

泥 塗

長江中部一個市鎮上，十月某日落小雨的天氣，在邊街上一家小當鋪裏，敝舊骯髒舖櫃下面，站了三個瘦小下賤婦人，各在那里同櫃台上人爭論價錢。其中一個爲了一件五毛錢的交易，五分錢數目上有了爭執，不能把生意說好，舉起一隻細瘦的手臂，很敏捷攪過了夥計從櫃台上拋下的一包舊衣，恨恨的望了另外兩個婦人一眼，做出一種決心的神氣，很匆遽的走了出去。可是這婦人快要走到門邊時，又怯怯的回過頭來，向櫃台上人說：

「大先生，加一毛都不行嗎？」

「不行！你別走，出了門時，回頭來五毛也不要。」

婦人聽到這句話，本來已拿這些東西走過好幾個小押舖，出的價錢都不能超過五毛，一出門，恐怕回來時當真就不要了，所以神氣便有點軟弱了。她站在那個門邊小屏風角上，遲疑了一下，十分憂鬱的說：「人家一定要六毛錢用，不是買米煮飯，是買藥救命！」

櫃台上幾個朝奉惡意的低低的笑著。因為凡是當衣服的人，全不缺少一種值得哀憐的理由，近來後街一帶天花的流行，當東西的都說買藥，所以更可笑了。

這樣一來婦人似乎生了氣，走出了門，可是立刻就回來，趑趄回

到櫃台前了。一會兒重新把手舉起那個邋邋包裹，櫃上那一面，却並不卽伸出手來，接受那個骯髒的包袱。還得先說好了條件，『五毛，多了一個不能，』答應了，到後才把那個包裹接了過去，重新在台上解開，輕輕的抖着那兩件舊衣，口中唱着一種平常人永遠聽不分明的報告，再過一會兒，就從上面擲來一張糊紙做成的當票，同一封銅字。婦人把當票茫無所知的看了一下，放到汗衣上貼胸小口袋裏後，才接過銅子來，坐到窗下一條長檯上，數那從五角錢折好的銅子。來回數了三次，把錢弄清楚了，又在那檯上慢慢的包好，才嘆了一口氣走出了門。

一出了當舖的門，望望天空細雨已經越落越大了，她記起剛才在

當舖櫃台邊時，地下有幾張不知誰人掉下的破報紙，就又重新走回去，拾取了那報紙，把報紙搭蓋着頭部同肩部，作爲一個防雨的寶物，才向距邊街當舖已過十二家後一條小弄子裏走去。

如 聽 錄

□□的邊街位置在×城××市的北方，去本市新近開關的第四號大柏油路約一里又三分之一，去老城牆不到半里。□□的地方因爲年來外國商人資本的流入，市面的發展有出人意外的速度，商埠因爲擴張漸漸有由南向北移去的樣子，所以邊街附近那幾條街，情形也就成天不同。但邊街因太同本地人名爲『白牆的花園』那個專爲關閉下賤的非法的人類牢獄接近，所以商埠的發展，到了某某街以後，就轉而移向東方走去。因爲東方多空地，離開牢獄較遠，那地方原是許多很

卑濕的地方，平時住下無數卑賤的爲天所棄的人畜。到後這地方都被官家把地圈定，按畝賣給了當地財主團，各處皆分段插了標識，過不久，就有人從大河運了無數泥沙同笨重石頭，預備填平了這些地方，又過一些日子，卽在那些地方建築了無數房子了。至於原來住東城卑濕地面草蓬裏的人呢，除了少數年富力強合於工作的，留下來充當小工外，其餘老幼男女，自然就到了全被驅逐趕走的時候了。他們有的向更東一方挪移。有些便移過了比較可以方便一點的北區，過着誰也想像不到的日子。北區因爲這些分子的攪入，自然也彷彿熱鬧了，亂糟糟的，各處空地都搭了篷子，各處破廟裏都填滿了人，各處當街的灶頭，屠桌上，鋪櫃上，一到了夜裏，都有許多無處可棲身的人，爭

先佔據一片地方，裹在破絮裏，蜷伏成一團，閉了兩隻失神憔悴的眼睛，度過一個遙遙的寒夜。

這里雖同××市是一片土地，却因為各樣原因，彷彿被棄樣子，獨立的成爲一區。許多住過××市南區及新闢地段住宅區的人，若非特別事情到過這里，彷彿就不會相信×城還有這樣一些地方。

九月來，在這些仿照地獄舖排的區域裏，一陣乾燥，一陣淫雨，便照例不知從何處而來一個流行傳染病，許多人家小孩子皆害着天花。這病如一陣風，向各處人家稠密的方面捲去，每一家有小孩子的，皆不免有一個患者，各處皆可看到一些人，用紅紙遮蓋着頭部，各處皆看到腫脹發紫的臉兒，各處皆看到小小的棺木。百善堂的小棺

木，到後來被這個區域貧人也領用完了。直到善堂棺木完後，天花還不曾停止牠的流行，街頭成天有人用小籃兒或破蓆，包裹了小小的屍身向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廁所或那種較空闊地方，或人家舖橫門前，總可以發現那種死去不久、全身發脹崩裂、失去了原來人形、不知爲誰棄下的小小屍骸。

地方聰明的當局，關於這類下賤醜濁病症的救濟事情，除了接受一個明事紳董的提議，把邊街盡頭，通過市區繁盛區的街口，各站了一些巡警，禁止抱了小孩出街以外，就什麼也不曾做。照習慣邊街有善堂的公醫院，同善堂的施藥施棺木處，一切救濟就都是這個善堂。但棺木到某一時也沒有了。同時這上帝用污穢來掃滅一切污穢的怪

病，却從小孩轉到了大人方面。一切人都只盼望刮風，因為按照一種無知的傳說，這種從地獄帶來的病，醫藥也只能救濟那些不該死的人，但若刮了一陣風，那些散播天花小鬼，是可以為一陣大風而刮去，終於漸漸平復的。

這收拾一切的風，應當在什麼時候才來？上帝在這里是不存在的，這地方既然為天所棄，風應當從那兒吹來？自然的，大家都盼望着這奇怪的風，可是多數人在希望中都就先死去了。天氣近了深秋，節季已不同了，落了好多天小雨，氣候改變了一些，這傳染病好像也稍稍勢力小了一些。

那個用報紙作帽，在人家屋簷下走着的婦人，這時已走過了名為

小街的一個地方，進了一個低低的用一些破舊洋磁臉盆，無用的木片、一些斷磚、以及許多想像不到的廢物，拌成屋頂的小屋子裏。一進去時，因為裏邊暗了一點，蹣了一腳水，嚇了一跳，就嘶聲叫喚着睡在床上的病人。

『四容，四容，怎麼屋裏水都滿了，你不知道嗎？』

臥倒也算是床的一塊舊舊的不知從何處抬來的門匾上的病人，正在發熱口渴，這時聽到家中人已回來了，十分快樂，就從那個髒絮的一頭，發出低弱的回聲。『娘，你回來了，給我水喝！』孩子聲音那麼低弱，搖動着婦人的感情，婦人把下唇咬着，抑制着自己。

但婦人似乎生了一點氣，站到門口，『你喝多少水呀！我問你，

我們屋子裏全是水了，你不知道嗎？」

『我聽到後面有人嚷鬧，說大通公司挖溝放了水，我聽到他們罵人，可不知是誰罵人。』

婦人不理病人，忽忽走到屋後去了，到了後面，便看到有許多人正在用傢伙就地挖泥壅堤，因為附近過分低了一點，連日雨水已匯積成小湖，儘有灌到這些小小屋子裏的趨勢，但今天却爲了在附近的工廠裏放出積水，那些水都流向這個低處來，所以許多人家即刻都進水了。

這時許多人皆在合作情形下，用一些傢伙從水裏挖起泥來就地堆成小堤，一些從天花中逃出了生命的孩子，疾病同饑餓折磨到他們的

頑健，皆癡癡的站在高處，看他們家裏人作事。

婦人問着一個臉上痘癍還未脫盡正在那裏掘溝的男子，她喊他的名字作祖貴，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那男子正爲了這事有點生氣

說，「怎麼一回事，只有天曉得，我們房屋明天會都在水裏！」

婦人說，「你家也進水了嗎？」

男子說，「可以網魚了！」

婦人說，「別的方法都沒有了嗎？」

那男子就笑了。「什麼方法？」那時正把一鏟泥擡起向小堤上拋去，「就是這個，勞動神聖。」

另外遠一點一個婦人站在水邊發愁，就告四容母親說，「有人已

經告局裏去了，『那婦人意思，則以爲局裏必是很公道的，即刻就有辦法的。』

『告局裏，他們就正想借這件事趕我們！』那男子一面說，一面走過去，把手中的一把鏟子向水中撈着一個竹筒。『局裏人都是強盜！他們只會騙我們罵我們，誣賴我們，他們只差一件事還不會做到，就是放火燒我們的房子。』

有人就說；『莫亂說！』

那有痘癍的祖貴說，『區長若肯說真話，他會詳詳細細告你一切！』

婦人說，『區長說他捐薪水發棉衣，一到十月就要辦這件事！』

『誰得他的棉衣？每個區長都這樣說一次，還有更好聽更聰明的話！他那麼說了，下一次又好派人來排家歛錢，要我們送他的匾。上次爲區長登報，出兩百錢，張家小九子告我們說，報上還看到我的名字，鬼曉得，名字上了報有什麼好處，算什麼事！』

另外一個正在搬取泥土，阻攔到他自己屋旁的老年人，搭着嘴說：『爲甚麼沒有好處，我出一百錢，我就無名字！許多人出一百錢都無名字！』

那祖貴望老年人露出憐憫的微笑，『你要報上有名字嗎？花園裏每次砍一個人，就有一個名字在報上……』

婦人喊那個站在水邊發愁的女人，問，『是誰去告局裏？』那女

人說，『幫人寫信的張師爺，他說，他去局裏報告，要局裏派人來看。他做事是特別熱心的。』

那挖泥土臉有痘癍的男子，就說，『他去報告，一面報告這件事，一面就去陪巡長燒煙，討煙灰吃。』

那發愁的婦人因爲不大同意這句話，就分辯說，『什麼燒煙？張師爺是好人！他幫你們寫信，要過誰一個錢沒有？他那兄弟死了，自己背過××去，回來時眼淚未乾，什麼人說，張師爺，做好事，給我寫個稟帖，他就不好意思拒絕別人這樣的請求！』

祖貴說：『那有什麼用處？誰不承認他是好人？可是人好有什麼用處？況且他幫你做點事，自己並不忘記他自己的身分。他同誰都說

他是一個上士，是個軍籍中人，現在命運不好，被革命的把地位革掉了。他到這里就因為他覺得比你們高貴，比你們身分高一層，可憐你們，處處幫你們的忙。他同你們借錢，借一個就還一個。可是一發癮了，這條曲蟻，除了到巡長處討煙灰吃以外，就沒有什麼去處！」

「可是巡長看得起他，局裏人全看得起他！」

「你說巡長送他的煙灰是不是？」

「他是讀書人。」

「他是讀書人？丟讀書人的醜！」這男子復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他算不得讀書人！讀書人都無恥，我看不起讀書人全體。因為他們認得幾個字，就想得出許多方法欺侮我們，迫害我們，哄我們，騙我

們。我恨他們……」

那發愁女人心想，「你跟誰學來的這些空話？」忙把手指塞到耳朵，把頭亂搖，因為聽到的話好像很不近情，且很危險。她明白祖貴一說到這些時就有許多話，一時不能停止，誰也管不了他，她於是望望天氣，天空中的小雨還在落，她似乎重新記起了自己應發愁的事情，覺得到此辯嘴無意思了，就拉了一下批在肩上的一片舊麻布，跳過了一道小溝，鑽進自己那小屋子裏去了。

這時遠遠的，正有一個婦人在屋裏悠悠的哭着，一定的，什麼充滿了水的小屋裏，一個下賤的生命又斷氣了。在水邊的一些人，即刻就知道了是誰家的孩子去了世，因為這些人，平常時節決不會有什麼

煙子從屋中出來，家中有了病人，卽或如何窮，平時沒有飯吃，也照習氣得預備一點落氣紙錢，到什麼時節病人落氣時，就在床邊焚燒起來，小小的屋子自然卽刻滿了青煙，這煙與婦人哭聲便一同溢出門外，一些好事的或平時相熟的人，就都走過去探望去了。

這時節婦人記起自己家中那個病人要水喝了，忙忽忽回到自己屋裏去，因為地下水已把土泡鬆了，一不小心，便滑了一下，把擱到架上一個空鏝鐵盒子拌落了地，嘩唧唧的響着，手中那一封銅子也打散到水裏了。

床上那病人嘆着氣，衰弱的問着，『娘，你怎麼了？』

婦人懊惱的從水裏爬起，『見了鬼。』她不卽檢錢，把手在身上

擦着，伸到一堆破絮裏去摸病人的額部，走過水缸邊去舀水，但又記起病人喝冷水不好，就說：『四容，你莫喝冷水，等一等我燒水喝。』

病人似乎不甚清醒，只含含糊糊說一些旁的話。

婦人於是蹲到床邊水裏，摸那打散了的一封銅子，摸了半天，居然完全得到了，又數了兩回，才用一塊破布包好了，放到病人的床頭席墊下，重新用那雙濕濕的手去撫摸病人的頭額。

『娘，口乾得很，你爲我舀點冷水給我喝喝罷，我心上發燒！』

婦人一句話不說，擎了一個罐子走出去了，到另外一個正在燒水的人家，討了些溫水，擎回來給病人，病人得到水，即刻就全喝了。把水喝過一會後，病人清醒了許多，就問這時已到了什麼時候，是不

是要夜了。婦人傍在床邊，把頭上的報紙取下來，好好的摺成一方，押到床下去，沒有什麼話說。她正在打量着一件事情，就是剛才到當舖得的那五毛錢，是應當拏去買藥，還是留下來買米？她心中計算到一切，錢只那麼一點點，應做的事却太多了，故不能決定她所應做的事。

那病人把水吃過以後，想坐起來，婦人就扶了他起來，不許他下床，因為床下這時已經全是水了。

婦人見孩子的痛苦樣子，就問他：『四容，你說真話，好了一點沒有？』

『一定好多了，娘你急甚麼？我們的命在天上，不在自己手上。』

「我看你今天燒得更利害。」

「誰知道？」病人說着，想起先一時的夢，就柔弱的笑了。「我先一會兒好像吃了許多桃子同梨，這幾天甚麼地方會有桃子？」

婦人說，「你想吃桃子嗎？」

「我想吃橘子。」

「這兩天好像有橘子上市了。」

「我想到的很多，不是當真要吃的。我夢到很多我們買不起的東西！我夢裏看到多少好東西呀！我看到大魚，三尺長的大魚，從雞籠裏跳出來，這是什麼兆頭？——天知道，我莫非會要死了！」

婦人聽說要死了，心裏有一點兒紛亂，却忙說，「魚自然是有餘

有剩。……」

這時那個門口，有一個過路的相熟婦人，拖着啞啞的聲音向裏面人發問，「劉孃，劉孃，怎麼，你在家嗎？孩子不好一點了嗎？」

「好一點，謝謝你問到他，我這屋子裏全是水了，你不坐坐嗎？」

「不坐喔，我家裏也是水！今天你怎麼不過花園？我在審貨舖碰到七叔，他問你，多久不見你了。他要你去，有事情要你做。」

「七叔孩子不好了嗎？」

「你說是第幾的？第二的早好了，第四的第五的早埋了。」

那病人聽到外面的話，就問婦人，「娘，怎麼，七叔孩子死了

嗎？」婦人趕快走到門外邊去，向那個停頓在門口的女人搖手，要她不要再說。

不一會兒，這婦人就離了病人，過本地人大家都叫牠作『白牆的花園』的監牢那邊去，在監牢外一條街上，一家買煙的小屋前，便遇着了專司這個監牢買物送飯各樣雜瑣事情的七叔。這是一個禿頭紅臉小身材的老年人，在監獄裏作了十四年的小事，討了一個瘋癱的妻，女人什麼事都不能作，却睡在床上爲他生養了五個兒女。到了把第五個小孩，養到不必再吃奶時，婦人却似乎盡了那種天派給她做人的一分責任，沒有什麼理由再留到這個世界上，就在一場小小的寒熱症上死掉了。這禿頭七叔，哭了一場，把婦人從床上抬進棺木裏，伴着白

木棺材送出了郊外，因此白天就到牢裏去爲那些地獄中人跑腿，代爲當當東西，買買物件，打聽一下消息，傳達一些信件，從那些事務上得到一點點錢，晚上就回來同五個孩子在一張大床舖上睡覺，把最小的那一個放到自己最近的一邊。白天出去做事時，命令大孩子管照小孩子，有時幾個較大的孩子，爲了看一件熱鬧事情爭跑出去了，把最小的一個丟到家裏，無人照料，各處亂拉屎拉尿，哭一陣，無一個人理會，到後哭倦了，於是就隨便在什麼地方睡着了。

這禿頭父親因爲聖念到幾個幼小的孩子，常常白天回去看看，有時就抱了最小那一個到獄中去，站到柵欄邊同那些犯人玩玩。這禿頭同本街人皆稱爲劉孃的婦人，原有一點親戚關係，所以婦人也有機會

常常在牢獄走動走動，凡有犯人請托禿頭做的事，當禿頭忙不過來時，就由婦人去作。照例如當點東西，或買買別的吃用物品，婦人因為到底是一個婦人，很耐煩的去講價錢，很细心的去選擇適當的貨物，所以更能得到獄中的信任與喜悅。她還會縫補一點衣服，或者在一塊布手巾上用麻線扣一朵花，或者在腰帶上打很好的結子，就從這牢獄方面得到一種生活的憑藉，以及生存的意義。有時這些犯人中，有被判決開釋出去了，或者被判決處了死刑，犯人的遺物，却常常留着話，把來送給禿頭同婦人。沒有留着話說，自然歸看獄管班，但看獄管班，却仍然常常要婦人代為把好的拿去當舖換錢，壞一點的送給婦人作為報酬。

因爲本地天花的流行，各家都有了病人，一個在學剃頭的孩子四容，平時頑健如小馬，成天隨了他的師傅，肩挑緊有小小朱紅旗竿的擔子，到各處小地方去剃頭，忽然也害了這髒病。這寡婦服侍到兒子，忙到過公醫院去討發表藥，忙到過藥王宮去求神，忙到一切事情，所以好一些日子，不曾過花園那邊去。

就是那麼幾天，多少人家的小孩子都給收拾盡了。

婦人見到了禿頭七叔，就走過去喊他，『七叔，』禿頭望着婦人，看看婦人的神氣，以爲孩子死了。禿頭說：『怎麼，四容孩子丟了嗎？』婦人說，『沒有。我聽人說小五小四，……』

禿頭頭略顯出慌張，『你來，到我家坐坐罷，我同你說話。』

秃頭就煙館門前攤子上的香火，吸燃了一根紙煙，端整了一下頭皮上那頂舊毡帽，匆匆的向前走後。婦人不好說什麼話，心裏也亂亂的，就跟着秃頭走去。秃頭一面走一面心裏就想，死了兩個還有三個，誰說不是那個母親可憐小孩子活下受罪，父親照料受折磨，才接回去兩個？

如 第 幾 第

婦人到秃頭家裏去，談了一陣死的病的一切事情，把秃頭囑咐代向萬盛去當的銀鐲釧同戒子，袖到身上後，就辭了秃頭，過後街去。把事辦妥後又到獄裏去找秃頭，交給錢同當票，又爲另一個犯人買了些東西，事情作完回家時，天已快夜了。那時四容已睡着了，就把所得脚步錢從攤子上買來的兩個大橘子，給放在四容床邊，等候他醒

來，看是不是好了一點。四容醒時同他媽說後而水蕩裏，搗泥巴攔水的，有人發現了一個小屍首，不知是誰拋入河裏的，大家先曬了半天。婦人說，『管他是誰的，埋了就完了。』說了就告給四容，『買得了兩個橘子，什麼時候想吃就吃。』四容吃了一個橘子，却說『今天想吃點餅，不知吃不吃得。』婦人想，痘落了漿怎麼不能吃，不能吃餅又吃什麼？

過後聽到門前有打小鑼的過身，婦人趕忙從病人枕下取了些錢，走出去買當夜飯吃的切餅同燒薯。回來時，把一衣兜吃的東西都向床上拋去，一面笑着，一面扯脫脚下浸濕透了的兩隻鞋，預備爬到床上吃夜飯。四容見到他娘發笑，不知爲甚麼事，就問他的娘，出去碰到了

誰。婦人說，『不碰到誰。我笑祖貴，白天挖溝洩水時，一面挖泥一面罵張師爺，這時兩人在攤子邊吃餅喝酒，又同張師爺爭到會鈔，可是兩個人原來都是記帳。』

『他們都能記帳！』

『他日有錢時又不放賴，爲甚麼不可以記帳？』

『祖貴病好了嗎？』

『什麼病會打倒他呢？誰也打不倒他，他躺到床上六天，喝一點水，仍然好了。』

『他會法術。他那樣子是會法術的神氣。』

『那裏，他是一個強硬的人——人——強硬還怕誰。』

「張師爺也是好人，他一見了我，就說要告我認字。我說我不想當師爺，還是莫認字罷。他不答應我這話，以爲我一定得認識點字才對。他要我拜他做老師，說懂得書那是最尊貴沒有了。」

「認字自然是好的，他成天幫人的忙，祖貴罵他，只口口聲聲說要把他頭悶到水裏去，淹得他發昏，他就從不生氣！這是一個極好的人，因爲人太好，命運才那麼壞！」

「他們是一文一武，若……，可以輔佐真命天子！」

「說鬼話，你亂說這些話，要割你的嘴！」

「是我師傅說的。」

「你師傅若那麼亂說，甚麼時候，就會用自己的剃刀，割他自己

的嘴。』

母子兩人吃着切餅，喝着水，說着各樣的話，黑夜便來了，黑夜把各處角隅慢慢的完全佔領後，一切都消失了。

在同一地方，另外一些小屋子裏，一定也還有那種能夠在小灶裏塞上一點濕柴，升起晚餐烟火的人家，濕柴畢畢剝剝的在灶肚中燃着，滿屋便竄着嗆人的煙子，屋中人，藉着灶口的火光，或另一小小的油燈光明，向那個黑色的鍋裏，倒下一碗魚內臟或一把辣子，於是辛辣的氣味同煙霧混合，屋中人皆打着噴嚏，把臉掉向另一方去，過一時，他們照規矩，也仍然那麼一家人同在一處，在濕濕的地上，站着或蹲着。在黑暗中把一個日子一頓晚飯打發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強梁的祖貴，就同那個在任何時節，任何場合裏，總不忘記自己是一個上士身分的張師爺，依照晚上兩人約好的辦法，拏一張白紙，一塊硯台，一枝筆，排家來看察，看是不是水已侵進了屋子，又問訊這家主人，說明不必出一個錢，只寫上一個名字，畫個押，把請願稟帖送到區裏去，同時舉代表過工廠去，要求莫再放水，看大家願不願意。一些人自然是誰都願意的，雖然都明白區裏不夫管這些事情，可是稟告了一下，好像將來出什麼事情就有話說了。

說到推代表，除了要祖貴同張師爺一文一武，誰還敢單獨出場。平常時節什麼事就得這兩個人，如今自然還是現成的，毫無異議，非兩人去不行！可是那個文的，對於這一次事情，却說一定要幾個女

的同去，一定順利一點。他在這件事上還不忘記加一個雅諛，引經據典，證明『娘子軍到任何地方都不可少』。因為這件事同爲了稟帖上的措詞，他幾乎被祖貴罵了一百句野話，可是他仍然堅持到這個主張。他以為無論如何代表要幾個女的，措詞則爲『懇予俯賜大舜之仁』，才能感動別人。祖貴雖然一面罵他一面舉起拳頭恐嚇他，可是後來還是一切照他的主張辦去，因為他那種熱心，祖貴有時也不好意思不降服他了。

當兩人走到四容家門口時，張師爺就啞啞的喊着：

『劉孃，劉孃，在家麼？』

婦人正坐在床上盤算一件值幾百錢的事情，望到地下的水發愁，

聽聽有熟人聲音了，就說，『在家，做甚麼？』因為不打量要人進屋裏來，於是又說，『對不起，我家裏全是水了！』祖貴說，『就是爲水這一件事，寫一個名字，等一會兒到廠裏去。』

婦人知道是要拚錢寫稟帖，來的是祖貴，不能推辭，便問：『祖貴，一家派多少錢？』

『不要錢，你出來吧，我們說說。』

婦人於是出來了，站到門外，用手拉着那破舊的衣襟，望到張師爺那種認真神氣好笑。那上士說，『我們都快成魚了，人家把我們這樣欺侮可不行！這是民國，五族平等，這樣來可不行！』

婦人常常聽到這個人口上說這些話，可不甚明白他的意思所在，

也順口打哇哇說，『那是的，五族共和，這樣來可不行！』

『我們要我們做人的權利，我們要向他們總理說話。』

『你昨天不是到區裏說了嗎？』

這上士，不好意思說昨天到區長處說話時，被區長恐嚇的種種情形了，就囁囁嚅嚅向旁人申訴似的，說是『一切總是道理，不講道理，國家也治不好。』

站在路中泥水裏的祖貴，見這人又在說空話了，就說，『甚麼治國平天下？大家去一趟，要他們想一個辦法，講道理，自然好了，不講道理，自己想法對付！』

婦人說，『要去我們全去，我不怕他們！』

那上士說，『就是要大家去的，劉嬢你就做個代表好了。』

什麼是代表婦人也不明白，只聽說是去廠裏區裏的事，爲得是大家的房子，所以當下就答應了。兩個人於是把名字寫上，約好等一會兒過祖貴家取齊，兩個人又過另一家說話去了。

請願的團體一共是十三個公民所組成，張師爺同祖貴充當領袖，大家集合成羣先過警察所去，站到警察所門前，托傳達送請願稟帖進去，等了大半天，還無什麼消息。等了許久大家都有點慌了，不知是回去還儘是等在這里好。祖貴出主意，要師爺一個人進去看看。這個人，明白這是公衆的意見，便把身上那件舊棉外套整理了一下，口中念念有詞，擬定了要說的話，傳達原是認識他的人，見他想進去，就

讓他進去了。

進去一會兒，這人臉上喜洋洋的走出來了。因為昨天他一個人來說時，區長還說再來說就派人捉了他，把他細綁起來喂一嘴馬糞，今天恰逢區長高興，居然把事情辦好了。他出來時手中拿得有一個區長的手諭，到了外邊，就念區長的手諭給大家聽：

『代表所呈已悉，仰各回家，安心勿躁，靜候調查，此諭。』

大家這時面面相覷，似乎把應作事情已作完了，都預備散去，另一個人就說：『大家慢點，我們要張師爺再代表我們進去一趟，只請這時就派一個人跟我們去看看。我們別的不要，只要看看我們的住處就行！』

祖貴以爲要這邊看看，不如要廠裏派人看看。倒是請一個巡士同我們過廠裏說說爲好。

塗

師爺用不着大家催促，卽刻又自告奮勇進去了，不一會，就有一個值班的警察，一路同師爺說話一路走出來，一羣人圍攏去，師爺把

祖貴抓過一旁，輕輕的說，『先到廠裏去說話，再看我們那個。』

181

過一陣，一些人就擁了巡警到××小鐵廠門外了，守門的拿了願書進去，且讓隨來的巡警同祖貴張師爺三人到門房裏去坐，祖貴却不願意，仍然站到外面同大家候着。這廠裏大坪原來就滿是積水，像一個湖沒有洩處。一會兒那個守門人出來了，手裏仍然拿着那個願書，說，『監督看過了，要你們回去。』

祖貴說，『不好，我們不能那麼回去。勞駕再幫我們送上去，我們要會當事的談話！』

張師爺說，『我們十三個代表要見你們監督！』

那個守門的有點爲難了，就同隨來的巡士說，『辦不好！這是天的責任，你瞧我們坪裏的水多深！』

巡士說，『天的責任，我們院子裏也是多深的水。』

婦人劉孃便說，『誰說是天的罪過？你們這邊不挖溝放水，水也不會全流過去。』

另一個女人自言自語的又說『今天再放水，我們什麼都完了！』

那守門的心裏想，『你們什麼都完了？你們原本有什麼？』

祖貴逼到要守門的再把願書送進去一次，請他們回話，巡士也幫同說話，守門的無可如何，就又沿了牆邊乾處走到裏面去了。不多久，即見到那個守門人，跟着一個穿長衣的高人出來，這人中等辦事員模樣，走路氣概堂堂的，手中就拿着剛送進去的願書，臉上顯出十分不高興的神氣，慢慢的低着頭走出來。到了門前，就問『有什麼事一定要來說話。』那種說話的派頭，同說話時的神氣，就使大家都有點怕。

這人見無一個人答話，就問守門人，那個願書是不是他們要他拿進去的。祖貴咬咬嘴皮，按捺到自己的火性，走過去了一點，站近那個辦事人身邊，聲音重重的說，『先生，這是我們請他拿進去的。』

那穿長衣人估計了祖貴一眼，很鄙夷的說，「你們要怎麼樣？」

祖貴說，「你是經理是監督？」

「我是督察，什麼事同我說就行！」

「我們要請求這邊莫再放水過去，話都在帖子上頭！」

穿長衣的人，就重新看了一下手上那個願書的內容，頭也不願意

抬起，只說，「一十三個代表啊，好！可是這不是我們的事情，公司

不是自來水公司！天氣那麼糟，只能怪天氣，只能怪天氣！」

「我們請求這邊不要再放水就行了！」

「水是一個活動東西，牠自己會流，那是無辦法的事情！」

張師爺就說，「這邊昨天掘溝，故意把水灌過去。」

那人有點生氣神氣了，「什麼故意灌你們。莫非這樣一來，還會變成謀財害命的大事不成嗎？」

那人一眼望到巡警了，又對着巡警冷笑着說，「這算什麼事情？」

謀財害命，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你們區裏會曉得的！楊巡官前天到這兒來，與我們監督喝茅缺酒，就說……」

祖貴皺着眉頭截斷了那人的言語，「怎麼啦！我們不是來此放賴的，先生。我們請你們這裏派人去看看，這裏有的是人，只要去看，就明白我們的意思了。這位巡警是我請來的，楊巡官到不到這裏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要得是公道，不要別的！」

「什麼是公道！廠裏並不對你們不公道！」

「我們說不能放水灌我們的房子，就只這一件事，很不公道。」

「誰打量灌你們的房子？」

「不是想想，不是有意無意，你不要說那種看不起我們的刻薄話。我們都很窮，當然不是謀財害命。我們可不會誣賴人。你們自然不是謀財害命的人，可是不應該使我們在那點點小地方也站不住脚！」

代表中另一個就撇着嘴說，「我們繳了租錢，每月都繳，一個不能短少！」

「你租錢繳給誰？」

「繳給誰嗎？……」那人因無話可說，囁嚅着，望到祖貴。

那長衣人說，『這租錢又不是我姓某的得到，你們同區裏說好了！』

祖貴十分厭煩的說，『喂，夠了，這話請您駕不要說了。我們不是來同您駕罵娘的，我們來請求你們不要再放水！你們若還願意知道因為你們昨天掘溝放水出去，使我們那些豬狗窩兒所受的影響，你不妨派個人去看看，你們不高興作這件事，以為十分麻煩，那一切拉斷。』

那長衣人說，『這原不是我們的事，你們向區裏說去，要區裏救濟好了。』

『我們並不要你們救濟，我們只要公道！』

『什麼叫作不公道？你們去區裏說罷。』

祖貴說，『您駕這樣子，派人看看也不願意了，是不是？』

那人因為祖貴的氣勢凌人，眼睛裏估了一個數目，冷冷的說，
『代表，你那麼兇幹嗎？』

『你說幹嗎，難道你要捉我不成？』

『你是故意來搗亂的！』

『怎麼，搗亂，你說誰？』這強人十分生氣，就想伸手去抓那個人的領子。那人知道自己不是當前一個的對手，便重複的說，『這是搗亂，這是搗亂，』一面趕忙退到水邊去。大家皆用力拉着祖貴，只擔心他同廠裏人打起架來。

兩人忽然吵起來了，因為祖貴聲音很高，且就想走攆去揍這個辦事人一頓，裏面聽到吵罵，有人忽忽的跑出來了。來的是一個胖子，背後還跟得有幾個閒人，只問什麼事什麼事。先前那個人就快快的訴說着，張師爺也亂亂的分辯着，祖貴睨了這新跑出的人一眼，看看身分似乎比先來的人強，以為一定講道理多了，就走近胖子，指到一羣人說：

『這是十三個代表，我們從小街派來的，有一點事到這里來。因為你們這邊放水，我們房子全浸水了。我們來請你們這邊派一個人同到這位巡士去看看，再請求這邊莫再放水過去，這一點點事情罷了。我們不是來這裏吵嘴的！』

那人只瞥了祖貴一眼，就把高個兒手中的願書，拿到眼邊看了一下，向原先吵嘴的人問，『就是這一點兒事嗎？』那人回答說，『就是這事情。』

胖子裝模作樣的罵着那人，『這點點事情，也值得讓這些烏七八糟的人到公司大門前來大吵大鬧，成個甚麼規矩！』

張師爺說，『我們不是來吵鬧，我們來講道理！』

那胖子極不屑的望到卑瑣的上士身上那件髒軍衣，正要說『什麼道理』這樣一句話，祖貴一把拉開了上士，『我們要說明白，這裏是一位見證，』說時他指到區裏隨的一位巡警，『他見到我們一切行爲，他親眼看到！』

那胖子向祖貴說，「我聽到你們！這裏不是你們胡鬧的地方！你們到區裏說去！你只管稟告區裏，」這人說了就叫站在身旁另一個人，要他取一個片子，跟這些人到區裏去見區長，一面回過頭來問那個巡警，「楊巡官下班了沒有，」顯然的，是要這巡警知道站在面前同他說話的人，是同他們上司有交情，同時且帶得有要那班代表聽明白的意思。接着又告給先前那個高人，不要同他們再吵……。

祖貴只是冷笑，等那胖子舖排完了，就說，「這是怎麼？你們這樣對付我們，這就是你們的道理！上區裏打官事，決定了沒有？」

那胖子不理不睬，自己走進去了。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說好，互相對望着。

張師爺想走過去說話，祖貴把這上士領口拉着，朝門外一送，向大家掃了一眼，『走，媽的！咱們回去！甚麼都不要說了！不要公道！』

大家見到祖貴已走，都怯怯的，無可奈何的，跟到背後走了。

一出了大門，張師爺就嚷着，聊以自慰的神氣說着各種氣憤大話，要報仇，要燒房子，要這樣那樣，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脾氣，絕對不會做出這種嚇人的事情。到了小街時，女人中有人望到區裏巡警，跟着在後面來的，就問祖貴，是不是要請巡警排家去看看。祖貴把代表打發走了，同張師爺帶了巡警各處去看看，一句話不說，看了一陣，那巡警就回區裏回話去了。

請願的事很明白的是完全失敗了。大家都耽擱了半天事情。婦人回到家裏，看看屋中的水，似乎又長多了一點。走到屋後去看看，屋後昨天大家合挖的那條溝，把水雖然擋住了，可是若果今天廠裏再放水，就完全無用了。四容那時已睡着了，本來今天預備買藥，這時看看四容睡得很好，又打量不買藥，留下錢來作別的用處。因為屋中水太多，作什麼事都不方便，這婦人就想到用個甚麼東西，把水舀去一點，再撒點灰土，一定好點。各處找尋的結果，得了一塊舊鋸鐵皮，便蹲到門前把水舀着。做了半天脚也蹲木了，還似乎不行。後來有人來到，站到門前告她，張師爺還想到區裏去要求公道，祖貴要打他，兩人現在正吵着。還說早上全是師爺出的主意，向那些人請什麼願，

祖貴始終就不大贊同，只說大家齊心來挖一條大溝到城邊去，水就不會再過來了。……

婦人因為四容的病好像很有了一點兒轉機，夜間她就仍然打量到所得的那五毛錢，是不是必須要照到醫生所說的話，拏去買藥。又想天氣快冷了，四容病一好，同師傅上街做生意，身上也得穿厚一點。同時記起日裏同祖貴他們到廠裏吵架情形，總迷迷糊糊睡得不大好，做了一些怪夢，夢到許多貧人不合理的希奇事情，且似乎同誰吵了半天，賭了許多咒，總永遠分解不清楚。

不知如何，婦人忽然驚醒了，就聽到有人在屋後水蕩邊亂嚷亂叫，起先當作是水漲大了，甚麼人家小屋被水浸透弄坍了，心裏忡忡

的，以爲無論在什麼時候，自己頭上這一塊房頂，也一定會猛然坍下來，把自己同四容壓在下面的。這時悄悄的伸手去捏四容的脚，四容恰恰也醒了，問到他媽，是誰在喊叫。只聽到門前有人蹣水跑過去，嘩嘩的響着。隨後又是兩個人蹣水跑過去。於是聽到遠處聲音很亂，且聽遠處夾雜有狗叫，有別的聲音，正似乎出了什麼大事一樣。婦人心裏想：難道漲大水了嗎？又想，莫非是什麼人家失了火吧？爬起一看，屋角都爲另一種光映照得亮堂堂的，可不正是失火！這時別一個人家也有人起身了，且有人在門前說話，婦人慌慌張張，披了衣服，顧不到屋中的水，赤了脚去開門，同那些正在說話的人搭話，問是甚麼地方。

那時天已經發白了，起來的人多了。許多人都向廠裏那方面街上跑去。只聽人說失了火失了火，各人都糊裏糊塗，不知道究竟在甚麼地方，甚麼人家。只見天的一邊發着紅光，彷彿平常日頭出來的氣派，看來很近，其實還隔得很遠，大家都估計着，無論如何也是在後街那一方面。天空大堆大堆的火焰向上捲去，那時正有一點兒風，風捲着火，摧拉着，毀滅着，夾雜着一切聲音。婦人毫無目的也跟着別的人向起火的那方面走去，想明白究竟，路上只聽到有向回頭走的人，說是花園起了火。又說所有的犯人都逃走了。又說衙門的守備隊，把後街每一條街口都守着，不讓一個人過去，過去就殺，已有四個人被殺掉了。

婦人一面走一面心裏划算，這可糟了，七叔一家莫會完全燒死了！她心裏十分着急，因為在花園那一方面，他還放的有些小債，這些債是預備四容討媳婦用的，獄裏起了火，人都燒死了，這些帳目自然也完全摧了。

再走過去一點，跑回來的人都說，不能過去了，那邊路口已有人把守，誰也不能通過，爭着過去說不定就開槍。因此許多懷了好奇心同懷了其他希望的閒人，都掃了興，有些在先很高興走出門的，這時記起自己門還未關好，婦人們記起家中出痘疹的兒子，上年紀的想起了自己的腰脊骨風痛，絡繹走來，又陸續的回去了。雖然聽到說不能通過的話，仍然想走到盡頭看看的，還有不少的人。婦人同這些人就

沈從文著 出類集

198

湧近去花園不遠的花園前街弄口，擠過許多人前面去，才看到守備隊把槍都上了刺刀，橫撇着在手上，不許人衝過去。街上只見許多人搬着東西奔走，許多挑水的人忽忽忙忙的跑。但因為地方較近，街又轉了灣，反而不明白火在什麼地方了。

不知是誰，找得了道士做法事用的銅鑼，胡亂的在街上敲着，一直向守備隊方面衝過來，向小街奔去，一面走一面儘喊，『挑水去，挑水去，一百錢擔，一百錢擔！』聽到這話，許多人知道發財的時候快到了，都忙着跑回去找水桶，大家擁擠着，踐踏着，且同時追隨到這打鑼人身後跑着吼着，紛亂得不能想像。

婦人仍然站到牆下，看到這些人。看了一會兒見有人挑水來，守

備兵讓他過去了。她心裏望着七叔家幾個小孩子，不知火燒出街了有多遠，前街房子是不是也着了火，就昏昏的也跟挑水的人跑，打量胡混過去。兵士見了却不讓她過去，到後大聲的嚷着，且用手比着，因為看她是女人，終於得到許可擠過去了。進了後街，才知道火就正是在七叔住處附近燃着，救火人挑了水隨便亂倒，潑得滿街是水，有些人心裏嚇慌了，抱了一塊木板或一張椅子亂竄。有些人火頭還離他家很遠，就拿了杠子亂擡屋簷。她慢慢的走攏去了一點，想逼近那邊去，一個男子見到了，嘶聲的喊着，拉着她往回頭路上跑去，也不讓她說話，不管她要做些什麼事，糊糊塗塗被拉到街口，那為大火所驚嚇而發癩的男子却走了。

她仍然是糊糊塗塗，擠出了那條小街。這時離開了火場已很遠了，看到有許多婦人守着一點點從烟中火中搶出的行李，坐在街沿恣意的哭泣。看到許多人在搬移東西。一切都毫無秩序，一切都亂七八糟。天已漸漸大明了，且聽到有人說火不是從花園起的，獄中現時還不會着火，燒的全是花園前街的房子。另外又聽到兵士也說獄中沒有失火，火離獄中還遠。她這時似乎才覺得自己是赤光兩隻脚，忽然想起在此無益，四容在家中會急壞了，就跑回小街屋裏去。

四容因為他母親跑出去了半天，只聽到外面人嚷失火，想下地出外看看，地下又全是水，正在十分着急。婦人回來了，天也大亮了，母子兩人皆念着七叔一窩小孩，不知是不是全燒死了，還是只留下老

的一個。過一會有人從門外過身，一路罵着笑着，聲音很像祖貴，婦人就隔了門忙喊祖貴，跑出去就正看到那強徒，頭上包了一塊帕頭，全身濕漉漉的又灰甫甫的，臉上也全是煙子，失去了原來的人形，耳邊還有一線血，沿一直臉頰流下，顯然的，一望而知，這個人是才從失火那邊救火回來的了。

婦人說：『祖貴你傷了！』

那男子就笑着，『甚麼傷了病了，你們女人就是這樣的，出不了點兒事。』

『燒了多少呢？還在燒嗎？』

『不要緊，不再會接了。』

『我想打聽一下，管監裏送飯的禿頭七叔家裏怎麼了？』

『完了，從宋家煙館起，一直到邊街第四弄財神廟，全完事了。』

『哎喲，要命，』婦人低聲的嚷着，也不再聽結果，一返身回到自己屋裏，就在水中套上那兩隻破鞋，囑咐了四容不許下床，就出門向失火後街跑去。祖貴本來走過去快要進他自己屋子，見婦人出來，知道她一定是去找熟人了，就喊叫婦人，告給她，要找誰，可以到岳廟去，許多人逃出來都坐在岳廟兩廊下。

到了岳廟門前，一個人從人叢中擠出拉着她膀子，原來正是禿頭七叔。禿頭帶她過去一點，看到幾個孩子都躺在一堆棉絮上發癡，較

小的一個已因爲過分疲倦睡着了。

婦人安心了。『哎喲，天保佑，我以爲你們燒成炭了。』

那禿頭亂了半天，把一點舖陳行李同幾個孩子從煙裏抱出來，自己一切東西都燒掉了，還發癩似的極力幫助別人搶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難的女人小孩。天明後，火勢已塌下去了，他還不知道，儘來去嚷着，要看熱鬧的幫忙，儘管喊水，自己又拿了長長的叉子，打別人的屋瓦，且逼到火邊去，走到很危險的牆下去，爬那些懸在半空燃着的橡皮。到後經人拉着他，問到他幾個孩子是不是救出來了，他才像是憬然明白他所有全燒光了，方趕忙跑回岳廟去看孩子。這時見到婦人關心的神氣，反而笑了。禿頭說：

『真是天保佑，都還是活的。可是我屯的那點米，同那些……』

這時旁邊一堆絮裏一個婦人，忽然幽幽的哭起來了，原來手上抱着的孩子，剛出痘疹免漿，因驟然火起一嚇，跑出來又爲風一吹，孩子這時抱在手中斷氣了。許多原來哭了多久的，因驚嚇而發了癡的，爲這一哭都給楞着了。大家都呆呆望着這婦人，儼然忘了一身所遭遇的不幸。

婦人認得她是花園前街銅匠的女人，因走過去看看，怯怯的摸了一下那擱在銅匠婦人手上的孩子，『周氏，一切是命，算了，你銅匠？』

另外一個人就替銅匠婦人說，『銅匠過江口好些日子了，後天才

會回來。」

又是另外一個人却爭着說，「銅匠昨天回來了，現在還忙忙的挑水，幫別人救別的房子。」

又一個說：「澆一百石水也是空的，全燒掉了！」這人一面說，一面想起自己失掉了的六歲女兒，呱的就哭了，站起來就跑出去了。另外的人都望到這婦人後身，可憐的笑着，且互望了一眼，搖着頭，（重新記起自己的遭遇，）嘆息着，詛咒着，埋怨着。

205

旋即有一個男子，從岳廟門前忽忽跑過去，有一女人見到了，認得是那個銅匠，就銳聲喊着「銅匠師傅」，那男人就進來了。那年青男子頭上似乎受了點傷，用布紮着，布也浸濕了。銅匠婦人見了丈

夫，把死去了的小孩交給他，像小孩子一樣縱橫的流淚，銅匠見了，生氣似的皺着眉頭，『死了就算事，你哭甚麼？』婦人像是深怕銅匠會把小孩擲去，忙又把屍身搶過來，坐到一破絮上，低下頭兀自流淚。

那時有人看到這樣子，送了一些紙錢過來，爲在面前燃着。

銅匠把地下當路的一個破碗檢拾了一下，又想走去，旁邊就有一個婦人說：『銅匠，你哄哄周氏，要她莫哭。你得討一副匣子，把小東西裝好才是事！』

四容的媽忙告奮勇說：『我幫你去討匣子，我就去罷。』說着，又走到禿頭七叔個幾個小孩子身旁，在那骯髒小臉上，很親切的各拍

了一下，就忽忽的走了。

到善堂時無一個人，管事的還不會來，守門的又看熱鬧去了，就坐在大門前那張長櫈上等候，等了多久，守門的回來了，才說一定得管事的打條子，過東興厚廠子裏去領，因為這邊已經沒有頂小的了。說是就拿一口稍微大一點的也行，但看門的作不了主，仍然一定得等管事先生來。

一會兒，另外又來了兩個男子，也似乎才從火場跑來領棺材的，婦人認識其中一個，就問那人『是誰家的孩子』。那人說，『不是一個小孩子，是一個大人小孩子，——小街上的張師爺！』

婦人聽着嚇了一跳，『怎麼，是張師爺嗎？我前天晚上還看到他

同祖貴喝酒，昨天還同祖貴在廠裏說話，回來幾乎罵了半夜，怎麼會死了？」

『你昨天看到，我今天還看到！他救人，救小孩子，救雞救貓，自己什麼都沒有，見火起了，手忙腳亂幫到別人助熱鬧；跑來跑去同瘋狗一樣，告他不要白跑了，一面罵人一面還指揮！告他不要太勇敢了，就罵人無用。可是不久一磚頭就打悶了，抬回去一會兒，喔，完事了。』

那守門的說，『那是因爲煙館失火，他不忘恩義，重友誼！』

婦人正要說『天不應當把他弄死，』看到祖貴也忽忽的跑來了，

這人一來就問管事的來了沒有，守門的告他還沒來。他望到婦人，問

婦人見不見到禿頭，婦人問他來做什麼，才曉得他也是來爲張師爺要棺木的。

婦人說：『怎麼張師爺這樣一個好人，會死得這樣快？』

那強硬的人說：『怎麼這樣一個人不死的這樣快？』

婦人說：『天不應當——』

那強硬的人扁了一下嘴唇，『天不應當的多着咧。』因爲提到這些，心裏有點暴躁，隨又向守門人說，『大爺，你去請管事的快來才好！還有你們這裏那個瘦個兒子，不是住在這裏嗎？』

那守門的不卽作答，先來的兩個人中一個就說：『祖貴，你回去看看罷，區長派人來驗看，你會說話點，要回話！我們就在這兒等候

罷。」

「區長派人來看，管他媽的。若是區長自己來看，張師爺他會爬起來，笑迷迷的告他的傷處，因為他們要好，死了也會重生！若是派人來，讓他看去，他們不會疑心我們謀財害命！」

這人雖然那麼說着，可是仍然先走了。婦人心想，「這人十磚頭也打不死，」想着不由得苦笑。

又等了許久，善堂管事的才來了，一面進來，一面拍着肚子同一個生意人說到這一場大火的事情，在那一邊他就聽到打死一個姓張的事情了，所以一見有人在此等候，說是為那死人領棺木，就要守門的去後殿看，一面開他那廟房的辦事房的門，一面問來領棺木的人，死

人叫什麼名字，多大年歲，住甚麼地方。其中一個就說，「名字叫張師爺。」

想不到那管事的就姓章，所以很不平的問着，「怎麼，誰是什麼

張師爺李師爺？」

那人就說：「大家都叫他作張師爺。」

管事的於是當真生氣了，「這裏的棺材就沒有爲什麼師爺預備的，一片手掌大的板子也沒有！你同保甲去說罷。我們這裏不辦師爺的差，這是爲貧窮人做善事的機關！」

這管事因爲生氣了，到後還說，「你要他自己來罷，我要見這師爺一次！」

那陪同善堂管事來的商人，明白是死者師爺兩個字，觸犯了活的師爺的忌諱了，就從旁打圓兒說，『不是那麼說，他們一定弄不明白。大家因為常常要這個人寫點信，做點筆墨事情，所以都師爺師爺的叫他。您就寫一個張三領棺材一口得了，不然寫李四也行，這人活時是一個又隨便又洒脫的人，死了也應是一個和氣的鬼，不會在死後不承認用一個張三名義領一副匣子的！』

如 苑 集

管事經此一說，就什麼話也不能說了，只好翻開簿子，打開墨盒，從他那一排三枝的筆架上，抓了他那小綠穎花桿尖筆記帳。到後就輪到四容的媽來了，一問到這婦人，死的是一歲的孩子，那管事就偏過頭去，很為難似的把頭左右擺着，說這邊剩下幾副棺材，全不是

爲這種小孩預備的。又自言自語的說，小孩子頂好還是到什麼地方去找一提籃，提出去，又輕鬆，又方便。婦人聽到這管事代出主意，又求了一陣，仍然說一時沒有小材，心中苦辣辣的，不敢再說什麼，只好走回岳廟去報告這件事情。

到了岳廟，銅匠婦人已不哭了，兩夫婦已把小孩屍身收拾停妥了，只等候到棺木，聽婦人說善堂不肯作這好事，銅匠就說：『不要了，等會兒抱去埋了就完了。』可是他那女人聽到這話，正吃到米粉，就又哭了。

婦人見禿頭已無住處了，本想要幾個孩子到她家去，又恐怕四容的病害了人家的孩子，不好啓齒，就只問禿頭七叔，預備這廟裏還是

過別處去，禿頭七叔就說等一會要到花園去看，那邊看守所有間房子，所長許他搬，他就搬過去，不許搬，就住到這廊下，大家人多也很熱鬧。婦人因為一面還望到家中四容，就回去了。到了家裏，想起死了的張師爺，活時人很好，就走過去看看。他那屍身區裏人已來驗看過了，熟人已把他抬進棺木去了。所謂棺木，就是四塊毛板拼了兩頭的一個長匣子，因為這匣子短了一點，只好把這英雄的腿膝略略屈着。旁邊站了一些人，都悄悄靜靜的不說話。那時祖貴正在那里用釘鎚敲打四角，從那個空罅，還看到這個上士的一角破舊軍服。這棺木是露天擺在那水蕩邊的，前面不知誰焚了一小堆紙錢，還有火在那裏燃着。棺木頭上擺了一個缺碗，裏面照規矩裝上一個煎雞子，一點水

飯。當祖貴把棺木四隅釘好，抬起頭來時，望到大家却可憐的笑着。他站在當中，把另外幾個人拉在一塊，編成一排，對到那擱在卑濕地上的白木匣子。

『來，這個體面人物是完事了，大家同他打一個招呼。我的師爺，好好的躺下去，讓肥蛆來收拾你，不要出來嚇我們的小孩子，也不要再來同我們說你那做上士時上司看得起你的故事了，也不要再來同我爭到會鈔了，也不必再來幫我們出主意了，也不必儘想幫助別人，自己却常常挨餓了，如今你是同別人一樣，不必說話，不必吃飯，也不必爲朋友熟人當差，總而言之叫作完事了！』

這樣說着，這硬漢也仍然不免爲悲哀把喉嚨扼住了，就不再說什

麼，只興興鼻子，挺挺腰肢，走到水邊去了。大家當此情形都覺得有點悲慘，但大家却互相望着，不知道說一句趣話，也不知道說一句正經話，慢慢的就都散去了。

婦人看看水蕩的水已消去很多了，大致先前救火的人，已從這地方挑了很多的水去了。她記起自己住處的情形，就趕回去，仍然蹲到屋中，用那塊鋸鐵皮舀地下的水，舀了半天把水居然舀盡了，又到空灶裏撮了些草灰，將灰撒到濕的地上去。

下午婦人又跑岳廟去，看看有些人已把東西搬走了，有些人却就到廊下攤開了鋪陳，用蓆子隔攤到自己所佔據的一點地方，大有預備長久住下的樣子。還有些人已在平地支了鍋灶，煮飯炒菜，一家人蹲

到地下等待吃飯。那銅匠一家已不知移到什麼地方去了。禿頭七叔正在運東西過花園新找的那住處去，婦人就爲他提了些傢伙，伴着三個孩子一同過花園去，把禿頭住處鋪排了一下，又爲那些犯人買了些東西，縫補了些東西。且同那些人說了一會這場大火發生的種種。大家都聽到牢獄後面絞場上有豬叫，知道本街趕明兒謝火神一定又要殺豬，凡是到救火的都有一份豬肉，就有人托婦人回去時，向那些分得了股份却捨不得吃肉的人家，把錢收買那些肉，明早送到花園這邊來。

217

婦人回去時，天又快夜了。遠遠的就聽到打鑼，以爲一定是失火那邊他們記起了這個好人，爲了救助別人的失火而死，有人幫張師爺

叫了道士起水開路了，一面走着，一面還心裏匿笑，以爲這個人死得還排場，死後尙能那麼熱鬧一夜。且懸想到若果不是那邊有人想起這件事，就一定是祖貴鬧來的。可是再過去一點，才曉得一切全估計錯了。原來打鑼的還隔得遠啦。婦人站到屋後望着，水蕩邊的白木匣子，在黑暗裏還剩有一個輪廓，水面微微的放着光，冷清極了，那裏一個人也沒有！

她站了一會兒，想起死人的樣子，想起白天祖貴說的話，打了一個冷噤，悄悄的溜進自己屋子裏去了。

節 日

落了一點小雨，天上灰濛濛的，這個中秋的晚上，在×城已失去了中秋的意義。

一切皆有點朦朧，一切皆顯得寂寞。

街道牆角的轉折處，城市裏每人的心中，似乎皆爲這點雨弄得模糊闇淡，毫無生氣。

219

城中各處商人舖子裏，仍然有稀稀疏疏的鑼鼓聲音，人家院落裏有斷續邊炮聲音，臨河樓上有簫笛聲音；每一家也皆有笑語聲音。這

些聲音在細雨寒風裏混合成一片，帶着憂鬱的節日情調，飄颻到一個圍牆附近時，已微弱無力，模模糊糊，不能辨別牠來處方向了。

雨還在落。因為圍牆附近地方的寂靜，雨儼然較大了一些。

圍牆內就是被×城人長遠以來稱爲花園的牢獄。往些年分地方還保留了一種習慣，把活人放在一個木籠裏站死示衆時，花園門前曾經安置過八個木籠。被站死人給他一個雅致的口號，名爲『觀花』，站籠本身也似乎是一個花瓶，因此×城人就叫這地方爲『花園』。現在這花園多年來已經有名無實，捉來的鄉下人，要殺的，多數剝了衣服很瀟灑方便的牽到城外去砍頭，木籠因爲無用，早已不知去向，故地方雖仍然稱爲花園，漸漸的也無人明白這稱呼的意義了。

花園裏容納了一百左右的犯人，同關雞一樣，把他們混合的關在一處。這些從各個鄉村各種案件裏捕捉來的愚蠢東西，多數是那麼老實，那麼瘦弱，糊裏糊塗的到了這個地方，擁擠在一處打發着命裏注定的每個日子。有些等候家中的罰款，有些等候衙門的死刑宣佈，在等候中，人還是什麼也不明白，只看到日影上牆，黃昏後黑暗如何佔領屋角，喫一點粗糙囚糧，遇鬧監時就拉出來，各爬伏到粗石版的廊道上，卸下了褲子，露出一個骯髒的屁股，挨那麼二十三十板子。打完了，爬起來向座上那一個鬍子，磕一個頭，算是謝恩，仍然又回到原來地方去等候。

牢裏先是將整個院落分成四部各處用大木柱作成的柵欄隔開，白

日裏犯人可以各處走動，到了晚上，典獄官進牢收封點名時，犯人排成一隊站好，典獄官拏了厚厚的一本點名冊，禁卒肩上搭了若干副分量不等的腳鐐手梏，重要的，到時把人加上鐐梏，再把鐵鎖鎖定到木柵欄柱旁一個可以上下移動的鐵環上，其餘則各自歸號向預定的草裏一滾，事情就已完畢，典獄官同禁卒便走去了。此後就是老犯來處置新犯，用各樣刑罰敲詐錢財的時候了。這種風氣原是多年以來就養成了的。到後來，忽然有一天，許多鄉下人在典獄官進監以後，把典獄官捆着重重的毆打了一頓，逃跑了一些犯人，因此一來，這獄裏就有了一種改革。院中重新在各處用鐵條隔開，把院中天井留出了一段空地，每日除了早上點名出恭時，各犯人能到院中一次以外，其餘時節

所有犯人皆各在自己所定下的號內住下，互相分隔起來。院中空地留爲典獄官進監點名收號來去的道路，從此典獄官危險也少了。新的改革產生一種新的秩序，鐵條門作好後，犯人們皆重新按名編號，重新按名發給囚糧，另外也用了一種新的規矩，就是出了一點小事時，按名加以鞭打。因爲新的管獄方法不同了一點，管獄員半夜裏還可以來獄中巡視，老犯的私自行刑事情也隨同過去制度消滅了。

新獄規初初實行時，每一個犯人在每早上皆應在甬道上排隊點名，再魚貫而行依次到那個毛房去出恭，再各歸各號，大多數犯人皆鄉下農民，不習慣這件事，因此到時總大家擠着推着，互相用那雙愚蠢的畜生一般的眼睛望着同伴微笑，有鑲栲的且得臨時把牠解開，所

以覺得非常新奇有趣。到後久一點，也就十分習慣自然了。

這獄中也如同別的地方別的監獄一樣，放了一批，殺了一批，隨即又會加上一批新來的人。大家毫無作爲的被關閉到這一個地方，每日除了經過特許的老犯，可以打點草鞋以外，其餘人什麼事也不作，就只望到天井的陽光推移，明暗交替打發掉每一個飄然而來倏然而逝其長無盡的日子。

所有被拘留的人皆用命運作爲這無妄之災的註釋。什麼人被帶去過堂了，什麼人被打了，什麼人釋放了，什麼人恭喜發財牽去殺頭了，別的人皆似乎並不十分關心，看得極其自然。

每天有新來的人，這種人一看就可以明白，照例衣服乾淨一點，

神氣顯得慌張焦灼，一聽到提人時就手足無措，白天無事，日子太長，就坐到自己草薦上，低下頭一句話不說，想念家中那些親人同所有的六畜什物，想到什麼難受起來時，就幽的哭着，聽人說到提去的什麼人要殺頭了時，臉兒嚇得焦黃，全身發抖，且走過去攀了鐵條癡癡的望着。坐久了牢獄稍久一點，人就變愚呆了，同畜生差不多，沒有這種神經敏銳了。

老犯自由行刑的權利，雖因為制度的改革，完全失去，可是到底因為是老犯，在獄裏賣酒賣肉，生活得還是從從容容。獄裏發生什麼小爭持時，執行調解的也總是這一類人。

老犯同城市中的犯人，常常酗酒鬧事，互相毆打，每到這種事件

發生時，新來的鄉下犯人，多嚇怕得極其厲害，各自遠遠的靠牆根躺着，盼望莫誤打到身邊來。結果則獄吏進來，問訊是誰吵鬧，照例吵鬧的不肯說出，不吵鬧的誰也不敢說出，於是獄吏的鞭子，在每人身上抽一兩下，算是大家應得的待遇。

因為過節的習慣，在×城還好好的存在，故在這種地方，犯人們也照例得到了些過節的好處。各人把那從上面發下來的一片肥肉，放在糙米飯團上，囫圇喫下後，各人皆望到天空的黃昏雨景，聽到遠處各種市聲，等候獄官來收封點名。到後收號的來了，因為過節，獄官們的團圓酒還喝得不够量，馬馬虎虎的查看了一下，吩咐了幾句照例的話，就走去了。

到了二更左右，有些人皆蜷成一團臥在稻草裏睡着了，有些人還默默的思索到花園外邊的家中節日光景，有些人不知道爲什麼原因，忽然吵鬧了起來了。先是各人還各自佔據到一個角隅裏，在黑暗中互相辱罵，到後越說越紛亂不清，一個拋了一隻草鞋過去，另一個就拋了一件別的東西過來，再到後來，兩個人中有一個爬了起來趕過去理論，兩個人即刻就在黑影裏撞打起來了。

只聽到肉與肉撞觸的鈍聲，拳頭同別的東西相碰的聲音，木頭，瓶子，鑊鐵鍋，以及其他拋擲的聲音。骨節戛戛發聲，喘息，辱罵，同獸類咬牙切齒時那種相似沉默的掙扎，繼續着，不知在什麼時節纔可以告一段落。顯然的，這裏也有一些人，爲了這個節日喝了不少

列的燒酒，被燒酒醉倒，發生着同別的世界也會同樣發生的事情了。

兩個醉醺醺的犯人在一個角隅裏翻天覆地的撲鬪時，一時節旁邊事外的人皆不說話。只聽到一個捲着舌頭的人，一面喘息一面辱罵：

「×你的娘，你以為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婆娘們算個什麼？……」

似乎這個人正被壓在下層，故話還在說着，却因為被人壓定，且被人嘴邊打了一拳，後來的話就含糊不清了。

另外黑暗一隅有上了點年紀的人喊着：「四平，四平，不要打出人命，放清醒點！」

又有人說：「打死一個就好了；打死一個，另一個頂命，這里就

清靜了。』

又有人說：『管事的頭兒快來了，各人四十板，今天過節，我們不能爲你們帶累領這種賞！』

還有人爲別的事說別的話，似乎毫不注意身邊附近毆打的。

說話的多是據守屋角沒有酒喝的人物。在獄中喝酒是有階級身分的。

一會兒，只聽到一種鈍聲，一個人哎的喊了半個字，隨後是一個打草鞋用的木榔槌，遠遠的摔到牆邊鐵條上復落在院子中的聲音。於是一切忽然靜寂了。

兩人中有一個被打暈了。

於是就聽到有人掙扎着，且一面含糊的罵着：

「×你的娘，你以為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要你莫扼喉嚨你不相信，你個雜種，一下子就相信了。你個雜種。……讓開一點，你個雜種。」

這仍然是那個捲舌頭醉鬼說話的聲音。名為四平的醉鬼，這時還壓在他的身上，可是因為已經被那一榔槌敲暈了，這壓在下面的醉鬼，推了一陣，掙扎了一陣，總仍然爬不起來，一面還是罵着各樣醜話粗話，一面就糊糊塗塗，把臉貼在溼霉的磚地上睡着了。

稍靜寂一會。

黑暗中許多人又說話了。大家推論着。

『打死了一個。下面那個打死上面那個了。』

『四平打不死的，若打死，早在堂上被夾板折磨斷氣了。』

『一個暈了，一個睡了。』

『雜種！成天罵雜種，自己就是雜種！』

『把燒酒放煙頭的纔真是雜種！』

『輕說點，酒店老板閻王來了。』

各處有噓噓的聲音，各處在傳遞知會，有些犯人就懸在院中甬道上油燈的微弱燈光，蹲着在地面下田字棋，有些做別的事情，怕管事一來知道，皆從這知會中得到了消息，各人就躺在原來所據的地面草堆裏，裝成各已安睡的樣子，讓管事的在門外用燈照照，且用長桿

子隨意觸撞一兩個草堆裏那一團東西，看看是不是還在那裏。管事的
一切照例的作着，一面照例的罵着許多醜話，一面聽着這些醜話，於
是這人看看甬道上的油燈，檢查一下各個鐵門上的鎖鑰，皮靴窸窣的
又走了。

當真閻王來了。

如 癡 集

一個大眉、大眼、方臉、光頭、肥厚的下頰生了一部絡腮鬍子，
身高六尺的人物，手上擎了一個電筒，一根長長的鐵杖，踉踉跄跄的
走過來，另外一個老年人提了一盞桅燈，似乎也喝了一杯，走路時見
得搖搖晃晃。提燈的雖先開了門，到裏面甬道時却走在後面一點，因
爲照規矩閻王應走在前頭。

這人在外邊開了一個酒舖，讓靠近西城下等人皆爲他那種加有草煙頭的燒酒醉倒，也讓這燒酒從一些人手中巧妙的偷運送到獄中來，因此就發了一點小財。照××當地風氣，一切官吏的位置皆可以花錢買得，這人爲了自己坐過一陣監獄，受過了一些鞭笞，故買了一個管獄位置。這人作官以後，每每喝了一肚子自己所釀的燒酒，就跑到這地方來巡查，乘了酒性嚴厲的執行他的職務，隨意的鞭打其中任何一個人。有時發現了一些小小危險東西，或是一把發銹的小刀，或一根鐵條，或一枚稍大的釘子，追究不出這物件的主人時，就把每人各打二十下，才悻悻的拿了那點東西走去。

這人的行爲似乎只是在支取一種多年以前痛苦的子息，×城人是

重在復仇的，他就在一切犯人的身上，索回多年以前他所忍受那點痛苦。

閻王來時，大家皆裝睡着了。各處有假裝的鼾聲，各人皆希望自己可以倖逃避一次災難。

這人把電筒揚起，各處照了一下，且把鐵條從鐵欄外伸過去，向一個草堆裏戳了幾下，被戳的微微一動，這人便笑着，再用力戳了一下。

『該死的，你並不睡，你並不睡。你裝睡，你在想你的家中，想月亮，想酒喝，你是搶犯，你正在想你過去到山坳裏剝人衣服的情形。……不要想這些，明天就得割你的頭顱，把你這個會做夢的大頭

澆到田中去，讓野豬喫你！』

那個縮在草堆裏成一團的鄉下人，一點不明白他所說的意思，只是嚇得把鼻頭深深的埋到草裏，氣也不敢向外放出。儘鐵條戳了兩下，又在臀部脊部各打擊了兩下，也仍然不作聲，難關過去了，因為這鐵條又戳到第二個人身上去了。

第二個又被罵『把頭丟到田裏』，又被重重的抽了兩下。如此依次下去，似乎每一個人皆不免挨兩下。

大家皆知閻王今天一定多喝了兩杯，因為若不多喝兩杯酒，查驗不會如此苛刻。還沒有被毆打辱罵的，皆輕輕的移動了臥處的地位，極方向牆邊縮進去，把頭部向牆邊隱藏，把臀部迎向那鐵條所及

一面，預備受戳受打。

到第五個時，那先前一時互相毆打，現在業已毫無知覺重疊在一堆的兩個醉人便被閻王發現了。

閻王用電筒照了一下，把鐵條在上面那個人身上戳了一下。

『狗×的。你做什麼壓到別人身上？你不是狗，你是豬。我知道你們正在打架，我聽到吵鬧的聲音，你見我來了，來不及把兩個人拉開，就裝成喫醉了睡覺的樣子，狗×的，你裝得好。』

一、二、三、四……

這人一面胡胡亂亂的算着數目，一面隔了鐵條門，儘是把那個壓在上面失了知覺的犯人用力打着，到了四十後又重新再從一、二、

三、四算下去。

打了一陣還是不見有什麼聲息。

其餘的人皆知道那是永遠打不醒了的，但誰也不敢作聲。

跟同閻王來的老獄卒，把燈提得高高的照着，看看儘打不醒，覺得這樣打下去也無什麼意思了，就說：

『大老，他醉了，今天過節。一定醉了，算了罷。』

閻王把老獄卒手中的燈搶過手來，詳細細照了一下老獄卒的面孔。

『你這傢伙說什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以為我不明白他們送你的節禮嗎？好，今天過節，既然醉了，多打兩下不會痛楚的，再打』

十下，留五十明天再說。」

一、二、三、四打了十下。不行，又一、二、三、四打了十下。

第六個剛被戳了一下時，老獄卒在旁邊又說話了。

「大老，你不要再打他們，你也打倦了，明天一總算賬罷。」

「明天算賬，明天算賬，明天加一倍算賬！」

閻王一面說一面又搶了老獄卒手中的燈，照了老獄卒的面孔。會，似乎想認清楚說話的人是不是這個人。口中哼哼的，仍然在那第六個的犯人身上海重的戳了一下，打了一下，纔離開了鐵柵欄，站到甬道中央去，大聲的罵着一個已經絞死了多年的老犯人名字。

閻王走了，只聽到外面牢門落鎖的聲音，又聽到不知爲什麼原

因，在外邊大聲罵人的聲音，但不久一切就平靜了，毫無聲音了。

黑暗中有人罵娘的聲音，有逃過了這種災難，快樂得縱聲大笑的聲音，有摹仿了先前管獄人的腔調來說話的，

『媽的個東西，刀砍的，繩子絞的，媽的個東西。……』

有人同鬼一樣咕咕的笑着。

有人嘶了個嗓子說着。

『你媽的，你上天去，你那個有毒的燒酒終有一天會打發你上天去的！』

遠遠的，什麼地方響了一聲槍，又隨即響了兩聲。

大家睡了。大家皆知道燒酒已經把獄官打倒，今天不會再挨打

了。

半夜裏有人爬起走向柵欄角上撒尿的，跌倒到兩個重疊在一處的醉鬼身旁，摸摸兩個人的鼻子，皆冷冷的已經毫無熱氣。這人尿也不敢撒了，趕忙回去蜷臥在自己的草窠裏，擬想到明天早上一定有人用門板擡人出去，一共得擡兩次。這是一個新來花園不久的鄉下人，還不明白花園的規矩，在獄中瘦斃的，是應得從牆洞裏倒拖出去的。

城中一切皆睡着了，只有這樣一個人，縮成一團的臥在草裏，想着身旁的死人，聽着城外的狼嗥。

X城是多狼的，因為小孩子的大量死亡，衙門中每天殺人，狼的食料就從不如窮人的食料那麼貧乏難得。

白 日 (原名玲玲)

玲玲的樣子，黑頭髮，黑眉毛，黑眼睛，臉龐紅紅的，嘴唇也紅紅的。走路時歡喜跳躍，無事時常把手指頭含在口裏。年紀還只五歲零七個月，不拘誰問她：

『玲玲，你預備嫁給誰？』

這女孩子總把眼睛睜得很大，裝作男子的神氣，『我是男子，我不嫁給誰。』

她自己當真以為自己是男子，性格方面有時便顯得有點頑皮。但

熟人中正因爲這點原因，特別歡喜惹她逗她，看她作成男子神氣回話，成爲年長熟人的一種快樂源泉。問第三次，她明白那詢問的意思，不作答跑了。但另一時有人問及時，她還是仍然回答，忘記了那詢問的人用意所在。

如
菘
集

她如一般中產者家庭中孩子一樣，生在城市中舊家，性格聰明，却在稍稍缺少較好教育的家庭中長大，過着近於寂寞的日子。母親如一般中產階級舊家婦人一樣，每日無事，常常過親戚家去打點小牌，消磨長日。玲玲同一個娘姨，一個年已二十左右的姊妹，三個人在家中玩。娘姨有許多事可作，姊妹自己作點針線事務，看看舊書，玲玲就在娘姨身邊或姊妹身邊玩，玩厭了，隨便倒在一個椅子上就睡

了。睡醒來總先莫名其妙的哭着，哭一會兒，姊姊問，爲甚麼哭？玲玲就想：當真我爲甚麼哭？到後自然就好了，又重新一個人玩起來了。

她如一般小孩一樣，玩厭了，歡喜依傍在母親身邊，需要撫摸，慰藉，溫存，母親不常在家，姊姊就代替了母親的職務。因爲姊姊不能如一個母親那麼儘同玲玲揉在一處，或正當玩得忘形時，姊姊忽然不高興把玲玲打發走開了，因此小小的靈魂裏常有寂寞的影子。她玩得不够，所以想像力比一般在熱鬧家庭中長大的女孩子發達。

母親今天又到三姨家去了，臨行時囑咐了家中，吃過了晚飯回家，上燈以後不回來時，趙媽拿了燈籠去接，母親走後，玲玲靠在通

花園的小門邊，沒精打采的望着一院子火灼灼的太陽，一只手插在衣袋裏，叮叮噹噹玩弄着口袋裏四個銅板，來回數了許久，又掏出來看看。銅板已爲手中汗水弄得濕濕的，熱熱的。這幾個銅板保留了玲玲的一點記憶，如果不是這幾個銅板，玲玲早已悄悄的走出門，玩到自已也想不起的什麼地方去了。

玲玲母親出門時，在玲玲小手中塞下四枚銅板，一面替玲玲整理衣服，一面頭向姊姊那邊說：

『我回來問姊姊，如果小玲玲在家不頑皮，不胡鬧，不哭，回來時帶大蘋菓一個。頑皮呢……沒有吃的，銅板還得罰還放到撲滿裏去，且不久就應當嫁到××作童養媳婦去了。姊姊記着麼？』

姊姊並不記着，只是笑着，玲玲却記着。

母親走了，姊姊到房中去做事，玲玲因為記着母親囑咐姊姊的話，記憶裏蘋菓實在是一種又香又甜又圓又大的古怪東西，玲玲受着誘惑，不能同姊姊離開了。

姊姊上樓後，玲玲跟到姊姊身後上去，姊姊到廚房，她也跟到廚房。同一隻小貓一樣，跟着走也沒有什麼出奇，這孩子的手，嘴，甚至於全身，都沒有安靜的時刻。她不忘記蘋菓。她知道同姊姊聯絡，聽姊姊吩咐，這蘋菓才有希望。看到趙媽揉麵，姊姊走去幫忙，她就曉得要作大糕了，看到揉麵的兩隻手白得有趣味，一定也要做一個，就揪着姊姊硬要一塊麵，也在那裏揉着。姊姊事情停當了，想躺到籐

椅上去看看書，她就爬到姊姊膝上，要姊姊講說故事。講了一個，不行，搖搖頭，再來一個。……兩個也不夠。整個小小的胖胖的身子，壓在姊姊的身上，精神虎虎的，撕着，扯着，搓着，揉着，嘴裏一刻不停的哼着，一頭短髮在姊姊身邊揉得亂亂的。姊姊正看書看到出神，鬧得太久了，把她抱下來，腳還沒有着地，她倒又爬上來了。

姊姊若記着母親的話，只要：『玲玲，你再鬧，晚上蘋果就吃不成了。』因此一來玲玲就不會鬧了。但姊姊並不記着這件事可以制服玲玲。

姊妹倆都弄得一身汗，還是扭股兒糖似的任你怎麼哄也哄不開。姊姊照例是這樣的，玲玲不高興時歡喜放下正經事來哄玲玲，玲

玲太高興時却只想打發開玲玲，自己來作點正經事。姊姊到後忽然好像生氣了，面孔同過去一時生氣時玲玲所見的一模一樣。姊姊說：

『玲玲，你爲甚麼儘在這裏歪纏我，爲甚麼不一個人到花園玩玩呢？』

玲玲聽到了這個話，望望姊姊，姊姊還是生氣的樣子。玲玲一聲不響，出了房門，抱了一種冤屈，一步一挨走到花園門邊去了。

走到花園門邊，一肚子委屈，正想過花園去看看胭脂花結得子黑了沒有，就聽到側面穀倉下母鷄生蛋的叫聲。母鷄生蛋以後跳出窠時照例得大聲大聲的叫着，如同趙媽與人相罵一樣，玲玲在平常時節，應當跳着跑着走到鷄窠邊檢察一下，看新出的鷄蛋顏色是黃的白的，

間或偷偷用手指觸了一下，就跑回到後面廚房去告給傭人趙媽。因為照習慣小孩子不許捏發熱的雞蛋，所以當趙媽把雞蛋取出時，玲玲至多還是只敢把一個手指頭去觸那雞蛋一下。姊姊現在不理她，她有點不高興，不願意跑到後面找趙媽去了。聽到雞叫她想打雞一石頭，心想，你叫嗎，我打你！一跑着，口袋中銅板就撞觸發出聲音。她記起了母親的囑咐，想到蘋果，想到別的。

……媽媽不在家，玲玲不是應該乖乖兒的嗎？

應該的。應該的。她想她是應該乖乖兒的。不過在媽面前乖乖兒的有得是獎賞，在姊姊面前，姊姊可不睬人。她應當仍然去姊姊身邊坐下，還是在花園裏葵花林裏太陽底下來趕雞捉蟲？她沒有主意兒明

白應當怎麼樣。

她不明白姊姊爲甚麼今天生她的氣。她以爲姊姊生了她的氣，受了冤屈，却不想同誰去說。

一個人站在花園門口看了一會，大梧桐樹蟬聲乾乾的喊得人耳朵發響，天的底子是藍分分的，一片白雲從樹裏飛過牆頭，爲牆頭所遮蓋盡後，那一邊又是一片雲過來了。她就望到這雲出神，以爲有人騎了這雲玩，玩一個整天，比到地上一定有趣多了。她記起會駕雲的幾個故事上的神人，睨着雲一句話不說。

太陽先是還只在脚下，到後來晒過來了，她還不離開門邊。

趙媽聽到鷄叫了一會，出來取鷄蛋時，看到了玲玲站在太陽下出

「玲玲，爲甚麼站到太陽下去，晒出油來不是罪過嗎？」

玲玲說：

「晒出油來？只有你那麼肥才晒得出油來。」

「晒黑了嫁不出去！」

「晒黑了你也管不着。」

趙媽明白這是受了委屈以後的玲玲，不敢撩她，就走到穀倉下去取雞蛋，把雞蛋拏進屋去以後，不久就聽到姊姊在房裏說話。

「玲玲，玲玲，你來看，有個雙黃雞蛋，快來看！」

玲玲輕輕的說：

『玲玲不來看。』

姊姊又說：

『你來，我們擺七巧，學張古董賣妻故事。』

玲玲仍然輕輕的說：

『我不來。』

玲玲今天正似乎自己給自己鬧彘扭，不知爲甚麼，說不去看，又很想去看看。但因爲已經說了不去看，似乎明白姊姊正輕輕的在同趙媽說：『玲玲今天生了氣，莫撩她，一撩她就會哭的。』她想，我偏不哭，我偏不哭。

姊姊對玲玲與母親不同，玲玲小小心靈兒就能分別得出。平常時

節她歡喜媽媽，也歡喜姊姊，覺得兩人都是天地間的好人。還有趙媽，却是一個天地間的好人兼惡人。母親到底是母親，有凡是做母親的人特具的軟勁兒，肯逗玲玲玩，任她在身上打滾胡鬧，高興時緊緊抱着玲玲，不許玲玲透出氣來，玲玲在這種野蠻熱情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只要母親不是爲正經事纏身，玲玲總能夠在母親的鼓勵下，那麼放肆的玩，不節制的大笑，銳聲的喊叫。在姊姊身邊可不同了。姊姊不如母親的親熱，歡喜說：『玲玲，怎麼不好好穿衣服？』』玲玲，怎麼不講規矩，作野女人像！』但有時節玲玲作了錯事，母親生氣了，罵人了，把臉板起來，到處找尋鷄毛帚子，那麼發着脾氣要打人時，玲玲或哭着或沉默着，到這時節，姊姊便是唯一的救星。

在鷄毛帚子落到玲玲身上以前，姊姊就從母親手上搶過來，且一面向母親告饒：『玲玲錯了，好了，不要打了，』一面把玲玲拉到自己房中去，那麼柔和親切的爲用衣角拭擦到小眼睛裏流出的屈辱傷心的眼淚，一面說着悅耳動聽的道理，雖然仍在抽咽着，哭着，結果總是被姊姊哄好了，把頭抬起同姊姊親了嘴，姊姊在玲玲心目中，便成爲世界上第一可愛的人了。分明是受了冤屈，要執拗，要盤扭，到這時，玲玲也有一半氣惱一半感激，用另外一意義而流出眼淚，很快的就爲姊姊的故事所迷惑，注意到故事上去了。

譬如小病吃藥，母親常常使玲玲哭泣；在哭泣以後，玲玲却願意受姊姊的勸哄，閉了眼睛把一口極苦的藥咽下去。

母親和姊姊不同處，可以說一個能夠在玲玲快樂中而快樂，這是母親，一個能夠在玲玲痛苦中想法使玲玲快樂，這是姊姊。兩人的長處玲玲嘴裏說不出，心裏有一種數目。

玲玲夜間做夢，常夢到惡狗追她，咬到她的衣角，總是姊姊來救她，醒時却見睡在母親身上，總十分奇怪。玲玲的心靈是在姊姊的培養下長大的，一聽人說姊姊要嫁了，就走到姊姊身邊去，悄悄的問，『姊姊，你當真要嫁了嗎？』姊姊說，『玲玲你說胡話我不理你，姊姊爲了玲玲是不嫁的。』玲玲相信姊姊這一句話，所以每聽到人說姊姊要嫁時，玲玲心裏總以爲那是謊話。但當她同姊姊生氣時，就在心裏打量，『姊姊不理我了，姊姊一定要嫁了才不理我的。』

對於趙媽，玲玲以爲是家中一個好人，又是一個惡人。玲玲一切犯法的事，照例常常是趙媽告發到母親面前的，因此挨打挨罵，當時覺得趙媽十分可恨，被母親責罰以後，玲玲見到趙媽，總不理會趙媽，且摹仿一個親戚男子神氣，在趙媽面前斜着眼睛，覷着這惡人，口上輕輕的說，『你是什麼東西，你是什麼東西。』遇到洗澡時，就不要趙媽洗，遇到吃飯時，不要趙媽裝飯，可是過一會兒，看到趙媽在那里整理自己的小小紅色衣裳，或在小枕頭上扣花，或爲玲玲作別的事情，玲玲心軟了，覺得趙媽好處了。在先一時不拘如何討厭趙媽，母親分派東西吃時；玲玲看看趙媽無分，總悄悄的留下一點給趙媽，李子，花生，香榛子兒。橘子整個不能全留，也藏下一兩瓣。等到後

來見到了趙媽，卽或心中還有餘氣，不願意同趙媽說話，一定把送趙媽的東西，一下拋到趙媽身邊衣兜裏，就飛跑走去了。過一時，大家在一處，趙媽把這件事去同姊姊或別人說及時，聽到姊姊說『玲玲是愛趙媽的，』玲玲就帶了害羞的感情，分辯的說：『我不愛趙媽，』一定要說到大家承認時才止。

關於『惡人』的感覺，母親同姊姊有時也免不了被玲玲認爲同趙媽一樣，尤其是姊姊，歡喜故意鬧彊扭，不講道理，惹玲玲哭，玲玲哭時就覺得姊姊也不是好人。但只要一會兒，姊姊在玲玲心目中就不同了。

這時節的玲玲，似乎因爲天氣太長了一點，要玩又不能玩，對於

姊姊有一點反感，她以為先前不理會姊姊，姊姊也同樣的在生自己的氣。

她望望天，太陽是那麼灼人，腿也站得發木了，挨到門檻坐了一會，心想母雞生蛋，那麼圓圓的，究竟是誰告牠的一種工夫，很不可解。正猜想這一類事情。花園內木槿花短籬後有一個人影子一閃，玲眼快，曉得是趙媽兒子小門子。忙着問：

『小門子，是你嗎？』

那邊說：『是我。』

玲玲快樂極了，就從木槿花枝間鑽過去，看小門子。

小門子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這人無事不作，成天在後門外同一

羣骯髒污濁下賤孩子胡鬧，生得人瘦而長，猴頭猴腦，一雙凸眼，一副頑皮下流的神氣，在玲玲心目中却是一個全能非凡的人物。這孩子口能吹呼哨作出各種聲音，手能作一切玩意兒，能在園塘上釣取鱖魚鯪魚，能隻手向空中撈捉蒼蠅，勇敢，結實，一切好處皆使玲玲羨慕佩服，發生興味。這小門子原來是趙媽的兒子。

玲玲常見小門子被他母親用掃帚或晾衣的竹杆追到身後打擊，玲玲母親也不許玲玲同小門子玩，姊姊也總說同小門子玩真極下流。她不大相信家中人的意見，倒是小門子常常因帶了玲玲玩回來總得被打，所以不敢接近玲玲了。

玲玲這時看見小門子，手裏擎了一把小竹子，一個竹篾簍子，玲

玲說：

『小門子昨天捉了多少鯽魚！』

小門子記起昨天帶了玲玲去玩被趙媽用掃帚追打的情形來了。小門子裝模作樣的說：

『還說捉魚，我不該帶你玩，我被打七下，頭也打昏了！』

『今天去那兒？』

『今天到西堤去。』

玲玲知道西堤有白荷花，綠綠的蓮蓬，同傘一樣的大荷葉，一到那邊就可以折這幾樣東西。且知道西堤柳樹下很涼爽，常常有人在那邊下棋，還有人在石磴上吹簫，石磴下又極多蟋蟀，時時刻刻彈琴

似的輕聲振着翅膀。

『西堤不熱嗎？』

『西堤不熱，多少人都到那兒歇涼！』

『我只到過兩回。』

『你想去嗎？』

『讓我想想，』玲玲隨便想想，就說：『我同你去罷。』

小門子却也想想，把頭搖搖。

『不好，我不同你去，回頭你轉身時，我媽知道了又得打我。』

『你媽吃酒去了，不怕的。』

『你不怕我怕。』

『你難道怕打嗎？我從不見你被打了以後哭臉，你是男人！』

小門子聽到這種稱讚，望着玲玲笑着，輕輕的噓了一口氣，說：

『好，我們走罷，老孫銅頭鐵額，不會一棒打倒，讓我保駕同你到西堤去，我們走後門出去罷。』

兩人擔心在後門口遇到趙媽，從柚子樹下沿了後牆走去。玲玲家的花園倒不很小，一個斜坡，上下分成三個區域，有各樣花菓，各樣樹木，後牆樹木更多，夏天來恐怕有長蟲咬人，因此玲玲若無人作伴，一個人是不敢沿了花園圍牆走去的。這時隨同她作伴的，却是一個武勇非凡的小門子，玲玲見到牆邊很陰涼，就招呼小門子，要他坐坐，莫急走去。

兩人後來坐在一個石條子上，聽樹上的蟬聲，各人用銳利的眼睛，去從樹杪末搜尋那些身體不大聲音極宏的東西，各人皆看得清清楚楚。

小門子說，『要不要我捉下來？』

『我不要。姊姊不許我玩這些小蟲。』

『你怕你的姊姊是不是？一個人怕姊姊，我不明白是怎麼會事。』

你姊姊臉上常常擦了粉和紅色胭脂，同唱戲花旦一樣，不應當害怕！』

『可是姊姊從不唱戲，她使人害怕，因為她有威風。趙媽也歸她管，我也歸她管，天下男子都應當歸她管！』

小門子有點不平了，把手中竹子毆打了身旁一株厚朴樹幹，表示他的氣概。

『我不歸你姊姊管，她管不了我。她不是母老虎，吃不了我！』

『她吃得了你！』

『那她是母老虎變的了，只有母老虎才吃得我下去！』

『她是母老虎。』

小門子聽這句話，就笑了。玲玲因為把話跟着說下去，故在一種抖氣辯護中，使小門子也害怕姊姊，故承認姊姊是一個母老虎，但到小門子不再說出聲時，玲玲心裏划算了一下，怯怯的和氣的問小門

子：

『你說母老虎，當真像姊姊那麼樣子嗎？姊姊從不咬人。她很會哄人，會學故事，會唱七姊妹仙女的長歌。她是有威風的人，不是老虎！』

小門子說，『我原是說不是老虎，你以為是，我不能同你分辯，正打量將來一見你姊姊就跑開的辦法。』

玲玲想說『可是姊姊是天下最偉大聰明的人，』小門子望到牆邊一株棗樹上的棗實，已走過樹下去了。

棗樹在牆頭角處，這一棵大棗樹疏疏的細葉瘦枝間，掛滿了一樹雪白大蒲棗，幾天來已從綠色轉成白色，完全成熟了，樂得玲玲跳了起來就追趕過去跑到樹下時，小門子抱了樹幹，一縱身就懸起全身在

樹幹上，像一個猿猴，一瞥眼，就見他爬到樹樞上跨着樹枝搖動起來了，玲玲又樂又急，昂了個小頭望着上面，口裏連連的喊，『好好兒爬，不要掉下來，掉到我頭上可不行！』

小門子一點也不介意，還故意把樹枝搖動得極厲害，樹枝一上一下的亂幌，幌得玲玲紅了臉，不敢再看，只蒙頭喊：

『小門子，你再幌我就走了！』

小門子就不再幌了，安靜下來，規規矩矩摘他的棗子。他把頂大的棗子摘到手上後，就說：

『玲玲，這是頂大的，看，法寶到了頭上，招架！』

棗子擲拋下來時，玲玲用手兜着衣角，把棗子接得，一口咬了一

半。一會兒，第二顆又下來了。玲玲忙着檢拾落在地下的棗子，忙着笑，輕轉的喊着，這邊那邊的跳着，高興極了。

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下，兩人不知吃了多少棗子，吃到後來大家再也不想吃了，小門子坐到樹樑上，同一個玩倦了的猴子一樣，等了一會，才溜下樹來，站在玲玲面前，從身上掏出一把頂大的棗子來。

如 集 蕤 集
玲玲一眼看到小門子手紅了，原來棗樹多刺，無意中已把小門子的手刺出血了。玲玲極怕血，不敢看他，小門子毫不在乎的神氣，把手放在口裏吮了一下，又蹲到地下抓了一把黃土一撒，若無其事的樣子。

他問玲玲吃得可開心不開心，玲玲手上還拏得兩手棗子，肚子飽飽的，點點頭微笑，跳躍了兩下。袋袋裏銅子響了起來，聽到聲音玲記起銅板來了，從袋袋裏把銅板掏出。

『我有四枚銅板，媽媽出門時送我的！』

『有四枚嗎？』

『一、二、三、四。』

外牆剛好有人敲竹梆過身，小門子知道這是賣棗子湯的，就說：

『外面有棗泥湯，怎麼不買一碗吃吃？』

『棗泥湯不是棗子做的？』

『是棗子做的，味道比棗子好。那裏面是紅棗，不是白棗，你不

歡喜紅棗嗎？」

「歡喜，歡喜，拏去買罷。」

「小門子爲出主意，要玲玲莫出去，在外面吃棗泥湯耽心碰到熟人，就在這兒等下他一個人出去買，一會兒，他就拏回來了。」

玲玲想想，「這樣好」；於是把錢塞到小門子手心，一接到錢，

小門子如飛的跑出去了。小門子出去以後，看到了糖擔子，下面有輪盤同活動龍頭，龍頭口中下垂一針，針所指處有糖做的彌勒佛，有糖塔，糖菩薩，就把手上銅板輸了三枚。剩下一枚買了棗泥湯，因爲分量太少了一點，要小販添了些白水，小門子把瓶子搖搖，一會兒，玲玲就見他手裏拏了一小瓶渾黃色的液體，伶警古怪的跑回來了。

玲玲把瓶接到手裏，喝了一口，只覺滿嘴甜甜的。

『小門子，你喝不喝？』

小門子正想起糖塔糖人，不好意思再喝，就說不喝。玲玲繼續把一小瓶的嘴兒含着，昂起頭咕嚕咕嚕咽了一下，實在咽不下去了，才用膀子揉揉自己嘴唇，把那小瓶遞給小門子。小門子見到，把瓶一粘在嘴邊喝完了就完事了。

喝完了，小門子說：

『玲玲，可好嗎？』

『好極了。』

遠遠的聽到趙媽聲音：

『玲玲小姐，在那兒！……』

小門子怕見他的母親，借口退還瓶子，一溜烟跑了。

玲玲把棗子藏到衣口袋裏，心裏耿耿的，滿滿的，跑出花園回到堂屋去，看到大方桌上，一個熱騰的大蒸籠，一蒸籠的糕，姊姊正忙着用盤子來盛取，見到了玲玲，就說：

『小玲玲，來，給你一個大的吃。』

玲玲本來不再想吃什麼，但不好不吃。並且小孩子見了新鮮東西，卽或肚皮已經吃別的東西脹得如一面小鼓，也不會節制一下不咬牠一口。吃了一半熱糕，玲玲肚子作痛起來了，放下糕跑出去了。一個人坐在門外邊。看到鷄在牆角扒土，咯咯的叫着。玲玲記起母親說

的不許吃外面的生冷東西，吃了會死人的話來了。肚子還是痛着，老不自在，又不敢同姊姊去說。

姊姊出來了，見到玲玲一個人坐在那裏，皺了眉毛老不舒服的樣子，以爲她還是先前生氣不好的原因，走過來哄她一下，問她：

『玲玲，糕不很好嗎？再吃一個，留兩個……』

玲玲望着姊姊的面孔，記起先一時說的母老虎笑話，有點羞慚。

姊姊說：

『怎麼？還不高興嗎？我有好故事，你跑去拏書來，我們說故事吧。』

玲玲很輕很輕的說：

『姊姊，我肚子痛！』說着，就哭了。

姊姊看看玲玲的臉色，明白這小孩子說的話不是謊話，急壞了，忙着一面抱了玲玲到房中去，一面喊叫趙媽。把玲玲抱起時，口袋中棗子撒落到地下，各處滾着，玲玲哭着哼着讓姊姊抱了她進房中去，再也不注意那些棗子。

把玲玲放在牀上後，姊姊一面爲她解衣一面問她吃了些什麼，玲玲一一告給了姊姊，一點不敢隱瞞，姊姊更急了，要趙媽找尋小門子來，追究他給玲玲吃了些什麼東西。趙媽罵着小門子的種種短命話語，忙忽忽的走出去了。玲玲讓姊姊揉着，埋怨着，一句話不說，躺在牀上，望到牀頂有一個喜蛛白窠。

過一會趙媽回來了，藥也好了，可是玲玲不過是因爲吃多了一點的原因，經姊姊一揉，肚子咯咯的響着，經過了一陣，已經好多了。

趙媽問：『是不是要接太太回來，』玲玲就央求姊姊，不要接母親回來。姊姊看看當真似乎不大要緊了，就答應了玲玲的請求，打發了趙媽出去，且說不要告給太太，因爲告給太太，三個人都得挨罵。趙媽出了房門後，玲玲感謝的抱着姊姊，讓姊姊同她親嘴親額。

姊姊問：

『好了沒有？』

『好了。』

『爲甚麼同小門子去玩？你是小姐，應當尊貴一點，不許同小痞

子玩，不能亂吃東西，記到了沒有？」

「下次不這樣子了。」

姊姊雖然像是在教訓小玲玲，姊姊的好處，却把玲玲心弄得十分軟弱了。玲玲這時只想在姊姊面前哭哭，表示自己永遠不再生事，不再同小痞子玩。

因為姊姊不許玲玲起身，又怕玲玲寂寞，就拿了書來坐在床邊看書，要玲玲好好的躺在床上。玲玲一切都答應了，姊姊自己看書，玲玲躺着，一句話不說，讓肚子食物慢慢的消化，望到床頂隔板角上那壁錢出神。

玲玲因此想起自己的錢，想起小門子談到姊姊的種種，還想起別

的時候一些別的事情來。

到後來，姊姊把書看完了，在書本中段，做了一個記號，合攏了書問玲玲：

『玲玲，肚子好了沒有？』

玲玲說：『全好了。』說了似乎還想說什麼，又似乎有點害羞，姊姊注意到這一點，姊姊就說：『玲玲你乖一點，你放心，我回頭不把這件事告給媽媽。』

玲玲把頭搖搖，用手招呼姊姊，意思要她把頭低下來，想有幾句秘密話輕輕的告給姊姊一個人聽。姊姊把頭低下，耳朵靠近玲玲小嘴邊時，玲玲輕輕的說：

「姊姊，我不怕你是母老虎，我願意嫁給你。」

姊姊聽到這種小孩子的話，想了一下，笑得伏在床上抱了玲玲亂吻，玲玲却在害羞情形中把眼睛弄濕，而且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玲玲一面流淚一面想：

「我嫁給你，我願意這樣辦！」

(改三三稿)

黃

昏

(原名晚晴)

雷雨過後，屋簷口每一個瓦槽還殘留了一些斷續的點滴，天空的雨已經不至於再落，時間也快要夜了。

日頭將落下那一邊天空，還剩有無數雲彩，這些雲彩阻攔了日頭，却爲日頭的光烘出眩目美麗的顏色。遠一點，有一些雲彩鑲了金邊、白邊、瑪瑙邊、淡紫邊、如都市中婦人的衣緣，精緻而又華麗。雲彩無色不備，在空中以一種魔術師的手法，不斷的在流動變化。空氣因爲雨後而澄清，一切景色皆如一人久病新癒的神氣。

這些美麗天空是南方的五月所最容易遇見的，在這天空下面的城市，常常是崩頹衰落的城市。由於國內連年的兵亂，由於各處種五穀的地面都成了荒田，加之毒物的普遍移植，農村經濟因而就宣告了整個破產，各處大小鄉村皆顯得貧窮和蕭條，一切大小城市則皆在腐爛，在滅亡。

如 蕪 集

一個位置在長江中部×省×地邑的某一縣，小小的石頭城裏，城北一角，傍近城牆附近一帶邊街上人家，照習慣樣子，到了這時節，各個人家黑黑的屋脊上小小的烟突，都發出濕濕的似乎分量極重的柴煙。這炊煙次第而起，參差不齊，先是彷彿就不大高興燃好，待到既已燃好，不得不勉強自煙突躍出時，一出煙突便無力上颺了。這些炊

煙留連於屋脊，徘徊躊躇，團結不散，終於就結成一片，等到黃昏時節，便如帷幕一樣，把一切皆包裹到薄霧裏去。

××地方的城沿，因為一排平房同一座公家建築，已經使這個地方任何時節皆帶了一點兒抑鬱調子，爲了這炊煙，一切變得更抑鬱了許多了。

這里一座出名公家建築就是監獄。監獄裏關了一些從各處送來不中用的窮人，以及十分愚蠢老實的農民，如其餘任何地方任何監獄一樣。與監獄爲鄰，住的自然是一些窮人，這些窮人的家庭，却大都是那麼組成；一個男主人，一個女主人，以及一羣大小不等的孩子。主人多數是各種仰賴雙手掙取每日飯吃的人物，其中以木工爲多。婦人

大致眼睛紅紅的，臉龐瘦瘦的，如害癆病的樣子。孩子則幾幾乎全部是生來不養不教，很希奇的活下來，長大以後不作乞丐，就只有去作罪人那種古怪生物。近年來，城市中許多人家死了人時，都只用蒲包同簾蓆捲去埋葬，棺木也不必需了，木工在這種情形下，生活皆陷入不可以想像的淒慘境遇裏去。有些不願當兵不敢作匪又不能作工的，多數跑到城南商埠去作小工，不然什麼工作都做，只要可以生活就成。有些還守着自己職業不願改行的，就只整天留在家中，在那些發霉發臭的濕地上，用一把斧頭削削這樣或砍砍那樣，把舊木料作成一些簡單傢具，堆滿了一屋，打發那一個接連一個而來無窮盡的灰色日子。婦人們則因為地方習慣，還有幾件工作，可以得到一碗飯吃。

由於細心，謹慎，耐煩，以及工資特別低廉，種種長處方面，一羣婦人還不至於即刻餓死。她們的工作多數是到城東蓮子莊去剝點蓮蓬，茶葉莊去揀選茶葉，或向一個邊炮舖，去領取些零數小邊炮，拿回家來編排爆仗，每一個日子可得一百文或五分錢。小孩子，其年齡較大的，不管女孩男孩，也有跟了大人過東城做工，每日賺四十文左右的。只有那些十歲以下的孩子，大多數每日無物可吃，無事可做，皆提了小籃各處走去，只要遇到什麼可以用口嚼的，就隨手塞到口中去。有些不離開家宅附近的，便在監獄外大積水塘石堤旁，向塘邊釣取鱸魚。這水塘在過去一時，也許還有些用處，單從四圍那些堅固而又笨重的石塊壘砌的一條長長石堤看來，從牠面積地位上看來，都證

明這水塘，在過去一時，或會供給了全城人的飲料。但到了如今，南城水井從山中導來了新水源，西城多用河水，這水塘却早已成爲藏垢納污的所在地了。塘水容納了一切污水髒物，長年積水顏色黑黑的，綠綠的，上面蓋了一層厚衣，在太陽下蒸發出一種異常的氣味，各方的點淺處，天氣熱時，就從泥底不斷的噴涌出一些水泡。

監獄附近小孩子，因爲水塘周圍石堤罅穴多得是鱔魚，新雨過後，天氣涼爽了許多，塘水增加了些由各處匯集而來的雨水，也顯得有了點生氣，在濁水中過日子的鱔魚，這時節便多伸出頭來，貼近水面，把鼻孔向天掉換新鮮空氣，小孩子於是很有興奮的繞了水塘奔走，皆露出異常高興的神氣。他們把從舊掃帚上抽來的細細竹竿，尖端繫

上一尺來長的麻線，麻線上繫了小鐵鈎，小鐵鈎鈎了些蛤蟆小腿或其他食餌，很方便插到石罅裏去後，就靜靜的坐在旁邊看守着。一會兒竹竿極沉重的向下墜去，竹竿有時竟直入水裏去了，而前那一個便撈着竹竿，很敏捷的把牠用力一拉，一條水蛇一樣的東西，便離開水面，在空中蜿蜒不已。把鱔魚牽出水以後，大家嚷着笑着，競爭跑過這一邊來看取鱔魚的大小。有人願意把這鱔魚帶回家中去，留作家中的晚餐，有人又願意就地找尋火種，把一些可以燃燒的東西收集起來，在火堆上燒鱔魚吃。有時鱔魚太小，或發現了這一條鱔魚，屬於習慣上所說的有毒黑鱔，大家便抽籤決定，或大家在混亂中競爭搶奪着，打鬧着，以戰爭來解決這一條鱔魚所屬的主人。直到把這條業已

在爭奪時弄得半死的鱈魚，歸於最後的一個主人後，這小孩子就用石頭把那鱈魚的頭顱搗碎，纔用手提着那東西的尾巴，奮力向塘中擲去，算是完成了釣魚的工作。

天晚了，那些日裏提了籃子，赤了雙腳，沿了城牆走去的婦女，到這時節，都陸續回了家。回家途中從菜市過身，就把當天收入，帶回些糙米，子鹽，辣椒，過了時的瓜菜，以及一點花錢極少便可得到的豬腸牛肚，同一錢不花也可攜回的魚類內臟。每一家煙筍上的炊烟，就爲處置這些食物而次第升起了。

因爲婦人回了家，小孩子們有玩疲倦了的，皆跑回家中去了。

有小孩子從城根跑來，向水塘邊釣魚小孩子嚷着，『隊伍來提人

了，已經到了曲街拐角上，一會兒就要來了，『大家知道兵士來此捉人，有熱鬧可看了，吶一聲喊，一陣風似的向監獄衙署外大院子集中衝去，等候到隊伍來時，欣賞那抗槍兵士的整齊步伐。』

監獄裏原關了百十個犯人，一部分爲欠了點小債，或偷了點小東西，無可奈何犯了法被捉來的平民，大多數却爲兵隊從各處鄉下捉來的農民。駐紮城中的軍隊，除了征烟苗稅的十月較忙，其餘日子就本來無事可作，常常由營長連長帶了隊伍出去，同打獵一樣，走到附郭鄉下去，碰碰運氣隨隨便便用草繩麻繩，把這些鄉下莊稼人捆上一批押蓋入城，牽到團部去胡亂拷問一陣，再寄頓到這獄中來。或於某種簡單的糊塗的問訊中，告了結束，就在一張黃色桂花紙上，由書記照

行式寫成甘結，把這鄉下莊稼漢子兩隻手塗滿了墨汁，強迫按捺到空白處，留下一雙手模，算是承認了結上所說的一切，於是當時派隊就把這人牽出城外空地上砍了。或者這人說話在行一點，還有幾個錢，又願意認罰，後來把罰鍰繳足，隨便找尋一個保人，便又放了。在監獄附近住家的小孩子，除了釣鱖魚以外，就是當軍隊派十個二十個弟兄來到監獄提人時，站在那院署空場旁，看那些裝模作樣的副爺，如何排隊走進衙署裏，後來就包圍了監獄院牆外，等候看犯人外出。犯人提走後，若已經從那些裝模作樣的兵士方面，看出一點消息，知道一會兒這犯人愚蠢的頭顱就得割下時，便又跟了這隊伍後面向城中團部走去，在軍營外留下來，一直等到犯人身剝得精光，臉兒青青

的，頭髮亂亂的，張着大口，半昏半死的被幾個兵士簇擁而出時，小孩子們就在街頭齊聲吶喊着一句習慣的口號送行：

『二十年一條好漢，值價一點！』

犯人或者望望這邊，也勉強喊一兩聲撐撐自己場面，或沉默的想到家中小豬小羊，又怕又亂，迷迷糊糊走去。

於是隊伍過身了。到後面一點，是一個騎馬副官拿了軍中大令，在黑色小公馬上戰搖搖的掌了黃龍大令也過身了。再後一點，就輪派到這一羣小孩子了。這一行隊伍大家皆用小跑步向城外出發，從每一條街上走過身時，便集收了每一條街上的頑童與無事忙的人物。大夥兒到了應當到的地點，展開了一個圈子，留出必需夠用的一點空地，

兵士們把槍從肩上取下，裝上了一排子彈，假作向外預備放的姿式，以爲因此一來就不會使犯人逃掉，也不至於爲外人劫法場。看的人就在較遠處圍成了一個大圈兒。一切布置妥當後，劊子手從人叢中走出，把刀藏在身背後，走近犯人身邊去，很友誼似的拍拍那鄉下人的頸項，故意裝成從容不迫的神氣，同那業已半死的人囑咐了幾句話，口中一面說『不忙，不忙，』隨即嚓的一下，那個無辜的頭顱，就遠遠的飛去，發出沉悶而鈍重的聲音墮到地下了，頸部的血就同小噴泉一樣射了出來，身腔隨即也軟軟的倒下去，吶喊聲起於四隅，犯人同劊子手同樣的被人當作英雄看待了。事情完結以後，那位騎馬的押隊副官，目擊世界上已經少了一個惡人，除暴安良的責任已盡，下了一

個命令，領帶隊伍，命令在前面一點兒的號手，吹了得勝回營的洋號繳令去了。看熱鬧人也慢慢的走開了。小孩們不即走開，他們便留下來等待看到此燒紙哭泣的人，或看人收屍。這些屍首多數是不敢來收的，在一切人散盡以後，小孩子們就挑選了那個污濁骯髒的頭顱作戲，先是用來作為一種遊戲，到後常常互相扭打起來，終於便讓那個氣力較弱的人滾跌到血污中去，大家才一哄而散。

今天天氣快晚了，又正落過大雨，不像要殺人的樣子。

這個時節，那在監獄服務十七年了的獄丁，正赤了雙腳在衙署裏大堂面前泥水裏，用鏟子挖掘泥土，打量把積水導引出去。工作了已經好一陣，眼見得毫無效果，又纔去解散了把竹掃帚，取出一些竹

刷，想用牠來扶持那些爲暴雨所摧殘業已淹臥到水中的向日葵。院落中這時有大部分還皆沒在水裏，這老獄丁從別處討來的鳳仙花，雞冠花，洋菊同秋葵，以及一些爲本地人所珍視的十樣錦花，在院中土坪裏各據了一畦空地，莫不皆浸在水中。獄丁照料到這樣又疏忽了那樣，所以作了一會事，看看什麼都作不好，就不再作了，只站在大堂簷口下，望天上的晚雲。一羣窩窩頭顏色茸毛未脫的雛鴨，正在花草之間的泥水中，顯得很欣悅很放肆的游泳着，在水中搨動小小的肉翅，呀呀的叫嚷，各把小小紅嘴巴連頭插進水蕩中去，後身擻起如一頂小紗帽，其中任何一隻小鴨含了一條蚯蚓出水時，其餘小鴨便互相爭奪不已。

老獄丁正計算到屬於一生的一筆賬項，數目弄得不大清楚，爲了他每個月的薪俸是十二串，這錢分文不動已積下五年，應承受這一筆錢的過房兒子已看好了，自己老衣也看好了，棺木也看好了，他把一切處置得妥當後，却來記憶追想，爲甚麼年輕不接婚。他想起自己在營伍中的荒唐處，想起幾個與生活有關白臉長眉的女人，一道回憶的伏流，正流過那衰弱弊舊的心上，眼睛裏燃燒了一種青春的濕光。

只聽到外邊有人喊「立正，稍息，」且有馬項鈴響，知道是營上來送人提人的，故忙忽忽的蹣了水出去，看是什麼事情。

軍官下了馬後，長統皮靴在院子裏水中堂堂的走着，一直向衙署裏面走去，守衛的崗警立了正，一句話也不敢詢問，讓這人向側面闖

去，後面跟了十個兵士，獄卒在二門前迎面遇到了軍官，又趕忙飛跑進去，向典獄官報告去了。

典獄官是一個在烟燈旁討生活的人物，這時正赤腳短褂坐在床邊，監督公丁蹲在地下煨菜，玄想到種種東方形式的幻夢，獄卒在窗下喊着：

『老爺，老爺，營上來人了！』

這典獄官聽到營上來人，可忙着了，拖了鞋就向外跑。

軍官在大堂上站定了，用手指弄着馬鞭末端的綏組，兵士皆站在簷口前，典獄官把一串長短不一的鑰匙從房中取出來，另外又攜了一本寄押人犯的賬簿，見了軍官時就趕忙行禮，笑瞇瞇的侍候到軍官，

喊公丁趕快搬凳子倒茶出來。

「大人，要幾個？」

軍官一句話不說，遞給了典獄官一個寫了人名的字條，這典獄官就在暮色滿堂的衙署大堂上輕輕的念着那個字條，把他看過了，忙說「是的是的，」就首先帶路拿了那串鑰匙，挾了那本賬簿，側面牢獄走去。一會兒幾個人都在牢獄雙重門外站定了。

老獄丁把鑰匙套進鎖口裏去，開了第一道門又開第二道門，門開了，裏面已黑黑的，只見遠處一些放光的眼睛，同模糊的輪廓，典獄官接着名單喊人。

「趙天保，趙天保，楊守玉，楊守玉，」

有兩隻放光的眼睛出來了，怯怯的跑過來，自己輕輕的說着『楊守玉，楊守玉，』一句別的話也不說，讓兵士拉出去了。典獄官見來了一個，還有一個，又重新喊着姓趙的人名，獄丁也嘶着喉嚨幫同喊叫，可是叫了一陣人還是不出來。只聽到黑暗裏有鄉下人口音：

『天保，天保，叫你去，你就去，不要怕，一切是命！』

另外還有人輕輕地說話，大致都勸他出去，因為不出去也是不行的。原來那個被捉的人害怕出去，這時正躲在自己所住的一堆草裏。這是一種已成習慣的事情，許多鄉下人，被拷打過一次，或已招了什麼，在獄中住下來，一聽到捉人叫到自己名姓時，就死也不願意再出去，一定得上些兵士走進來，橫拖豎拉才能把他弄出。這件事既在

獄中是很常有的事，在軍人同獄官也看得成爲習慣了，獄官這時望了一望軍官，軍官望了一望兵士，幾個人就一擁而進到裏面去了。於是黑暗中起了毆打聲，喘氣聲，以及一個因爲沉默的死命抱着柱子不放，一羣七手八腳的動作，抵抗征服的聲音。一會兒，便看見一團東西送出去了。典獄官知道事情業已辦好，把門一次一次關好，一一的重新加上笨重的鐵鎖，同軍官沉沉默默一道兒離開了牢獄，回到大堂，驗看了犯人一下，盡了應盡的手續，正想說幾句應酬話，談談清鄉的事情，禁烟的事情，軍官啾啾嘴唇，一隊人馬重新排隊，預備開步走出衙署了。

老獄卒走過那個先是不願意離開牢獄，被人迫出以後，滿臉是血

目露兇光的鄉下人身邊來，「天保，有什麼事情沒有？」犯人口角全是血，喘息着，望到業已爲落日燒紅的天邊，彷彿想得很遠很遠，一句話一個表示都沒有。另外一個鄉下人樣子，老老實實的，却告給獄吏：

「大爺，我若上人來時，請你告訴他們，我去了，只請他們幫我還村中漆匠五百錢，我應當還他這筆錢。……」

於是隊伍堂堂的走去了。典獄官同獄卒送出大門，站到門外照牆邊，看軍官上了馬，看他們從泥水裏走去。在門外業已等候了許久的小孩子們，也有想跟了走去，却爲家中喚着不許跟去，只少數留在家中，中也無晚飯可吃的小孩，仍然很高興的跟着跑去。天上一角全紅了，

典獄官望到天空，獄卒也望天空，一切是那麽美麗而靜穆。一個公丁正搬了高梳子來把裝滿了菜油的小燈，攔到衙署大門前懸掛的門燈上去，大門口全是泥濘，梳子因爲在泥濘中搖幌不定，典獄官見着時正喊：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雖然那麽囑咐，可是到後梳子仍然翻倒了，人跌到地下去，燈也跌到地下了。燈油濺潑了一地，那人就坐在油裏不知如何是好。典獄官心中正有一點兒不滿意適間那軍官的神氣，就大聲說：

『我告訴你小心一點，比營上火夫還粗鹵，真混賬！』

小孩子們沒有散盡的，爲這件事全聚集了攆來。

崗警把小孩子驅散後，典獄官記起了自己房中煨的紅肉，擔心公丁已偷吃去一半，就小小心的從那滿是菜油的泥溜裏走進了衙門。獄丁望望那坐在泥水裏的公丁，呶呶嘴，意思以為起來好一點，坐在地下有什麼用？也跟了進去了。

天上紅的地方全變爲紫色，地面一切角隅皆漸漸的模糊起來，於是居然夜了。

黑

夜

(原名黑暗佔領了空間的某夜)

當兩人在竹子編成的筏上，沿了河流向下游滑去，經過了四個水面哨卡，皆被他們混過，離目的地只差將近五里時，竹筏傍在一些水葦泥澤河邊上，滯住了。竹筏停止後，筏上兩個人皆聽到水聲汨汨在筏底流過，風過時葦葉沙沙發響。

羅易，××的部隊通信聯絡人，在黑暗裏輕輕的聲音帶一點兒嘶啞，辱罵着他的年輕伙伴：

「怎麼會事，平平，你見鬼了，把事當遊戲，想到這兒攔下，讓

人家從堤上用槍子來打靶，打穿我們的胸膛嗎？」

那一個並不作聲，先是蹲着，這時站起來了，黑暗中河水泛着一點點微光，把這個人佝僂的影子略微畫出一個輪廓。他從竹筏一端走過另一端來。

『擱淺了，什麼東西擋住了。』從聲音上聽來這人還只是一個小孩子。

如 菘 集

話說完後，這年青人便扳着他朋友身邊那把小槳，取那竹篙到手，把這竹筏試來左右撐着。水似乎的確太淺了。但近水聲汨汨裏，知道這里的水却是流動的，不應當使這竹筏擱淺的，故兩人皆站了起來，把兩隻竹篙向一邊儘力撐去，希望這一片浮在水面的東西，能向

水中蕩開。兩人的篙子皆深深的陷在岸旁軟泥裏，用力時就只聽到竹筏戛戛作聲，結果這一個竹筏還是毫不移動。他又把篙子抽出向四面水中划着，看看是不是筏前筏後有什麼東西擋着絆着。一切都好好的，四面是水，水在筏底筏旁流動，除了擱淺，找不出一個更近人情的理由來。

照理這一片竹筏是不應當措到這裏的。羅易帶點焦躁埋怨他的年輕同伴：

『還有五里，真是見鬼！應當明白，這是危險的地方，人家隨時把電眼一照，就壞事的！』

那一個永遠不知恐怖不知憂愁的年輕人，一面默默的聽着這種埋

怨，一面在筏上從腰間取下手槍子彈盒，捲起褲管預備下水去看看。他從近岸一邊輕輕的跳下水裏去，在水中站定後，沉默的也是快樂的，用力推動竹筏。筏身在轉動中，發出戛戛聲音，如人身骨節作響時情形。竹筏似乎也在掙扎中，願意即早離開這兒。但底下似乎有什麼東西擋着，牽扯着，挽留着，故可以稍稍轉動卻不能任意流走。

在筏上那一個說：

『輕一點，輕一點，我知道你氣力很好的。你把衣服脫下來，試用手沿了這竹排各處摸去，看看是什麼鬼擋了我們的路。一定有一個鬼，一定有的。』

年青人笑着說：『一定有的罷，那好，讓我來……』

這伙伴在水中當真就沿了竹排走去，伸手到冷冷的河水裏去，遇到筏縛的葛藤纏縛處，就把全個身子伏到水中，兩隻臂膀伸到筏底去時，下巴也接近了水面。

河中水並不深，却有很深的污泥，拔腳時十分費力。慢慢的，他走到筏的另一端另一用葛藤纏縛處了，手中忽然觸着了一件東西，圓的，硬硬的，一個磨石，另外是一些繩子，衣服，一個冰冷的傢伙，年輕人用驚訝混合了快樂的聲音輕輕的叫了起來。

『呀，見鬼，這裏就有個鬼！原來是牠！』

『怎麼的？』

他不卽作答，就伸手各處摸去，撈着頭髮了，觸着臉了，手臂也

得到了，石磨同身體是爲繩子縛在一塊的，繩子挂着筏底，河中另一木椿又正深深的陷在筏底竹罽裏。竹筏動的原因就只這麼會事了。年輕人輕輕喊着：

「一個東西，搗我們的亂。被石磨縛着沉到這水裏的！」

筏上那一個就命令說：「拉開他」。一面聽到遠遠的雞叫，又焦急的輕輕罵着：「見鬼的事，活下來不濟事，被人好好的在你頸上懸一副磨石，沉到這兒，死了以後還來搗我們的亂。」

因爲見到在水中那一個許久許久還不解決，就拉出身邊的刀來，敲擊筏邊：

「平平，平平，伸手過來，拏刀去砍罷。若那隻鬼手攀緊我們的

筏，把牠的手砍去。不要再挨了。還有五里，這是一個頂危險的地方！……快一點，……溜湊一點。……』

年輕那一個想着『手攀緊我們的筏……』，筏上那一個急性處，使他在水中笑了。

刀在水中微微撥動水聲，竹筏轉動了。一會兒，水中那一個，又用肩抗了竹筏的一頭，儘力想把竹筏舉起。彷彿年齡太輕了，力量太小了，竹筏就只轉動着。

竹筏能轉動，却不能流動。原來河中那個木樁，正陷在竹與竹之間罅穴裏，木在水中筏底，刀砍不易着力，若欲除去，除非把竹筏解散，重新編排不可。

時間不許兩人作這種從容打算。這竹筏本來到了下游浮橋附近時，不能通過也仍然得棄去的，因此在筏上那一個，雖然十分焦躁，罵着各樣的話語，又用各樣話語恐嚇着水中那一個，以爲一切錯誤完全由於他，且以爲只要回到××就得報告執行部處罰這疏忽職務的行爲，但水中那一個却只簡單的提議：

『從旱路走我們才可以在天明以前趕到。』

『從旱路走我們就只得儘魔鬼在我們頸子上懸一副磨石。』

『難道怕那東西就不趕路了嗎？』

兩人之中年輕的一個事實上終於佔了勝利，兩人把兩隻連槽盒子槍，兩把刀，以及一些別的東西，皆從泥淖極深的河邊搬到了堤上，

慢慢的在黑暗中摸索爬上了高堤。到了堤上兩人皆坐在路旁深草裏，估量去目的地的遠近。河中兩人走過了兩次，却皆是在黑夜裏，沿河走去還極其陌生，尙不知要經過多少小溪同澤地，尙不知道必需經過多少人家多少哨卡。天是那麼黑暗，兩人想從一顆所熟習的星子或別的任何東西辨識一下方向皆不可能。身邊雖有一個電筒，可以照尋路徑，但黑暗在周圍裹着，身旁任何一處，似乎都有一些眼睛同一個槍口，只要發現點點光亮就會有一顆子彈飛來。一被人發現，就不容易通過，只能以命換命，所有職務得由第二批人來冒險了。

兩人稍停頓了一下，因為在堤上走路危險成分太多，知道堤旁沿河還應有小道可走，幾天來河水退了不多，小道一定很好走路，且說

不定還可以在某一時得一隻小船，故又下了高堤到河邊小路上去。時間實在也不能再遲了，因此兩人不管一切向前走去了。

他們從一個泥灘上走了許久，又走進了一片澤地，小徑四圍皆是葦子，故放心了一點。進葦林後他們只覺得脚下十分滑澤，十分潮濕，且有一般人欲嘔的氣味，越走氣味越難聞。

「一定在這路上又躺得有一個，小心一點，不要爲這傢伙絆倒。」

「我忘記摸摸我們筏底那一個身上了，或者是我們的伙計！」

「不是我們的，你以爲是誰的？」

「我知道第七十四號文件是縫在褲上的，十三號藏在一枝捲煙裏。還有那個……」

『小心一點，我們還在人家籠裏，不然也會爛到這裏的。留心你的脚下。』

羅易因為覺得死屍一定就在五尺以外了，正想把電筒就地面視察一下。

性格快樂年紀極輕那一個，忽然把他的老伴止住了。兩人凝神靜氣的聽，就聽到河中有輕微木槳撥水聲，在附近很勻稱的響着。他們所在地方去河不過五丈，却隔了一片稠密的葦林。兩人皆知道所處情形十分危險，因為這一隻船顯然不是自己一方面的，且顯然是在這河港中巡邏，邀截××兩方聯絡的。倘若這隻船在上遊一點，發現了那個竹筏，檢查竹筏時復發現了堤旁泥澤地上分明的腳跡，即刻跟蹤趕

來時，一切就只有天知道了。

幸好兩人上了岸，不然在河中也免不了賭一下命運。

這時節，不知爲了兩人所驚嚇，還是爲了河面槳聲所驚嚇，葦林裏有一隻極大水鳥在黑暗裏鼓翅衝向空中，打了一個無目的的的大轉，向對河飛去了，就只聽到船上有人說話，似乎已疑心到這一片葦林，正想在把船泊近葦林，但過不久，却又逐着水鳥飛去的方向，仍然很勻稱很悠閒的打着槳向對河搖去了。

當兩人聽到船已搖近葦邊時，皆伏在濕漉的地面，掏出手槍對準了槳聲所在一方，心裏沉沉靜靜。到後船遠了，危險過去了，兩人在黑暗中伸手各過去握着了另一隻手，緊緊的捏了一下。

兩人不敢失去一秒鐘的機會，即刻又開始前進。

走過去一點，屍氣已更觸鼻，但再走幾步，忽然又似乎已走過這死屍了。這死屍顯然並不放在小路上，却是倒在左邊葦林叢中的。

羅易被他的伙伴拉着了。

「怎麼？」

「等一等，我算定這是我們第七十四號的同志，我要過去摸摸他，只一分鐘，半分鐘。」

這伙伴不管那頭目如何不高興，仍然躬着腰迎着氣味所在的方向，奮勇的向深密的葦林鑽去，還不過半分鐘，就又轉身回來了。

「我說是他就是他。那腐臭也有他的性格在內，這小子活時很勇

敢，倒下爛了還是很勇敢的！」

「得了什麼？」

「得一手蛆。」

「怎麼知道是他？」

「我把那小子縫了文件的領子拉下來了。我一摸到領子就知道是他。」

「你們都是好小子。」

兩人重新上了路，沉默的，茫然的，對於命運與責任，幾乎皆已忘卻，那麼在黑暗中邁着無終結的大步。

葦林走盡後，便來了新的危險。

前面原來是一個轉折山岨，爲兩人在所必需經過的地方，若向山下走去，將從一個渡頭過身，遠遠的有一堆火燎，正證明那里有人守着；若向山上走，山上是一條陌生的路，危險可太多了。兩人不能決定從上面還是從下面，就因爲兩方面皆十分危險，却不知道那一方面可以通過。

多一秒鐘遲疑，即失去一秒鐘機會，兩人因爲從黑暗中看火光處，較敵人從火光中看黑暗方便，且路途較熟，到不得已時還可擷水過河，故直向有火光的渡頭走去。到較近時方明白火堆并非燎火，業已將近熄滅了。年輕人眼明心慧，大膽的估計，以爲那地方不會有一個人，毫不遲疑走過去，年長的却把他一把簇着了。

「平平，你見鬼了，還走過去嗎，不能再走了！」

「你放心，那一定是駐在山岨上的鬼下河邊去上船時燒的火，我們先前不聽到一個小船的槳聲嗎，卽或是有意放下的火燎，也是虛張聲勢的火燎！」

依然又是年輕人佔了勝利，走近火邊了，恐怕中計，兩個人小小心的伏在堤邊，等了一陣，方慢慢的同兩隻狗一樣爬過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兩人過了火堆，知道過了這山岨轉過去後就是一段長長的平路，傍山是一片樹林，傍河是一片深草，一直到快要接近××時，纔有新的危險，故膽氣也大多了。兩人於是沿了大路的草旁走去。

走了一會，先是年輕伙伴耳朵聰銳，聽着大路上有了馬蹄聲。後來那一個也聽着了。兩人知道一定是魔鬼送信騎馬過路，兩人恐怕這騎馬信差帶得有狗，嗅得出生人氣味，故趕忙爬上山去，胡胡亂亂借着一點點影子，爬了許久。不過一會兒，馬蹄聲果然臨近山下，的的的踏着不整齊的青石山路，馬蹄鐵打擊着石頭放出火花，馬嘴噴着大氣，上面伏着一個黑色影子，很迅速的跑過去了。

兩人從山半走回路上時，羅易扭壞了一隻腳。

但兩人知道非早一點通過××最後一段危險不可，幾幾乎還是跑着走去。

到了危險關隘時附近，聽到村雞第二次叫唱，聲音在水面浮着。

兩人本應向河下走去，把槍埋到岸邊叢林裏，人向河水中浮去，順流而下，通過了浮橋，不過半里就無事了。但羅易已經把腳扯傷，浮水能力全已失去了。若不向水中浮去，則兩人應從山頭爬過去。這山頭道路既極陌生，且山後全是削壁，一跌下去生命即毫無希望可言，即或不跌下去，若已爲山頭哨棚所發現，走脫的機會也就很少。但兩條路必得選取一條的。

年長的明白難關近了，有點憤怒似的同他的伙伴說：

「平平，這是鬼做的，我也應當爛到這里，讓下一次你來摸我的領子了。我這隻腳實在不大好，到水中去已不濟事，咱們倆各走一邊好不好？你把槍交給我，你從水裏去，我慢慢的從山路摸去。」

「這怎麼好？脚既然壞了，應當同你在一起，我們即刻上山罷。要爛也爛在一堆！」

那一個忽然生氣似的罵着：

「你有權利死嗎？你這小鬼。我們能兩人爛在一堆嗎？聽我的命令，把槍給我，不許再遲延一刻，知道了嗎？」

年輕人不作聲，羅易就又說了一遍，年青人方低聲的說：

「知道了。」

年輕人一面解除帶子，一面便想：「一隻脚怎麼能從那山上爬過去？」故答雖答應了還是遲疑不決。羅易明白他的同伴的意思，知道這小孩子同自己共事經過危險已有若干次，兩人十分合手，現在從山

路走的危險，小孩子意思決不願意讓他老朋友一個人走，但事實上又非如此處置不可，故把聲音柔和了許多，安慰到這孩子。

『平平同志，你放心從水中下去，不要擔心，我有兩枝槍，可以討回他幾隻狗命，你冒一點險從這條路走去好了。你的路也很危險，到了浮橋邊時，若水底已有了鐵網，還得從浮橋上過去，多艱難的一件事！我打這兒上去，我摸得到路的，我到了那邊可以把這枝槍交還你，一定交還給你，我們等一會兒到那邊見，等一會兒。』

說的同聽的皆明白等一會兒見原是一句虛空毫無憑據的說話。

這人一面說一面就去解除他年輕同伴的槍枝，子彈盒皮帶，一解了下來又好好的掛在自己身上，把手拍拍他小朋友的肩膊，說了兩句

笑話，並且要親眼看他同伴跳下水後自己纔走路。年輕人被這又專橫又親切的老伴，用黨的嚴格紀律同友誼上那分誠實，逼迫到他溜下高堤，向水中走去，不好再說什麼話語。

河水冷冷的流着。

年輕人默默的游到河中心時，同那個站在岸旁的老伴打了一個知會，摹仿水鳥叫了一聲，即刻就有一枚石頭從岸上拋來落在身旁附近水中。兩人算是有了交代，於是分手各自上路了。

年輕人小小心向下游浮去，心中總不忘記他的同伴。快到浮橋時，遠遠的看到浮橋兩端皆有燎火熊熊的燃着，火光倒映在水上。浮橋爲魔鬼方面把一些小柴船魚船用粗鐵絲縛而成橋，兩端皆有守護的

人，橋上面也一定安置得有巡行步哨。他只把頭面一部分露出水上，順了水流漂游下去，剛近到橋着，擔心到水面萬一有了鐵絲網應當如何過去，正計畫著這件事，只聽到嶺上有一聲槍響，接着又是一聲，從槍聲中他知道這是對方的步槍。槍響後還不會聽到朋友盒子槍的回聲。但極顯然的。朋友已被人家發現了，正在把他用槍當作靶子打着了。他這時從兩岸火光微明裏，明白自己已流到了離橋不過兩丈左右了，只好鑽入水底，過了浮橋纔再露出頭面。幸好河中並不如所傳聞有什麼阻攔，過了浮橋三丈以外，這年輕人把頭露出換氣時，耳邊已聽盒子槍剝剝剝的響了七下，另一種槍便停頓了。但幾乎是即刻的又聽到了別的步槍聲音，於是盒子槍又回敬了四下。

後來又聽到步槍零零碎碎的響三下，隔了許久才又聽到盒子槍響了一下。且聽到浮橋旁燎火堆處有唿哨聲音，浮橋面上有小電筒的光在水面閃爍着。年輕人重新把頭沉到水中去，極力向下游泅去。

第二次露出頭面時，一切槍聲音沒有了。

年輕人身下是活活的沉默流着的一江河水，四圍只是黑暗；無邊際的黑暗。黑暗佔領了整個空間，且似乎隨了水的寒冷，在浸入年輕人的身體。他知道再下去一里，就可以望到他們自己的火燎了。

他用力泅着。向將近身邊的光明與熱奮力泅去。

.....

『十——九，用包頭纏脚。』

『一個嗎？怎麼一個？』

『問你祖宗去怎麼只來一個。』

『丟了嗎？』

沒有回答，只聽到年輕人就岸時手脚拍水聲。

（紀念鄭子參而作）

九月二十四日青島

秋

到了七月間，田中禾苗的穗已垂了頭，成黃色，各處忙打穀子了。

這時油坊歇憩了，代替了油坊打油聲音的，是各處田中打禾的聲音。用一二百銅錢，同點點老酸菜與臭牛肉雇來的每個打禾人，一天亮起來到了田中，腰邊的鐮刀像小鋸子，下田後，把腰一鉤，齊人高的禾苗，在風快的行動中，全只剩下一小樁，禾的束便疏疏朗朗的全臥在田中了。

在割禾人後面，推着大的四方木桶的打禾人，拏了臥在地上的禾把在手，高高的舉起，快快的打下，把禾在木桶邊沿上痛擊，於是已成熟的穀顆便完全落到桶中。

打禾的日子是熱鬧的日子，莊稼人心中各有豐收上倉的歡喜，一面又不缺少一年到頭的耕作已到了休息時候的舒暢，所有人，全是一張笑臉！

慢慢的，各個山坡各個村落各個人家門前的大樹下，把稻草堆成高到怕人的巨束，顯見的是穀子已上倉了。這稻草的堆積，各處可見到，淺黃的顏色，伏在葉已落去了的各種大樹下，遠看便像一個龐大獸物。有些人家還將這草堆作屋，就在草堆上起居，以便照料到那些

山谷中晚秋方能成熟的黍類薯類。地方沒有人作賊，他們怕得是野豬，野豬到秋天就多起來了。

這個時候五明家油坊既停了工，五明無可玩，五明不能再成天守到碾子看牛推磨了，牛也不須要放出去吃草了，他就常常上山去檢柴。檢柴不一定是家中要靠到這個賣錢，也不是燒火乏柴，五明的家剩餘的杉松栗櫟，就不知有幾千幾萬。五明的檢柴，一天檢回來的只是一捆小枯枝，一捆花，一捆山上野紅菓。這小子，出大門，佩了鑿刀，佩了烟管，還佩了一枝短笛，這三樣東西只有笛子對於他十分合用。他上山，就是上山在西風中吹笛子給人聽！

把笛子一吹，一匹鹿就跑來了。笛子還是繼續吹下去，鹿就獸在

小子身邊睡下，聽笛子聲音醉人。來的這匹鹿有一雙小小的腳，一個長長的腰，一張黑黑的臉同一個紅紅的嘴。來的是阿黑。

阿黑的爹這時不打油，用那起着厚的胼胝的扶油槌的手，在鄉約家抹一點紅紙牌去了。阿黑成天背了竹籠上山去，名義也是上山檢柴爬草，不拘在甚麼地方，遠雖遠，她聽得出五明笛子的聲音。把笛子一吹，阿黑就像一匹小花鹿跑到獵人這邊來了。照例是來了就罵，罵五明壞鬼，誰也不容易明白這『壞』意義究竟是什麼一會事。大約則因為五明吹了笛，唱着歌，唱到有些地方，阿黑雖然心中歡喜，正因為歡喜，就罵起『五明壞鬼』來了。阿黑身上并不黑，黑的只是那一張臉，五明唱歌唱到——

「嬌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寫在白紙上，你看合色不合色！」

阿黑就罵人。使阿黑罵人，也只怪得是五明有嘴。野豬有一張大的嘴吧，可以不用勁就把田中大紅薯從土裏掘出，吃薯充飢。五明嘴不大，却乖劣不過，唱歌以外不單是時時刻刻須用嘴吮阿黑的臉，還時時刻刻想用嘴吮阿黑的一身。且嗜好不良，怪脾氣頂多，還有許多說不出的鋪排，全似乎耍口包辦，都有使阿黑罵他的理由。一面罵是罵，一面要作的是積習不收，無怪乎阿黑一使面就先罵「五明壞鬼」作爲一筆「預支數」了。

五明又怪又壞，心肝肉圓子的把阿黑哄着引到幽僻一處稻草堆下

去，且別出心裁，把草的中部的拖出，挖空成小屋，就在這小屋中陪阿黑談天說地，顯得又諂媚又溫柔，有時話語說得不大得體，使一個人生了氣想走路，五明因為要挽留阿黑，就設法把阿黑一件什麼東西藏到稻草堆的頂去，非到阿黑真有生氣樣子時不退。

阿黑人雖年紀比五明大，知道許多事情，知道秋天來了，天氣冷，一切皆應當小心注意，可是就因為五明是壞鬼，脾氣壞，心壞，嗜好的養成雖日子不多也儼然無可救藥。縱有時阿黑一面說着『不行』『不行』的話，到頭仍然還是投降，已經也是有過極多例了。

天氣當真一天一天冷下來了，中秋快到，縱成天還是大太陽挂到天空，早晚仍然有寒氣侵人，非衣被襖不可了。在這樣的天氣下，阿

黑這一聽到五明笛子就趕過去，這要說單是五明罪過也似乎說不去。

八月初四是本地山神的生日，人家在這一天都應當用雞用肉用高粱酒爲神做生。五明的乾爹，那個頭纏紅帕子作長毛裝扮的老師傅，被本地當事人請來幫山神獻壽謝神祝福，一來就住到親家油坊裏。來到油坊的老師傅，同油坊老板掉換着煙管吃煙，坐到那碾子的橫軸上談話，問老板的一切財運，打油匠阿黑的爹也來了。

打油匠是聽到油坊中一個長工說是老師傅已來，所以放下了紙牌跑來看老師傅的。見了面，話就是這樣談下去：

「油匠，您好！」

「托福。師傅，到秋天來，你財運好！」

『我財運也好，別的運氣也好，媽個東西，上前天，到黃砦上做法事，半夜裏主人說夜裏太長，請師傅打牌玩，就架場動手。到後作師傅的又作了寶官莊家，一連幾輪莊，撇十遇天罡，足足六十吊，散了餉。事情真做不得，法事不但是空做，還倒貼了些。錢輸夠了天還不亮，主人倒先睡着了。』

『親家，老庚，你那個事是外行，小心已上了當。』油坊老板說，喊老師傅做親家又喊老庚，因為他們又是同年。

師傅說：『當可不上。運氣像是無辦法。這一年運氣像都不大好。』

師傅說到運氣不好，就用力吸煙，若果煙氣能像運氣一樣，用口

可以吸進放出，那這位老師傅一準贏到個不亦樂乎了。

他吸着烟，仰望着油坊窗頂，那窗頂上有一只蝙蝠倒挂在一條椽皮上。

『親家，這東西會作怪，上了年紀就會成精。』

『甚麼東西？』老板因為同樣抬頭却見到兩條煙塵的帶子。

『我說簷老鼠，你瞧，真像個妖精。』

『成了妖就請親家捉牠。』

『成了妖我恐怕也捉不到，我的法子倒似乎只能同神講生意，不

能同妖論本事！』

『我不信這東西成妖精。』

『不信呀，那不成。』師傅說，記起了一個他也并不會親眼見到的故事，信口開河的說，『真有妖。老虎峒的第二層，上面有斗篷大的簷老鼠，能做人說話，又能叫風喚雨，是得了天書成形的東西，幸好牠修鍊牠自己，不惹人，人也不惹牠，不然可了不得。』

爲證明妖精的存在起見，老師傅不惜在兩個朋友面前說出丟臉的話，他說他有時還得爲妖精作揖，因爲妖精成了道也像招安了的土匪一樣，不把他當成副爺款待可不行。他又說怎麼樣就可以知道妖精是有根基的東西，又說怎麼同妖精講和的方法。總之這老東西在親家面前只是一個喝酒的同志，穿上法衣才是另外一個老師傅！其實，他做着捉鬼降妖的事實已有二三十年，却沒有遇到一次鬼。他遇到的倒是

在人中不缺少鬼的本領的，同他來賭博，把他打觔斗唱神歌得來的幾個錢全數擄去。他同生人說打鬼的法力如何大，同親家老朋友又說妖是如何兇，可是兩面說的全是鬼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法力究竟比賭術精明多少。

這個人，實在可以說是好人，缺少城中法師勢利習氣，唱神歌跳舞磕頭全非常認真，又不貪財，又不虐待他的徒弟，可是若當真有鬼有妖，花了錢的就請他替人去降伏，他那麼道法究竟與他的那分賭術那樣高明一點，真是難說的事！

談到鬼，談到妖，老師傅記起上幾月爲阿黑姑娘捉鬼的事，就問打油匠女兒近來怎樣。打油匠說，『近來人全好了，或者是天氣交了

秋，還發了點胖。」

關於肥瘦，淵博多聞的老師傅，又舉出若干例，來說明鬼打去以後病人發胖的理由，且同時不嫌矛盾，又說是有些人被鬼纏身反而發胖，顏色充實。

那老板聽到這兩種不同的話，就打老師傅的趣，說，「親家，那莫非這時阿黑了頭還是有鬼纏到身上！」

老師傅似乎不得不承認這個話，點着頭笑。老師傅笑着，接過打油匠遞來的煙管，吸着烟，五明同阿黑來了。阿黑站到門邊，不進來，五明就走到老師傅面前去喊乾爹，又回頭喊四伯。

打油人說，「五明，你有甚麼得意處，這樣笑。」

「四伯，人笑不好麼？」

「我記到你小時愛哭。」

「我才不哭！」

「如今不會哭了，只淘氣。」作父親的說了這樣話時，五明就想走。

「走那兒去？又跑？」

「爹，阿黑大姐在外面等我，她不肯進來。」

「阿黑丫頭，來叻！」老板一面喊一面走出去找阿黑，五明也跟跑了出去。

五明的爹站到門外四望，望不到阿黑，一個大的稻草堆把阿黑隱

藏了，五明清白，就走到草堆後面去。

「你躲到這裡做什麼？我乾爹同四伯他們在談話，要你進去！」

「我不去。」

「聽我爹喊你。」

的確那老板是在喊着的，因為見到另一個背竹籠的女人下坡去，以為那是走去的阿黑了，他就大聲喊。

五明說，「你去吧。」

「不。」

「你說，還在喊！」

「我不耐煩去見那包紅帕子老鬼。」

爲甚麼阿黑不願意見包紅帕子老鬼？一定有種理由的，不消說，是說到五明說過那人要爲五明做媒的原故了。阿黑怕得是一見那老東西，又說起這事，所以不敢這時進油坊。五明非要阿黑去油坊玩玩不可。見阿黑堅持，就走出草堆，向他父親大聲喊告阿黑藏在草後。

阿黑不得不出來見五明的爹了，五明的爹要她進去，說她爹也在裏面，她不好意思不進油坊去。同時進油坊，阿黑對五明鼓鼓眼睛，作生氣神氣，這小子這時只裝不看見。

見到阿黑幾乎不認識的是那老法師。他見到阿黑身後是五明，就明白阿黑其所以肥與五明其所以跳躍活潑的理由了。老東西對五明獨做着一種會心的微笑。老法師的模樣給阿黑見到時，使阿黑臉上略微

發了點兒燒。

「爹，我以為你到蕭家打牌去了。」

「打牌又輸了我一吊二，我聽說師傅到了，就放了手。可是正要起身，被團總扯着不許走，再來一牌，却來了一個子回籠青花翻三層台，裏外裏還贏了一吊七百幾。」

「爹你看買不買那王家的蹠腳豬？」

「你看有病不有。」

「病是不會，脚可有一隻蹠了，我不知好不好。」

「我看不要牠，下一場要油坊中人去新場買一對花豬好。」

「花豬不行，要黑的，配成一個樣子。」

『那就是。』

阿黑無話可說了，放下了背籠，從背籠中取出許多帶球野栗子同甜蘿蔔來，又取出野紅菓來，分散給衆人，用着女人的媚笑說請老師傅嘗嘗。五明正爬上油榨，想驗看油槽有無蝙蝠屎，見到阿黑在俵分東西，跳下來，就不客氣的搶。

老師傅，冷冷的看着阿黑的言語態度，覺得乾兒子的媳婦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又望望這兩個作父親的人，也似乎正是一對親家，他在心中就想起作媒第一句的話來了。他先問五明，說，

『五明小子，過來我問你。』

五明就走過乾爹這邊來。

老師傅附了五明的耳說，「記不記到我以前說的那話。」

五明說，「記不到。」

「記不到，老子告你，你要不要那個人做老婆？說實話。」

五明不答，用手掩了兩耳，又對阿黑做鬼樣子，使阿黑注意這一

邊人說話情景。

「不說我就告你爹，說你壞得很。」

「乾爹你冤枉人。」

「我冤枉你甚麼？我老人家，鬼的事都知道許多，豈有不明白人事的道理。告我實在話，若歡喜要乾爹幫忙，就同我說，不然那個打油匠終有一天會用油槌打碎你的狗頭。」

『我不作甚麼壞事，誰來打我也會回他。』

『我就要打你，』老師傅這時可高聲了，他說，『親家，我以前同你說那個怎樣了？』

『怎麼樣？乾爹這樣擔心幹嗎？』

『不擔心嗎？你這作爹的可不對。我告你小孩子是已經會拜堂了的人，再不設法將來會搗亂。』

五明的爹望五明笑，五明就向阿黑使眼色，要她同到出去，省得被窘。

阿黑對她爹說：『爹，我去了。今天回不回家吃飯！』

五明的爹就說，『不回去吃了，在此陪師傅。』

「爹不回去我不必煮飯，早上剩得有現飯。」阿黑一面說，一面把背籠放到肩上，又向五明的爹與老師傅說，「伯伯，師傅，請坐。我走了。無事回頭到家裏吃茶。」

五明望到阿黑走去後，不好意思追出去。阿黑走後乾爹才對打油人說道：「四哥，你阿黑丫頭越發長得好看了。」

「你說那里話，這丫頭真不懂事。一天只想玩，只想上天去，我預備把他嫁到一遠鄉裏去，有阿婆阿公，有妯娌弟妹，才管教得成人，不然就只好嫁當兵人去。」

五明聽阿黑的爹說的話心中就一跳。老師傅可爲五明代問出打油人的意見了，那老師傅說，「哥，你當真捨得阿黑丫頭到遠鄉去嗎？」

打油人不答，就哈哈笑。人打哈哈子大笑，顯然自然所說的話便是一句笑話，阿黑不能遠嫁也分明從話中得到證明了。進一步的問話是『阿黑究竟有了人家沒有』？那打油人說『還不會』。他又說，『媒人是上過門有好幾次了，因為只這一個女兒，不能太媽虎，一面問阿黑，阿黑也不顧，所以事情還談不到。』

五明的爹說，『人已不小了，也不要太媽虎，總之這是命，命好的先不好往後會好。命壞的先好也會變壞。』

『哥，你說得是，我做一半兒主，一半讓丫頭自己；她歡喜的我總不反對，我不想家私，只要兒郎子弟好，過些年月我老了。骨頭鬆了，再不能作什麼時，可以搭他們吃一口閒飯，有酒送我喝，有牌送

我打，就算享福了。」

「哥，把事情包送我辦好了，我爲你找女婿。——親家，你也不必理五明小子的事，給我這做乾爹的一手包辦。——你們就打一個親家好不好？」

五明的爹笑，阿黑的爹也笑。兩人顯然都承認這提議有可以商量繼續下去的必要，所以一時無話可說了。

聽到這話的五明，本來不願意再聽，但想知道這結果，所以裝不明白神氣坐到灶邊用磚頭砸粟球吃。他一面剝栗子殼一面用心聽三人的話，旋即又聽到乾爹說道。

「親家，我這話是很對的。若是你也像四哥意思，讓這沒有母親

的孩子自己作一半主，選擇自己意中人，我斷定他不會反對他乾爹的意見。」

「師傅，黑丫頭年紀大，恐怕不甚相稱吧。」

「四哥，你不要客氣，你試問問五明，看他要大的妻還是要小的妻。」

打油人不問五明，老師傅就又幫打油人來問。他說，「喂，不要害羞，我同你爹說的話你一定已經聽到了。我問你，願不願意把阿黑當做床頭人喊四伯做丈人？」

五明裝不懂。

「小東西，你裝癡，我問你的是要不要一個女人，要時就趕快為

乾爹磕頭，乾爹好爲你正式做媒。不要時……」

「我不要。」

「你不要那就算了，以後再見你同阿黑在一起，就教你爹打斷你的腿。」

五明不害怕，乾爹的話說不倒五明，那是必然的。雖然願意阿黑有一天會變成自己的妻，可是口上說要什麼人幫忙，還得磕頭，那是不行的。一面是不承認，一面是逼到要說，於是乎五明只有走出油坊一個辦法了。

五明走出了油坊，就趕快跑到阿黑家中去。這一邊，三個中年漢子，親家作不作倒不甚要緊，只是還無法事可作的老師傅，手上閒着

發雞爪風，得找尋一種消遣的方法，所以不久三人就邀到團總家打丁字福的紙牌去了。

且說五明，鑽進阿黑的房裏去時是怎樣情景。

阿黑正懷想着古怪樣子的老師傅，她知道這個人在念經翻筋斗以外總還有許多精神談閒話，閒話的範圍一推廣，則不免就會說到自己身上來，所以心正怔忡着。事情果不出意料以外，不但是談到了阿黑，且談到一件事情，談到五明與阿黑有同意的必然的話了，因為報告這話來到阿黑處的五明，一見阿黑的面就癡笑。

『甚麼事，鬼？』

『甚麼事呀！有人說你要嫁了！』

「放屁！」

「放屁放一個，不放多。我聽你爹說預備把你嫁到黃羅寨去，或者嫁到麻陽吃稀飯去。」

「我爹是講笑話。」

「我知道。可是我乾爹說要幫你做媒，我可不明白這老東西說得是誰。」

「當真不明白嗎？」

「當真不，他說是什麼姓周的。說是讀書人，可以做議員的，臉兒很白，身個兒很高，穿外國人的衣服，是這種人。」

「我不願嫁人。除了你我不……」

「他又幫我做媒，說有個女人……」

「怎樣說？」阿黑有點急了。

「他說道女人生長得像觀音菩薩，臉上黑黑的，眉毛長長的，名

字是阿黑。」

「鬼，我知道你是在說鬼話。」

「豈有此理！我明白說吧，他當到我爹同你爹說你應當嫁我了，

話真只有這個人說得出口！」

阿黑歡喜得臉上變色了。她忙問兩個長輩怎麼說。

「他們不說。他們笑。」

「你呢？」

「他問我，我不好意思說願不願，就走來了。」

阿黑歪頭望五明，這表示要五明親嘴了，五明就走經來擁抱阿

黑。他說：「阿黑，你如今是我的妻了。」

「是你的？永遠不！」

「我是你的丈夫，要你做什麼你就應當做。」

「我不相信你的話。」

「應當相信我的話，……………」

「放屁，說獸話我要打人。」

「你打我我就去告乾爹，說你欺侮我小，磨折我。」

阿黑氣不過，當真就是一個耳光。被打痛了的五明，用手擦撫着

秋

臉頰，一面低聲下氣認錯，要阿黑陪他出去看落坡的太陽以及天上的霞。

站在門邊望天上，天上是淡紫與深黃相間。放眼又覘望各處，各處村莊的稻草堆，在薄暮的斜陽中鍍了金色。各個人家炊烟升起以後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幙到坡邊。遠處割過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張紙畫上無數點兒，一切陳列皆全彷彿是詩。字句韻脚皆有說不出的和諧，說不盡的美。

在這光景中的五明與阿黑，倚在門前銀杏樹下聽晚蟬，不知此外世界上還有眼淚與別的什麼東西。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創 作 文 庫

現代文壇收獲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基礎

本文庫以宏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無不應有盡有。收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研摩，青年讀者可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現在第一批書業已陸續出版，各書書名及著作人如下：

| | |
|-------|--------|
| 小坡的生日 | 老舍作 |
| 旅途隨筆 | 巴金作 |
| 痴 癡 | 鄭振鐸作 |
| 反 攻 | 張天翼作 |
| 青 的 | 花 蕪 以作 |
| 將 軍 | 余 一 作 |
| 西 柳 集 | 吳組緝作 |
| 虞 姬 | 陳白塵作 |

傅東華主編
創作文庫
(三)

如蕤集

平裝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著者 沈從文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
生華書局
印刷者 生華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月初版

12

8208

341120

(27)

活生

9

30.50

34